

第三十八冊

優伶
娼妓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稗類鈔

優伶類目錄

像姑

伶有花榜

京伶狎妓

角色

伶之派別

徽班世家

伶人畜徒

王紫稼風流儂巧

徐紫雲為陳其年所眷

魏長生為伶中之子都

陳銀官為李載園所眷

李桂官為狀元嫂

郭郎為孫淵如所暱

荷官為百菊溪所眷

林韻香工愁善病

頁

慶齡為男子中之夏姬

沈蕊仙為甘某所眷

某庶常漁色而殞

金德輝乞言於嚴問樞

程長庚獨叫天

爐臺子為程長庚配角

楊月樓扮猴子

汪桂芬以醇酒婦人死

孫菊仙為老鄉親

譚鑫培為伶界大王

張二奎工於做

于三勝為老生中之不祧祖

陳彩林傾倒一時

許蔭棠有許八齣之號

賈洪林痛詆端剛道董

黃三演罵曹被杖

謝寶雲為名角之配

時慧寶有父風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 | | | |
|------------|----|-----------|----|
| 汪笑儂演新劇 | 四二 | 楊桂雲善扮貼 | 五二 |
| 陸小香爲小生巨擘 | 四三 | 胖巧玲工貼劇 | 五二 |
| 德珺如由旦改生 | 四四 | 于紫雲爲旦界名宿 | 五三 |
| 俞菊笙爲武生中鐵漢 | 四五 | 一汪水爲戲中嬰寧 | 五四 |
| 張八十張長保劇半入場 | 四五 | 時小福唱青衣 | 五五 |
| 尙和玉有眞能力 | 四六 | 王瑤卿有名貴氣 | 五五 |
| 張占福獷悍矯捷 | 四七 | 姜妙香擅名一時 | 五五 |
| 生旦演劇被斬 | 四七 | 旦之諸名角 | 五五 |
| 朱四芬柔情綽態 | 四七 | 五九爲張樵野所眷 | 五六 |
| 旺兒爲花旦 | 四八 | 楊小朶爲武子彝所眷 | 五六 |
| 張三福性坦易 | 四八 | 想九霄屢受辱嘗 | 五六 |
| 夏天喜長身玉立 | 四九 | 寶珊美秀天成 | 五七 |
| 杜蝶雲爲生末淨 | 四九 | 朱素雲美秀而文 | 五七 |
| 沈芷秋舉止灑落 | 四九 | 謝寶琨放任意工 | 五八 |
| 周稚雲質麗神清 | 五〇 | 四十花門最多 | 五八 |
| 朱蓮芬爲潘文勤所眷 | 五〇 | 余莊兒色藝均備 | 五八 |
| 侯俊山願盼自喜 | 五〇 | 兩陣風翻凌蹕 | 五九 |
| 田桂鳳負盛名 | 五一 | 何柱山有鐵喉之日 | 五九 |

李牧子爲淨界大家
 錢寶峯唱做並佳
 金秀山爲淨角第一
 小穆用鼻音
 劉鴻聲唱善用氣
 劉趕三敏於口
 羅百歲爲丑界翹楚
 趙仙舫滿口新名詞
 草上飛張黑之縱躍
 昭容雪如觀高宗
 黃翠兒色藝冠時
 大寶齡氣象崢嶸
 張桂芳演女劇
 周處演御果園
 金月梅以做工勝
 謝珊瑚演彩樓配
 王克琴有得意之作
 楊翠喜長身玉立

| | | |
|----|-----------|----|
| 六一 | 恩曉峯學止大雅 | 七一 |
| 六一 | 尤鑫培爲吳綏卿所眷 | 七二 |
| 六二 | 金玉蘭夙慧 | 七二 |
| 六三 | | |
| 六四 | | |
| 六四 | | |
| 六五 | | |
| 六五 | | |
| 六六 | | |
| 六七 | | |
| 六八 | | |
| 六八 | | |
| 六八 | | |
| 六九 | | |
| 六九 | | |
| 七〇 | | |
| 七〇 | | |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優伶類

像姑

都人稱雛伶爲像姑。實卽相公二字。或以其同於仕宦之稱謂。故以像姑二字別之。望文知義。亦頗近理。而實非本字本音也。朝士之雅重像姑者。殆以涉迹花叢。大干例禁。無可遣興。乃召像姑入席。爲文酒之歡。然亦未必謂真個銷魂。不食馬肝。卽爲不知味。如王文簡公錢牧齋龔芝麓吳梅村輩。詩酒流連。皆眷王紫稼。畢秋帆。且持狀元夫人以去。動於情感。亦尙無傷大雅。固未可與斷袖儈奴同日而語也。

伶人所居曰下處。其萃集之地爲韓家潭。櫻桃斜街亦有之。懸牌於門曰某某堂。並懸一燈。客入其門。門房之僕起而侍立。有所問。垂手低聲。厥狀至謹。俄而導客入。庭中之花木池石。室中之鼎彝書畫。皆陳列井井。及出。則湘簾一桁。滄

名清談。門外僕從。環立靜肅。無耳語聲。無嗽聲。至此者。俗念爲之一清。

光緒中葉。士大夫好此者尤盛。韓潭月上。比戶清歌。誠足爲點綴昇平之一助也。

卽互相語而指其所交之客。則曰老斗。

呆師雖伶皆躡靴。必離師獨立。始履而僕亦稱之曰主人矣。堂主之子曰少主人。伶出見老斗。憑其肩。致寒暄。資格深者。伶直呼其字。曰爺者。疎遠之詞也。

卽旣出師而積有餘資。得蓄雛以自立。而自身尙周旋於酬應場中者。固數數覩。然亦有侘傺無聊。幾難存活者。或有詩詠之曰。萬古寒滲氣。都歸黑相公。打

圍宵寂寂。下館

戲館也

晝匆匆。飛眼無專斗。翻身卽輓篷。

相公之落拓至甚者。每至輓篷爲龍鬪君

然條子至。開發又成空。孽海中而有如此苦惱。人不知也。

各飲於旗亭。召伶侑酒。曰叫條子。伶之應召。曰趕條子。光緒中葉之例賞。爲京錢十千。就其中先付二千。曰車資。八千則後付。來時。面客而點頭。就案取酒壺。

偏向座客斟之。衆必謙言曰。勿客氣。斟已。乃依老斗而坐。唱一曲以侑酒。亦有

不唱者。猜拳飲酒。亦爲老斗代之。

老斗在劇場。爲臺上素識之伶所見。戲畢下臺。趨近老斗座。屈膝爲禮。致寒暄。曰飛座兒。嘉慶時。或作都門竹枝詞云。園中官座列西東。坐褥平鋪一片紅。雙表對時交未正。到來恰已過三通。坐時雙脚一齊盤。紅紙開來窄戲單。左右並肩人似玉。滿園不向戲臺看。簾子纔掀未出臺。齊聲喝彩震如雷。樓頭飛上迷離眼。訂下今宵晚飯來。

老斗飲於下處。曰喝酒。酒可恣飲。無熱肴。陳於案者。皆碟。所盛爲水果乾果糖食冷葷之類。酒罷。啜雙弓米以充飢。光緒中葉。酒資當十錢四十緡。賞資十八緡。凡五十八緡耳。其後銀價低。易以銀五兩。銀幣盛行。又易五金爲七圓或八圓。數倍增矣。然猶有請益者。

老斗與伶相識。若已數數叫條子矣。則必喝酒於其家。大率必數次。或爲詩以紀之。中四語云。得意一聲拏紙片。傷心三字點燈籠。資格深時鈔漸短。年光逼處興偏濃。拏紙片者。老斗至下處。卽書箋。召其他下處之伶以侑酒也。點燈籠

者。酒闌歸去時之情景也。

老斗之飯於下處也。曰擺飯。則肆筵設席。珍錯雜陳。賢主嘉賓。既醉且飽。一席之費。輒數十金。更益以庖人僕從之犒賞。殊爲不貲。非富有多金者。雖屢爲伶所勦。不一應也。

老斗之豪者。遇伶生日。必擺飯。主賓入門。伶之僕奉紅氍毹而出。伶卽跪而叩首。是日於席費犒金外。必更以多金爲伶壽。筵座之客。且贈賀儀。至少亦人各二金。伶亦向之叩首也。

伶有花榜

官署文告之揭示。俾衆周知者。曰榜。若文武考試之中式者。其姓名亦次第列之。亦曰榜。就會試而言。則有狀元榜。眼探花諸名目。而京朝士大夫既醉心於科舉。隨時隨地。悉有此念。流露於不自覺。於是評鷺花事。亦以狀元榜。眼探花等名詞甲乙之。謂之花榜。光緒壬寅春季。蜀南蕭龍友訂壬寅杏譜。於菊部之俊秀者。取十名。評其姿態。述其家世。譜中首選爲安華堂主人王琴儂。

像姑之最著名

次朱幼芬。次姜妙香。王溫文爾雅。舉止大方。朱俊偉。姜明麗。且朱能書。姜善畫。並師吳根梅。根梅日必一至二伶家。抗顏據講座。彬彬儒雅。方駕橫渠矣。

京伶狎妓

宣統時。京伶日事冶遊。如姚佩秋。佩蘭兄弟之於泉湘班。喜鳳。松鳳班。雙喜。日夕狎媠。醜聲四播。而南妓花翠玉。至非梅某不歡。都人咸詫爲異事。宋芸子觀。察育仁。則謂兩美相合。惺惺相惜。此情理之可言者。惟潤卿之嫁俞振庭。玉仙之嫁田際雲。則甚不可解。振庭面首不佳。際雲年逾不惑。而潤玉二子。在北里中。極負盛名。何求不得。而乃甘與賤奴爲伍。真奇聞也。

角色

俗稱娼優之著名者。曰角色。亦曰名角。蓋古有角妓。以藝相角。勝爲優劣。故今謂娼優等色。藝足以自樹一幟者。曰角色。

角色又曰脚色。蓋梨園以副末開場爲領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謂之男脚色。老旦。正旦。小旦。貼旦。四人。謂之女脚色。打諢一人。謂

之雜。此江湖十二脚色。固元代院本之舊制也。

京師梨園角色將成之時。必遍遊京津附近一帶。以歷試其能。然後重返都門。聲名突起。始得稱爲名角。若藝成之伶。在京演唱。無人過問。不得已而出京者。則呼之曰下天津。

角色命名之義。實寓勸懲。正末能指事之當場男子也。副末卽昔之蒼鶻。以其能擊賊。故謂爲鶻狙。淫獸狐屬。後譌曰旦狐。扮官者。後譌曰孤靚。取義於傅粉墨。供笑詔也。後譌曰淨。獠猛獸。食虎腦。亦狐屬。故以獠爲妓之通稱。又元人雜劇。向有十二科。而以神頭鬼面。烟花粉黛爲最下乘。

或曰。戲中角色。都凡生旦淨末丑。貼副外雜九種。後人求其解而不得。有謂皆反言者。如生有鬚。是老而將死。故反言生。旦爲婦人。昏夜所用。故反言旦。末本用以開場。故反言末。淨本大污不潔。故反言淨。外充院子。日常在內。故反言外。丑皆街猾。雞鳴不起。故反言丑。此說亦自有致。然非本義。其本義。蓋皆以人色分定其名。間以標誌符號。特伶人粗儉。識字無多。始而減筆。繼而誤寫。久之。

種流傳。遂爲專門之名詞。明知其誤而不可改矣。譬如外員外也。生員也。末末將也。副副帥也。小旦小姐也。先去女旁。後又改且爲旦。但圖省筆而已。丑醜之代音字也。淨須淨面而後纘。方能着彩。此符號標誌也。貼須貼花鈿也。亦符號標誌。言與旦之素裝不同也。雜雜色也。九種名稱。此爲確解。

京劇角色之名稱。曰生旦淨丑。漢劇則別爲一末二淨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

小八貼九夫十雜十行。末卽京劇之白鬚生。淨卽京劇之大面。大面之名見於樂府雜錄云大

面出於北齊關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擊周師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關陵王入陣曲而漢劇

分淨爲紅淨黑淨粉淨。紅淨如姜維李克用。黑淨如高旺包文正。粉淨如姚期曹操等是也。生卽黑鬚生。旦卽青衣。外卽做工老生及文武老生。貼卽花衫。夫

卽老旦。雜卽武二花。丑則京漢文武皆同。

二黃各劇。以正生爲多。故正生爲二黃之中堅。其他皆副材也。亞於正生者惟武生。則以工架爲能事。

武旦分三派。一專講技擊。一專尙柔術。一專講排面。

花旦派別最多。大抵不出閨門旦。

即青衣旦

頑笑旦。刀馬旦。

與武旦微別

粉旦數種。而以

口齒犀利情態逼真爲貴則一。

京班分青衣旦爲二派。一爲二黃花旦。一爲梆子花旦。各以一人專習。無兼唱者。二黃花旦則口齒須鋒利。梆子花旦之唱工尤須以哀艷取勝。令人有百回不厭之能力而後可。

花旦須得喜怒哀急四字訣。二黃花旦有喜字怒字。而無哀字急字。如雙沙河破洪州等戲。四字不能得一字。鴻鸞喜馬上緣等戲。僅占一喜字。尙不能痛快淋漓。探親相罵烏龍院等戲。僅占一怒字。均不能令閱者奪目。梆子花旦。如新安驛胡蝶夢紅梅閣烈女傳日月圖等戲。則兼四者而有之。餘如梵王宮真珍珠拾玉鐲等戲。但缺一怒字。而唱工亦至可聽。要之。態度須深沉。裝飾貴素淨。大雅不凡。無兒女氣者。斯爲上品。

俗呼旦脚曰包頭者。蓋昔年伶人皆戴網子。故曰包頭。晚近則梳水頭。與婦女無異。乃猶襲包頭之名。誠哉觚不觚矣。

京旦之飾小脚者。昔時不過數齣。舉止每多瑟縮。自魏長生擅名而後。無不以小脚登場。足挑目動。在在關情。其媚人之狀。若晉侯之夢與楚子搏焉。

丑角以優孟倩爲先聲。開幕最早。伶界以此爲最貴。無論扮唱與否。均可任情談笑。隨意起坐。不爲格律所拘。相傳唐明皇曾爲之。至本朝。高宗亦嘗扮此。故人人尊視。異乎其儔。此角以利口爲長。而真有學力者。究以臺步技術並優者爲上。崑曲無論矣。若在皮黃。則以能唱羣英會中之蔣幹。弔金龜中之張益。有白有唱。諧正兼行者爲首選。

戲園中有跑龍套者。其品格甚低。而其爲用則甚大。每逢要角登場。此輩必全數出臺。或執旗吶喊。或跼班助威。實戲場中不可少之附屬品也。

伶界有所謂戲包袱者。言無所不能。若衣包然。生旦淨末之裝。悉可收貯。故以包袱名。殆隨取皆是也。伶界亦頗重之。班中亦不可少。蓋拾遺補闕。若醫門敗鼓之兼收。問字傳聲。作野寺閒鐘之待叩。先輩之儀型在目。雖不能效而能言。劇場之詞句填胸。雖不可歌而可風。其人或本名伶。或原雜外。非廢於病。卽限

於天窮老可憐。令其飲啜於此。亦梨園養老之不可無者也。

燕舞環歌。女伶遠祖。近三百年。當以陳圓圓爲第一。圓圓爲李自成唱崑曲。李不勝其柔細。而自唱秦腔。殿下皆呼萬歲。以是知其善於扮唱。非妓實伶。不僅能琵琶工小調已也。傳者謂其色甲天下之色。聲甲天下之聲。一侍明思宗。再侍李自成。三侍吳三桂。三桂因圓圓沖冠一怒。乃出關借兵。其人有關世變。實非常人可比。外此則顧眉樓扮燕子箋一劇。亦舉國若狂。李麗貞教其女香君學歌。蘇崑生輩復爲之按腔譜節。遂亦名蓋南都。聲動朝列矣。

女伶之以生淨丑外末諸角著者。雖不乏人。然終不若旦之易於出色當行。殆限於天稟也。且若輩唱曲。以童聲爲貴。教者防護甚密。若與人通。則歌喉不復圓潤。發口轉吭。便已知之。

京師舊無女伶。光宣開始有之。固不若天津奉天武昌上海之久著也。

臺灣之梨園子弟。垂髫卽穴耳。傅粉施朱。儼如女子。

伶之派別

伶人初無所謂派別也。自程長庚出。人皆奉爲圭臬。以之相競。張二奎名在長庚下。守三勝英挺華發。獨據方面。是爲前三派。汪桂芬爲長庚琴師。譚金福亦在長庚門下。平日模楷。各自不同。長庚旣謝世。分道揚鑣。桂芬則純宗長庚之法。譚鑫培已旁得三勝之神。惟孫菊仙特立孤行。不事阿附。說者已謂其有似二奎。然茲三人。亦能確乎不拔。謂爲後三派。亦無不可。夫所宗何派。卽有何劇之長。長庚所長。爲文昭關。取成都。戰長沙。而桂芬與之相同。三勝所長。爲李陵碑。捉放曹。烏盆記。而鑫培亦精。二奎所長。爲迴龍閣。乾坤帶。打金枝。而菊仙亦並能焉。譚派卽鑫培之人。如張毓庭。王雨田。貴俊卿。皆確守榘矱。不可劇滅。汪派卽桂芬。惟王鳳卿一人。魄力自雄。孫派則雙處旣老。後起無人。至於奎派卽二奎。中

人。昔有楊月樓。爐台子等。後惟許蔭棠。白文奎。王九齡一派。昔有王仙丹。後惟時慧寶而已。若夫作工。則賈洪林具有典型。此外皆不足當正流焉。

徽班世家

嘉慶以還。京師蘇班日就衰微。徽班乃遂錚錚於時。班中上流。大抵徽人居十

之七。鄂人間有。不及徽人之多也。其初入都。皆操土語。僑居數代。變而爲京音。與土著無異。伶界最重門閥。而徽鄂人後裔之流寓在京者。大抵均世其業。稱爲世家。諸家姻婭相連。所居皆在正陽門外五道廟一帶。

伶人畜徒

京師伶人。輒購七八齡貧童。納爲弟子。教以歌舞。身價之至鉅者。僅錢十緡。契成。以墨筆劃一黑線於上。謂爲一道河。十年以內。生死存亡。不許父母過問。同光間。京師曲部每畜幼伶十餘人。人習戲二三折。務求其精。其眉目美好。皮色潔白。則別有術焉。蓋幼童皆買自他方。而蘇杭皖鄂爲最。擇五官端正者。令其學語。學視。學步。晨興。以淡肉汁盥面。飲以蛋清湯。肴饌亦極醲粹。夜則敷藥遍體。惟留手足不塗。云洩火毒。三四月後。婉孌如好女。回眸一顧。百媚橫生。惟貌之妍媸。聲之清濁。秉賦不同。各就其相近者習之。或曰。八九歲時。恆延師教曲於家。必先習鬚生而喊嗓子。每日黎明。至廣漠之處。或林邊水隈。隨意發聲。由丹田衝喉直呼。彷彿道家之鍊呼吸。久之。愈喊愈宏。則登場發聲。自能充滿。

四座。若喉小。始習青衫。其次習小生。貌劣者。習花臉。纖妍而噪不高者。習花旦。蓋伶界最重鬚生。其次青衫。其次花旦。小生又其次也。

童伶學戲。謂之作科。三月登臺。謂之打礮。六年畢業。謂之出師。鬻技求食。謂之作藝。當就傅時。鷄鳴而起。喊噪後。日中歸室。對本讀劇。謂之念詞。夜臥就溼。特令發疥。癢輒不寐。期於熟記。謂之背詞。初學調成。琴師就和。謂之上絃。閉門教演。師弟相效。禁人竊視。凡一嘖笑。一行動。皆按節照式爲之。稍有不似。鞭筆立下。謂之排身段。凡此種種。皆科班所必經。其難其苦。有在讀書人之上者。故學者十人。成者未必有五。劇詞滿腹。無所用之。不得已。乃甘於作配角。充兵卒。謂之擋下把。否則爲人執役。謂之潤場。料量後臺。謂之看衣箱。前臺奔走。謂之拉前場。伶人至此。一生已矣。

王紫稼風流儂巧

王稼。字紫稼。一作子玠。又作子嘉。明末之吳伶也。風流儂巧。明慧善歌。順治辛卯年三十矣。從龔芝麓入京師。先至常熟。告別於錢牧齋。牧齋乃爲送行十四

絕句。以當折柳。蓋於贈別之外。雜有寄託。諧談無端。讖謎問出也。詩云。桃李芳
年冰雪身。青鞋席帽走風塵。鐵衣毳帳三千里。刀軟弓欵爲玉人。官柳新栽輦
路旁。黃衫走馬映鵝黃。垂金曳縷千千樹。也學梧桐待鳳凰。自注時聞燕京郊外夾路栽柳紅
旗曳製倚青霄。鄴水繁花未寂寥。如意館中春萬樹。一時齊讓鄭櫻桃。筆葉休
吹蘆管暗。金尊檀板夜沈沈。莫言北地無鸚鵡。乳燕雛鶯到上林。多情莫學野
鴛鴦。玉勒金丸傍苑牆。十五胡姬燕趙女。何人不願嫁王昌。壓酒胡姬墜馬妝。
玉缸重碧臘醅香。山梨易栗皆凡果。上苑頻婆勸客嘗。閣道雕梁雙燕棲。小紅
花發御溝西。太常莫倚清齋禁。一曲看他醉似泥。自注王郎云此行將倚觀太常此可是湖湘流
落身。一聲紅豆也沾巾。休將天寶淒涼曲。唱與長安筵上人。邯鄲曲罷酒人衰。
燕市悲歌變柳枝。無復荆高舊徒侶。侯家一嫗老吹篴。自注以下三首寄侯家故妓冬哥憑將
紅淚裏相思。多恐冬哥沒見期。相見只煩傳一語。江南五度落花時。江南才子
杜秋詩。垂老心情故國悲。金縷歌殘休悵恨。銅人淚下已多時。灰洞溟濛朔吹
哀。離魂昔昔繞蘇臺。紅香翠暖山塘路。燕子楊花並馬回。自注范石湖云蘇春南燕北謂之灰洞春

風作態。棟花飛。清醪盈觴。照別衣。我欲覆巾施梵咒。要他才去。便思歸。左右風懷老漸輕。捉花留絮。漫多情。白頭歌叟。今禪老。彌佛燈前。咀汝行。自注錫山熊雪堂侍郎文舉聞之。和韻以諷曰。金臺玉峽已滄桑。細雨梨花枉斷腸。惆悵虞山老宗伯。浪垂清淚送王郎。牧齋見之。不懌者累日。

紫稼既入都。諸貴人皆惑之。吳梅村嘗作王郎曲云。王郎十五吳趨坊。覆額青絲白皙長。孝穆指明徐文靖公沂園亭常置酒。風流前輩醉人狂。同伴李生柘枝鼓。結

束新翻善財舞。鎖骨觀音變現身。反腰貼地蓮花吐。蓮花婀娜不禁風。一斛珠傾宛轉中。此際可憐明月夜。此時脆管出簾櫳。王郎水調歌緩緩。新鶯嘹唳花枝暖。慣拋斜袖卸長肩。眼看欲化愁應懶。摧藏掩抑未分明。拍數移來發曼聲。最是轉喉偷入破。帶人腸斷臉波橫。十年芳草長洲綠。主人池館惟喬木。王郎三十長安城。老大傷心故園曲。誰知顏色更美好。瞳神翦水清如玉。五陵俠少豪華子。甘心欲爲王郎死。寧失尙書期。恐見王郎遲。寧犯金吾夜。難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聲聲頓息。移牀敲坐看王郎。都似與郎不相識。往昔

京師推小宋。外戚田家舊供奉。只今重聽王郎歌。不須再把昭文痛。時世工彈白翎雀。婆羅門舞龜茲樂。梨園子弟受傳頭。請事王郎教絃索。恥向王門作伎兒。博徒酒伴貪歡謔。君不見康崑崙。黃幡綽。承恩白首華清閣。古來絕藝當通都。盛名肯放優閒多。王郎王郎可奈何。此曲成而芝麓口占贈之曰。薊苑霜高舞柘枝。當年楊柳尙如絲。酒闌卻唱梅村曲。腸斷王郎十五時。

甲午春盡。紫稼南歸。芝麓和牧齋韻以送之云。吳苑曾看蛺蝶身。行雲乍繞曲江塵。不知洗馬情多少。宮柳長條欲似人。醉拋錦瑟落花傍。春過蜂鬚未褪黃。十里芙蓉珠箔捲。試歌一曲鳳求凰。香鞵紫絡度烟霄。金管瑤笙起碧寥。誰唱涼州新樂府。舊人彈淚覓紅桃。漁陽鼓動雨鈴暗。長樂螢流皓月沈。不信銅駝荆棘後。一枝瑤草秀中林。將身莫便許文鴛。羅袖能窺宋玉牆。歸到茱萸溝水上。一叢仙蕊擁唐昌。盤髻擗箏各鬪妝。當筵彈動舞山香。酒錢夜數留人醉。不是胡姬不可嘗。生成珠樹有鸞棲。丞相鐘鳴邸第西。爲報五侯鯖又熟。平津花月賤如泥。長恨飄零人洛身。相看憔悴掩羅巾。後庭花落腸應斷。也是陳隋失

路人蕭騷蓬鬢逐春衰。入座偏逢白玉枝。珍重何哉天寶意。雲門誰與奏墳篋。天半明霞繫客思。杜鵑無賴促歸期。紅泉碧樹堪銷暑。妬殺銀塘倚笛時。金谷人宜障紫絲。杜陵猶欠海棠詩。玉喉幾許驪珠轉。博得虞山絕妙辭。烟月江南庾信哀。多情沈炯哭荒臺。流鶯正繞長楸道。不放春風玉勒回。韋公祠畔乳鶯飛。花下聞歌金縷衣。細雨左安門外路。一行芳草送人歸。初衣快比五銖輕。越水吳山並有情。一舸便尋香粉去。不須垂淚祖君行。

紫稼返蘇而禍作矣。時掖縣李琳枝給諫森先方巡按下江。訪拏三遮和尚。而紫稼亦與焉。枷於閭門。三日而死。其後有人自北濠歸家。聞水濱有二人閒話云。惡人受報不爽。三遮和尚死後。仍問斬罪。紫稼死後。又問徒罪。變成馬騾之類。日日受負重行遠之報。互相歎息。其人駐足審視。二人豁然入水而去。方知爲落水鬼也。

徐紫雲爲陳其年所眷

徐紫雲。廣陵人。冒巢民家青童。猥巧善歌。與陽羨陳其年狎。其年因贈其師陳

九滿江紅一闋云。鐵笛鈿箏。還記得白頭陳九。曾消受妓堂絲竹。毬場花酒。籍福無雙丞相客。善才第一琵琶手。歎今朝寒食草青青。人何有。弱息在。佳兒又。玉山皎。瓊枝秀。喜門風不墮。家聲依舊。生子何須李亞子。少年當學王曇首。對君家兩世濕青衫。吾衰醜。賦成。書於陳九之扇。其年又爲雪郎合巹賦賀新郎詞一闋云。小酌醪醕釀。喜今朝釵光篋影。燈前滉漾。隔著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蘘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紗窗亮。休爲我再惆悵。

魏長生爲伶中子都

魏三。名長生。字婉卿。四川金堂人。京伶中之子都也。幼習伶倫。困阨備至。乾隆己亥入都。時雙慶部不爲衆賞。歌樓莫之齒及。長生告其部人曰。使吾入班兩月。而不爲諸君增價者。甘受罰無悔。旣而以滾樓一劇。名動京城。觀者日千餘人。六大班頓爲之減色。其他雜劇子胥。無非科譁誨淫之狀。使京腔舊本。置之

高閣。一時歌樓觀者如堵。

長生尤工葡萄架銷金帳二齣。廣場說法。以色身示人。輕薄者至推爲野狐教主。壬寅秋。奉禁入班。其風始息。

長生齒既長。物色陳銀官。

即漢

爲徒。傳其媚態。以邀豪客。庚辛之際。徵歌舞者。

無不以雙慶部爲第一也。且爲人豪俠好施。一振昔年委靡之氣。鄉人之旅困者多德之。未幾歸。及年六十餘。復入京師。理舊業。鬚鬢有須矣。日攜其十餘歲之孫赴歌樓。衆人屬目。謂老成人尙有典型。登場一齣。聲價十倍。夏月自劇場歸。暴卒。

陳銀官爲李載園所眷

魏長生尙有弟子一人曰陳金官。人但知銀官而已。金官白皙。銀官面微麻。銀官負盛名。常以白眼待人。時李載園太守年少下第。留京過夏。銀官獨傾倒之。每值梨園演劇。載園至。必爲致殺核。下場周旋。觀者萬目攢視。咸嘖嘖歎羨。望之如天上人。或赴他臺。聞載園至。亟脫身以往。後與金官同買屋於孫公園。別

乙而居。園爲亢氏所有。中有古墓。旣歸銀。復賂亢氏子孫。使遷葬。大興土木。窮侈麗。不三月而禍作。門外築馬牆。猶未竟也。

李桂官爲狀元嫂

小師伶人李桂官。識畢秋帆。尙書。沉於未遇。秋帆及第。史文靖公貽直戲呼李狀元嫂。

郭郎爲孫淵如所暱

乾隆時。畢秋帆撫陝。孫淵如觀察客其幕。西安有歌者郭郎。與孫暱。一日。孫留之節署。至夜而出。則門已扃。乃引郭。梯後苑牆。以縋諸外。爲干楸所得。繫於長安縣。畢聞之。命速釋。謂無使孫知。

荷官爲百菊溪所眷

百菊溪相國。齡總制江南時。閱兵江西。胡果泉中丞設席宴之。百嚴厲威肅。竟口無言。自中丞以下。莫不震懼。次日。再宴。演劇。有伶曰荷官者。舊在京師。色藝超倫。爲百所昵。是日承值。百見之色動。顧問汝非荷官耶。何至是。年亦稍長矣。

無怪老夫之鬢皤也。荷官因跪進至膝。作捋其鬚狀曰。太師不老。蓋依院本貂蟬語。百大喜。爲之引滿三爵。曰。爾可謂荷老尙餘擎雨蓋。老夫可謂菊殘猶有傲霜枝矣。荷官叩謝。是日四座盡歡。核閱營政。亦少舉劾。然不知此承值者。適然而遇耶。抑預儲以待也。

林韻香工愁善病

林韻香以失身舞裙歌扇間。居恆鬱鬱不自得。雖在香天翠海中。往往如嵇中散。土木形骸。不假修飾。而何郎湯餅。彌見自然。旣工愁。復善病。日日來召者。紙如山積。困於酒食。至夜漏將盡。猶不得已。每攬鏡自語曰。叔寶璧人。則吾豈敢。然看殺衛玠。是大大可慮。道光甲午。三年期滿。將脫籍去。其師黠人也。密遣人自吳召其父來。闕之別室。父子不相見。啗以八百金。再留三年。旣成券。韻香始知之。慨然曰。錢樹子固在。顧不能少忍須臾耶。迺廣張華筵。集諸貴游子弟。籌出師計。得三千金。盡以畀其師。乃得脫籍去。於是署所居室曰梅鶴堂。

其父固庖人也。時自入廚下調度。以故韻香家殺饌清旨冠諸郎。於時文酒之

會。茶瓜清話。必在梅鶴堂。韻香周旋其間。或稱水煑茶。或按拍倚竹。言笑宴宴。皆疑天上非人間矣。而愁根久種。病境已深。居三月而疾作。不半載竟死。死之日。扶病起。誓佛曰。淚痕洗面。此生已了。願生生世世。勿再作有情之物。時方十二月也。年僅十八耳。

慶齡爲男子中之夏姬

京伶有慶齡者。善琵琶。故稱琵琶慶。男子中之夏姬也。嘉慶朝卽擅名。道光時。年過不惑。而猶韶顏穉態。爲男子裝。視之纔如弱冠。若垂鬟擁髻。撲朔迷離。眞乃如盧家少婦。春日凝妝。豈楞嚴十種仙中。固有此一類耶。且於酒人中。當推爲大戶。巨觥到手。如驥奔泉。未嘗見其有醉容。又吸阿芙蓉膏。日盡兩許。服之二十餘年。而豐腴潤澤。視疇昔少好時。容華不少衰。

沈蕊仙爲甘某所眷

道光時。都城有太史甘某。自經致死事。或謂伶人沈蕊仙致之。而實不然。時蕊仙已自立門戶。與甘情好方深。無阻之者。某日甘開筵宴客。蕊仙亦在座。入夜

客去。甘約蕊仙清晨過寓。聯車出游。次晨。蕊仙至。室未啓扉。隔窗呼之。不應。抉門入視。則縊矣。其家人言客散後。得家書。無他事。特怪其用錢太多。言此後不復籌寄旅費也。

某庶常漁色而殞

咸豐己未。長沙有某庶常者。父逝祖存。家無次丁。弱冠登第。喜漁色。宿優宿娼。榜後不百日而亡矣。亡時。汗血淋漓。脫陽於驟車中。懷中猶抱一優。優卽攫其珊瑚朝珠而去。

金德輝乞言於嚴問樵

伶人金德輝工度曲。曾供奉景山。以老病乞退。粗通翰墨。喜從文人游。一日。請於丹徒嚴問樵太史。保鏞曰。予老矣。業又賤。他無所願。願從公乞一言。繼柳敬亭蘇崑生後足矣。嚴感其意。爲書一聯云。我亦戲場人。世味直同雞棄肋。卿將狎客老。名心還想豹留皮。

程長庚獨叫天

程長庚字玉山。安徽潛山人。咸同以來。號爲伶聖。初嘉道間。長庚輿筭估都下。具舅氏爲伶。心好之。登臺演劇。未工也。座客笑之。長庚大恥。鍵戶坐特室。三年不聲。一日某貴人大讎。王公大臣咸列座。用昭關劇試諸伶。長庚忽出爲伍胥。冠劍雄豪。音節慷慨。奇俠之氣。千載若神。座客數百人皆大驚起立。狂叫動天。士人大喜。遍飲客已。復手巨觥爲長庚壽。呼曰叫天。於是叫天之名徧都下。王公大臣有讌樂。長庚或不至。則舉座索然。然性獨矜嚴。雅不喜狂叫。嘗曰。吾曲象。無待喝彩。狂叫奚爲。聲繁則音節無能入。四座寂。吾乃獨叫天耳。客或喜而呼。則徑去。於是王公大臣見其出。舉座肅然。天子詫其名。召入內廷。領供奉。授品官。長庚亦面奏毋喝采。且曰。上呼則奴止。勿罪也。上大笑許之。終其身數十年。出則無敢呼叫者。用此叫天之名重天下。

長庚旣以善皮黃名於京師。三慶班乃延之主班事。班人呼主者爲老班。長庚名德才藝。並時無兩。無論何班。皆呼之爲大老班。京師伶界。設機關於岳忠武廟。謂之精忠廟會。有公守條件。違者議罰。例以老成人掌之。長庚爲衆所仰。掌

之終身。人皆呼以大老班。亦以此故。士大夫雅好其劇。更貴其品。故亦以人之呼之者相呼矣。

長庚專唱生戲。聲調絕高。其時純用徽音。花腔尙少。登臺一奏。響徹雲霄。雖無花腔。而充耳鑿心。必人人如其意而去。轉覺花腔拗折爲可厭。其唱以慢板二黃爲最勝。生平不喜唱二進宮。最得意者。爲樊城長亭。昭關魚藏劍。數戲。又善唱紅淨。若戰長沙華容道之類。均極出名。尤以昭關一劇爲最工。後人併力爲之。終不能至。故此劇幾虛懸一格。成爲皮黃中之陽春白雪。長庚本工崑曲。故於唱法字法。講求絕精。人皆奉之爲圭臬。

長庚日課甚嚴。其在中年。到班時刻。不差寸晷。每張報將演某劇。至期。風雨必演。日取車資。京伶無包銀之說。每日唱後。但取車錢而去。不過京錢四十千而止。

長庚唱不擇人。調可任意高下。必就人之所能。而每一發聲。則與之配戲者。往往自忘其所演。專注耳以盡其妙。臺下人笑之。不覺也。傳者謂當演草船借箭時。樂工或停奏癡聽。忘其所以。固無論其他矣。

長庚與小生徐小香善。小香積資頗豐。屢欲輟業。苦留之。一日。小香不辭而別。逕返蘇州。長庚知之。卽謁某親貴。託其函致蘇撫。押解小香回京。小香至。長庚謂之曰。汝旣受包銀。何得私遁。促汝來者。整頓班規耳。豈果非汝不可耶。不煩汝唱。請汝聽戲可也。自是。長庚每日除老生戲外。必多排一小生戲。凡小香所能者。長庚無不能之。小香媿服。自是仍入三慶。

長庚晚歲上臺。須人扶挽。而喉音仍清亮如昔。一日。演天水關。唱先帝爺白帝城句時。適嗽。白字音彷彿拍字。次日。都人轟傳。其又出新聲。凡唱此戲者。莫不效之。

有以長庚晚年登臺而諷之曰。君衣食豐足。何尙樂此不疲。則曰。某自入主三慶以來。於茲數十年。支持至今。亦非易易。且同人依某爲生活者。正不乏人。三慶散。則此輩謀食艱難矣。及楊月樓入京。見之。歎曰。此子足繼吾主三慶。極力羅致之。卒以三慶屬月樓。謂之曰。汝必始終其事。以竟吾老。庶不負吾賞識也。故月樓亦終於三慶。月樓歿。諸伶復支持年餘。始解散。

長庚晚歲不常演唱。而三慶部人材寥落。故每日座客僅百餘人。班主至萬不得已時。走告之曰。將斷炊矣。老班不出。如衆人何。於是詔之曰。明日帖某戲。後日帖某戲。紅單一出。舉國若狂。園中至無立足地。然往往不唱。必爲此者三四次。始一登臺。久之。羣知其慣技。亦不上座。必三四次。方往觀。一日。又帖一戲。及到園。坐客仍百餘人。悲甚。自立臺上。顧坐客而言曰。某雖薄有微名。每奏技。客必滿坐。然此輩不過慕程長庚三字名而來耳。若諸君之日必惠臨。方爲吾之眞知音者。今當竭盡微長。博諸君歡。以酬平日相知之雅。願演二戲。戲目並由諸公指定可也。坐客因共商定二戲。長庚無難色。次日。凡有戲癖者知之。莫不懊喪萬狀。自後程又帖戲。羣往聽。程仍不到。或到園。僅在簾內略一露面。及曲終。仍不見。蓋窺見人多。卽曰。此輩非眞知戲者。不顧而去。自此或唱或不唱。人無從測之。有時明知其不登臺。然仍不敢不往也。

梨園俗例。扮關羽者。塗面則不衣綠袍。衣綠袍則不塗面。而長庚獨不然。以胭脂勻面。出場時。自具一種威武嚴肅之概。不似近人所演之桀驁也。

長庚晚歲頗擁巨貲。一日忽析產爲二。以一與長子。命其攜眷出京。寄籍於正定。事耕讀。次子居京。仍習梨園業。人問其故。則曰。余家世本清白。以貧故。執此賤業。近幸略有積蓄。子孫有噉飯處。不可不還吾本來面目。以繼書香也。惟余去都。無人不知。若後人盡使讀書。設能上進。人反易於覺察。是求榮反辱矣。今使吾次子仍入伶界。庶不露痕迹。且伶雖賤業。余實由此起家。一旦背之。亦覺忘本。光緒辛卯。其孫已食廩餼。次子以無噪音。爲月樓鼓手。孫長兒爲武生。執業於楊全之門。所演八大鎚探莊諸戲絕佳。時年僅十六耳。

爐臺子爲程長庚配角

程長庚性傲。而獨禮重讀書人。有爐臺子者。盧姓。因喜漁男色。人以其姓盧而呼之。或云爲安徽舉人。流落京師。其人夙有戲癖。尤崇拜長庚。日必至劇場。聆其戲。久之遂識長庚。長庚詢得其狀。頗憐之。遂留至寓中。供其衣食。爐亦以功名坎坷。無志上進。願廁身伶界。長庚復爲之延譽。凡演戲。非爐爲配角不唱。爐因是得有噉飯地矣。

爐之唱工平正。長於做工。演盜宗卷瓊林宴等劇。容色神肖。臺步靈捷。能人之所不能。故亦有聲於伶界。至光緒中葉而衰老。喉涸無音。唱時僅及調底。且痰閉氣短。多爲斷續。方能終調。猶時爲巧腔曼聲。聊以示意。都人重牌號。每唱。猶必以喝彩報之。實則廢竈無烟。生氣久盡矣。

爐善排戲。三慶部所演全本三國志。由馬跳檀溪起。多出爐之手筆。詞句關目。

均有可觀。雖他伶演之。亦能體貼入微。栩栩欲活。故一時有活張飛錢寶活曹

操黃潤活周瑜徐小之號。孔明一角。爐則自去。長庚歿。爐仍在三慶。誓不他往。

自謂非遇長庚。久潦倒而死矣。

楊月樓扮猴子

楊月樓。安徽懷寧籍。自稱順天。非也。少時鬻於張二奎家。習武生。兼習鬚生。甫登場。名卽噪。後爲蔣某以千金贖之去。蔣有姊。適林氏。其夫方握浙藩篆。苦無嗣。言於蔣。欲以月樓充假子。蔣諾之。月樓遂之浙。咸豐粵寇之亂。浙圍急。林棄城。遁入雲栖。乃披薙爲僧。寇既平。月樓奉義母至上海。隸劉維忠所設之新丹

桂茶園。以所入供養膳。如是者約數年。已而卒。月樓馳書告蔣。蔣持其喪歸湖北。月樓旅居上海既久。漸習輕浮。其演劇時。效世俗所謂釣蚌珠故事。雖豐軀幹。而面瑩潔。每著胭脂。帶雨桃花。無斯豔麗。以故婦女皆趨之若鶩。

武生爲武劇之主腦。其人必神采奕奕。而又長於技擊。熟於臺步。嫻於金鼓節拍。乃始盡善。若更能唱。斯第一人矣。月樓獨能兼此數者之長。人稱之曰楊猴子。演西遊記。悟空必以武生繪面爲之。或竟有不繪面者。此角以超距靈捷。舞棒圓熟爲工。月樓本善武生。扮相絕佳。而技擊臺步身段打把。又靡不精。每扮悟空。如芭蕉扇。五花洞。蟠桃會。金錢豹等劇。皆靈活如猴。有出入風雲之概。故以猴子見稱。且武生最重脛。無論猿超鶴立。必腳踏實地。毫不傾倚。方爲能手。月樓工力甚至。舒轉自如。且力大於身。雖長劇如長坂坡。身在重圍。七進七出。備諸牌調架式。而始終不汗不喘。一絲不走。恢恢乎遊刃有餘。而又喉寬善唱。腔調兼勝。其子曰小楊月樓。頗得家法。扮武生亦精悍絕倫。惟面色微紺。輝麗不逮老鳳。喉音之堅實洪敞。亦若稍遜。惟兩脛熟練。動止合節。穩重不跛。固

猶能繼武也。

汪桂芬以醇酒婦人死

汪桂芬。徽人。伶界世家也。以額廣。人以大頭呼之。幼習戲。無異常童。十五後。倒倉閉音。不復能唱。習胡琴。能工。初僅爲常伶之琴師。後以音調見賞於程長庚。乃爲長庚技手。久隨不去。凡唱。必恃琴善和。乃益發音。且轉折間可節力。小有偷減。腔中換氣。琴如其調。貫而注之。人不覺也。若琴與唱左。則唱者非惟罔所假力。且牽而謬焉。能久隨者。其人聲調耳熟能詳。某劇作某調。某段應某腔。得手應心。事誠兩便。從長庚久。於其所能者。無不能於手。然固未嘗擬以喉也。長庚死。桂芬殊無聊。爲人言長庚聲調。人謂君何不自爲。曰。我喉久閉。不能也。強試之。殊高。遂勸其登臺。自訝曰。我未冠失音。今乃未失耶。惟初用微狹。臺步本夙習。因試唱老旦。人疑長庚復生。初登臺。卽聲譽翕然。乃自壯曰。唱不過爾爾。吾苟知者。爲之久矣。至是。乃肆力於唱。唱日進。喉亦日佳。雖不甚宏。而中聲自足。又甚精銳。名遂大起。

桂芬在京。孝欽后擬傳入演劇。太監代奏其已蓄髮爲道士。不敢來。孝欽謂可。剃髮進內當差。太監遂授意於桂芬。乃剃髮登場。演舉鼎昭關等戲。孝欽大喜。並嘉其削髮之誠。賞給五品頭銜。以示優異。於是相傳汪大頭奉旨剃頭。欽賞五品頂戴。

桂芬晚年至上海。上海女閩繁盛。樂此不疲。日夜無休息。不恆執其業。而其喉固不衰。光緒庚子復入京。人以其老而不久於世。益相傾重。時妻子皆死。削髮作外家裝。忽往忽來。居無恆所。與南妓林桂生狎。每至。同游者黝之唱。無或諉。嘗自午至夕。屢唱不停。且得意引吭。尤多佳韻。後數年。卒以醇酒婦人病瘵死。徽調遂絕。

孫菊仙爲老鄉親

孫菊仙。天津人。津中呼爲老鄉親者是也。初爲商。以喉佳。雅好唱。在津爲票友。卽有聲。及入都。盡聆當時諸名家之唱。試之以喉。罔不利。乃入四喜班。爲巨角。唱壓甯子劇。與汪桂芬譚鑫培鼎足而三。各有至處。其喉寬窄高下。攸往咸宜。

尖腔嘎調。不經意而自出。尤難在每唱煞尾。傾喉一放。如雷入地宮。殷殷不絕。世謂之曰孫調。其調大抵寬宏處多。花腔不甚用。以簡老痛快勝。而唱時亦自有花尖各腔。惟效之者專就重濁短禿處求之。轟轟突突。實如連放花礮。不成聲調矣。

菊仙不善臺步。而體魁梧。背微偻。拱手闊步。自近大方。扮方巾鶴氅員外一流。最爲閒適。得山林氣。其初入班。於讀字法略欠講求。後亦日進。如演澠池會。扮蘭相如。其說白乾板垛字。此四字爲戲家緊要名詞沈着痛快。得未曾有。有時好作遊戲。如光緒癸巳夏。演硃砂痣。時忽雨雹。至吳相公賣子歸。倒攜雨具。卽以途中遇雹爲問。雹字北音讀如包。乃以南音讀之曰白。闔座叫絕。是亦不獨以唱勝矣。

譚鑫培爲伶界大王

譚鑫培。鄂人。其父某唱武老生。長於技擊。喉音狹而亢。南方有鳥曰叫天。其音哀以戾。鑫培之父音近之。人呼之爲叫天。因而及於鑫培。遂以小叫天稱之。初學老生。未幾。喉敗不能任。乃改武生。以技名於近畿。中年還都。喉復出。仍唱老

生。由于勝于三派而變通之。融會之。苦心孤詣。加之以揣摩。越數年而聲譽鵲起。其唱以神韻勝。本工崑曲。故讀字無訛。又爲鄂人。故漢調爲近。標新領異。巍然大家。他人襲其一二餘音。卽以善歌自命。其實神化於此。唱無定法。初不着力。至筋節處。慢轉輕揚。或陡用尖腔。或偶一洪放。清醇流利。餘音繞梁。蓋全在吞吐急徐處著意。故乍聞似亦平平。及應變出奇。人直不知爲聲何以能至於此。其於舊本劇詞支離過甚者。輒求通人改削。字不協律。復以己意定之。故其戲又與常伶迥異。至於運喉弄調。瀟灑不羣。如唱碰碑。正調已佳。反調更勝。字音清利。韻調悠揚。愈唱愈高。遞轉遞緊。揚之則九天之上。抑之則九淵之下。喉之任用。直如意珠。而且憔悴之容。剛烈之氣。又時時見於眉宇。爲劇至此。可歎觀止。宜其有伶界大王之號也。

譚在京師三慶園時。其唱工復取法於馮瑞祥。惟習焉不精。與張毓庭相髣髴。後因程長庚責其爲小家派。遂發奮自雄。極力改正。就程于馮三人之所長。取精用宏。合而爲一。乃始不同於凡俗。

譚嘗奉召入內廷。使爲內務府小伶工之教習。時有恩賞。遂有稱之爲譚貝勒者。

譚與汪桂芬齊名。聲價絕高。汪性頗劣。往往受人重聘。而延不登臺。屢以此涉訟。譚亦高自位置。班中每日演戲外。如有堂會戲。須其登臺者。每齣須五十金。尙須主者夙與聯絡。方演兩齣。人於延請時。若不得當。則必往求其妻及其長子。且須別有賂遺。故卽賞金亦不止五十兩也。

都人喜譚之唱。殆有奇癖。中和園號爲譚所開。時有署譚名於戲招而不上臺者。顧人終不以其失信之故。而下次爲之減少。且有謂若譚死。願以身殉者。亦可謂奇矣。或諷譚絕人太甚。譚曰。君殊不解事。使吾聞召卽至。人將賤視我。與常優等。且東呼西喚。奔命不遑。孰若示人以不可近。使人俯而就我之爲愈也。質言之。此等歌曲。實亦何足聽。若日聒於人耳。人且唾棄之不暇。故與其隨人以招厭。無寧自高以取重也。

都中江蘇會館團拜。名伶鬻集。譚獨抗傳不到。時吳江殷李堯方掌山東道御

史拘譚至。繫諸廳事以辱之。待演劇既畢。方釋之去。後此逢會館戲。聞命卽赴。不敢或違矣。

譚與人語。好引劇場中之故實爲談資。又好效人腔調以供噉點。光緒某年南下。渡海時。舟中時時效孫菊仙或楊月樓。酷摹其狀。一時觀者。咸軒渠不已。王福壽。南府之三十年老供奉也。於伶界鮮所許可。謂當今之世。僅有個半人。個自謂半則譚也。

譚面瘦削。而一經扮裝。則精采奕奕。兩目尤神。居常嗜阿芙蓉。臨場非二人攜具。更迭料量。不可。每日睡起。必在夕陽以後。飲食居處。奢侈無度。有妻有妾。有子有媳。有孫。歲進不爲不多。而恆患不足。其子均不肖。不能繼業。仲唱旦。每與之同演慶頂珠。作漁家裝。扮蕭恩女。以真父子爲父女。人樂道之。餘或唱武旦。或唱武生。輕裘肥馬。類五陵豪。每出。輿從相隨。酒肆茶樓間。羣焉尊以爺稱。儼然貴游子弟矣。

光緒中葉。譚爲春臺班主及精忠廟會首。人以尊程長庚者尊之。亦呼之爲老

班而不名。時班規尙嚴。每日車資亦不過京錢四十千而止。惟恃春正讌會及人家婚誕。得厚贖以償所需而已。

昔時各班歷轉諸園。四日一易。譚雖慵憊。而四日中少必兩至。至時雖遲。亦必酉末戌初。無過晏者。其後愈延愈久。成爲慣例。往往日戲至亥初始登。座客忍飢。電燈待熾。人人暫墮黑暗。餓鬼道。而終無一人不待而去者。宣統初元。國喪遏音已久。及開禁。譚有登場消息。人人奔走相告。甚或輾轉屬其戚黨。預以期告。爲據地計。直若景星慶雲之一現者。一日演天雷報。時已夜九時後。慷慨激昂。千人髮指。並肩累足。園中直無容人行動之餘地。至叟觸壁死後。譚已入場。座客久飢。俟其唱畢。應散。後臺逆知人意。故於後半全不扮演。詎譚指說時許。人已入神。視臺上之張繼保。如人人公敵。非坐視其伏天誅。憤不能洩。故竟不去。諸伶草草終劇。乃相率出門。

張二奎工於做

張二奎。徽人。善徽調。唱不奇而工於做。老生中有所謂奎派者。其流裔也。不貴

花腔。喉音近乾。故學奎派者。以乾腔爲貴。乾腔者。簡老無枝枯直不潤之謂也。

于三勝爲老生中之不祧祖

于三勝。鄂人。老生中之不祧祖也。其唱以花腔著名。融會徽漢之音。加以崑渝之調。抑揚轉折。推陳出新。其唱以西皮爲最佳。探母藏劍。捉放罵曹。皆並時無兩。而二黃反調。亦由其剏製者爲多。如今所盛傳之李陵碑。牧羊圈。烏盆計。諸劇。皆是也。且知書。口才甚雋。能隨地選詞。滔滔不絕。惟擇配至嚴。若與旦配。非喜祿登臺。必不肯唱。寧舍車資而去。從無強而可者。一日。唱坐宮盜令。喜應扮公主。已出場。適喜以事遲至。前後場汗下如雨。三返與商。易人作配。卒不可。然願久唱以待。不得已。亦姑聽之。及開板。唱楊延輝坐宮院一段。舊本有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失水魚。困在沙灘。我好比中秋月。烏雲遮掩。我好比東流水。一去不還。四句。于隨口編唱。連唱我好比至七十四句之多。後臺使人要喜至。草草裝束。抱兒而待。于方合眸緩唱。其興猶未艾也。知喜至。乃以常詞終。時歷數十分鐘。使者往返七八里。固猶未誤。座客含笑靜聽。知其有待。以愛

其唱亦姑忍之。後有問之者曰：設再延不至，將奈何？則曰：我試以八十句爲度。若仍未至，可以說白歷叙天波家世，雖竟日可也。

三勝善談諧，能望文生訓。卽景生情，舊時臺規至嚴。諸名宿之臺步身段，場面說白，從不偶誤。一日扮一君主，鑾衛出場，例有內官四人執戟前導，入場分半而左右立。適其人荒莽，前一隊已分立，後隊竟誤投一方，成左三右一之式。三勝出，顧而怒，視以目，不覺不得已，乃於唱引後，忽增唱搖板云：這壁一個那壁三。京音讀同撒平聲，在花麻韻。還須孤王把他拉，唱畢牽其一以右之。臺上下均闕然失笑。不可仰視，其人亦慚沮自笑。逡巡去，場規本不應妄增，非謔劇亦不應打諢，惟重其名，又樂其敏，故觀者不以爲侮，反羣起而譽之。

陳彩林傾倒一時

同光間，上海有名伶陳彩林者，隸金桂園。其初居京師勝春奎班，班爲內監某所蓄。時彩林尙髻齡，以不赴某侍御召，侍御銜之，因劾宦官不得私蓄梨園。上疑其言，班散而彩林遂至海上，登場四顧，傾倒一時。

許蔭棠有許八齣之號

許蔭棠爲票友出身之鬚生。歌喉以寬宏厚實見長。宜於富麗堂皇之劇。尤以王帽著。每句拖音嫋嫋。歷久不絕。所以示其能力有餘也。惟所演之戲不多。有許八齣之號。在光緒中葉。負盛名。與譚鑫培孫菊仙汪笑儂埒。稱許老板。每劇畢出園。恆有多人圍繞。蓋以得瞻顏色爲幸也。

賈洪林痛詆端剛趙董

賈洪林。小字狗兒。受業於張勝奎。故一切規模。有酷似孫春恆處。又爲譚鑫培之私淑弟子。嘗與劉永春羅百歲合演全本烏盆記。卽摹譚派也。爲人豪邁不羈。光緒庚子。拳匪肇事。孝欽后與德宗西狩。一日。在天和館演罵曹。以時事改爲白文。痛詆端剛趙董輩。慷慨悲憤。不可一世。觀者爲之聲淚俱墮。

黃三演罵曹被杖

黃三演奸雄之劇最肖。嘗供奉內廷。與譚鑫培同演罵曹。黃演至修書黃祖一節。孝欽后遽傳旨笞杖。杖畢。厚賞之。曰。此伶扮奸雄太肖。不得不杖。而演劇如

此聰明。又不得不賞。

謝寶雲爲名角之配

謝寶雲。幼名昭兒。演鬚生。金水橋二進宮均著名。其發音蒼秀而高寒。倒板亢而圓。劉鴻升譚鑫培皆遠不及。如文家善用逆筆。雲垂海立。石破天驚。行腔之陡峻。並世無第二人也。然挾此異術。僅爲名角之配以餬口。亦可傷矣。

時慧寶有父風

時慧寶。吳人。父琴香。同治時。以善崑曲知名於時。並善徽調。與鄭秀蘭同師。皆有聲望。琴香尤善於酬酢。曾在某園演趕三關。皖人御史徐某置酒於臺欄上。以戲劇爲下酒物。而琴香遽浮一大白。同觀者爲之絕倒。慧寶長。有父風。父歿。家中落。綺春堂舊居之在朱茅胡同者。鬻於人矣。或謂之。慧寶憤然曰。父析薪。子不克負荷。非丈夫也。遂殫心竭慮。專習鬚生。所演如法門寺上天臺等齣。聞者無不謂其音節蒼涼。一空凡響也。

慧寶平居安貧自得。酷嗜翰墨。於名人碑帖。雖重值。必稱貸以購。尤喜大小篆。

每日折紙爲範。作數百字。然後治他事。

汪笑儂演新劇

舊劇伶人。編演新劇最早者。厥惟汪笑儂。笑儂名儂。字冷笑。亦字仰天。富有思想。兼善詞章。唱做之佳。猶餘事也。所編黨人碑一劇。乃採六如亭說部東坡逸事。略加附會。暗刺政府。而科白關目。亦能鼓舞觀者興趣。如在酒樓獨歎時。酒保誤蔡京爲菜心。司馬光爲絲瓜湯。謂蘇東坡有三弟。曰西坡南坡北坡。東扯西拉。詼諧有趣。至題詩一段。高唱連天烽火太倉皇。幾個男兒死戰場。北望故鄉。看不見。低聲私唱小秦王。長安歸去已無家。瑟瑟西風吹黯沙。豎子安知亡國痛。喃喃猶唱後庭花。腔調抑揚。不襲皮黃陳套。花字由低而高。延長至二十餘音。宛轉自如。尤爲難得。在專制政府之下。笑儂竟能排演革命戲。膽固壯。心亦苦矣。

宣統末。劉永春與汪笑儂均在濟南演劇。劉隸鵲華居。汪隸富貴茶園。以營業競爭。漸成仇敵。汪尙有涵養。劉則逢人便罵。輒曰。汪笑儂何能唱戲。一日。值某

會館堂會戲。主者以二人皆負盛名。強令合演捉放。劉去曹操。出場唱八月中秋桂花香句。改香字爲開字。唱罷。目視汪。汪應聲曰。棄官拋印隨他來。座客咸以汪之才思敏捷。歎賞久之。劉自是誓不與汪合演。而罵如故。

笑儂所演之劇。皆自撰。卽演舊有之戲。穿場唱白。亦與常伶不同。其演斬馬謖一劇。城樓一段。正板西皮及二六。一字一句。自出心裁。而不離出師表之大旨。入後。聞馬謖失守街亭。白云。當年先帝在白帝城託孤之時。曾對山人言講。馬謖爲人言過其實。不可重用。山人以平南之役。馬謖有攻心爲上之論。頗曉兵機。故每畀以重任。不想今日失了街亭。如此看來。知人之明。不如先帝多矣云云。此等念白。斷非俗伶所能夢想及之者也。

陸小香爲小生巨擘

小生之難。難於小旦。以腔與旦等。而須雜用寬喉。又戲兼武功者多。做工科誦。亦所在多有。故曠世得人無幾。此中巨擘。識與不識。咸推陸小香。小香南人。爲崑曲小生。亦善徽調。喉音與旦絕不相蒙。天然寬潤。是雄非雌。特與老生之過。

洪有別。一聞而卽知爲小生。與以旦唱充數者。迥然不類。其工力至深。崑曲臺步。日必按折遞演以爲常。且室懸巨鏡。日必作周瑜裝。臨鏡自照。凡一嘖一笑。必揣摩三國演義中之意義。達之於容。喜怒藏奸。必備一種少年英雄好勝卞急之態。且常伶冠插雉尾。往往掃眉盪口。左右不適用於用。甚或動而墜地。小香於雉尾用力頗勤。每一低頭。則其上作左右轉。盤旋上矗。如雙塔凌空。且不露挺頸努力之狀。縱有極力摹之者。亦僅能互逐並旋。欲左俱左。欲右俱右。絕無天東去而日西來。各爲軌道。如扶搖羊角之相對而舞者也。

德珺如由旦改生

德珺如爲穆彰阿之孫。酷好唱口。家人不能禁。監守之。輒逸去。初本客串。稱爲德處。以不謹故。銷除旗檔。後無所得食。乃遂入班爲優矣。其唱喉音絕佳。高響圓潤。無一不備。腔亦純熟。未幾改小生。頗能以意出奇。惟唱時故爲吐茹。喉際含蓄太過。多斷續哽咽之音。肆意急徐。無復規律。用喉如哨。論者比之唱灤州影戲也。

俞菊笙爲武生中鐵漢

俞菊笙者。武生中之鐵漢。性躁急。故以俞毛包見稱。毛包者。都人稱性暴之謂也。精悍無倫。力亦絕大。其演劇。出門上馬。盛氣如虹。勇猛精神。溢於眉宇。至唱時。凡樂工前場配脚等。小有不合。則以氣相凌。無絲毫之假借容忍。其登場演劇。同列咸有戒心。而裂冠擲帶拍案頓足。樂工不能依節和奏唱者對之頓足。卽爲痛誓其勢愈重者則誓亦愈深。

與面尋人尊親無異之事。仍靡日靡有。且胸挺眉豎。時時若有餘怒。故無論唱者觀者。皆

以毛包呼之。轉有不知俞菊笙三字爲其姓名者。其唱以挑華車一劇爲最得手。此劇場面身段。至爲繁重。愈後愈緊。叱咤生風。他人不待終劇。精力已疲。惟菊笙舉重若輕。無懈可擊。至揮舞緊急時。則如電閃風馳。直使人目迷神駭。旋唱牌旋舞。真能品也。

張八十張長保劇半入場

武生不尙翻轉。專講氣度及刀劍能事。有八十長保者。皆姓張。長於技擊。無論短衣盔靠。往往劇半入場。專以往來對敵揮舞捷密取勝。兵將多人。遞出奏技。

而兩人僅倚劍左肩。於從容大雅中。作一足之飛旋而止。

戲中謂之打飛脚。以上聲響而距高者。

衣髮不亂。氣宇雍容。不似時流之猱犬其身。與下把同其起伏。失大將體也。長

保且善扮悟空。長於超躍。並工崑曲。凡武場各種牌調。靡不能之。

武場牌調最多。

八十

體肥。不尚柔術。惟臺風偉麗。又揮劍戟如風。每出不過一二場。觀者已心滿志

足矣。

尙和玉有真能力

尙和玉。寶坻人。確有真能力之武生也。一步一躍。一擊一刺。皆具有尺寸。妙合

音節。或獨立如夔。或平翻似燕。從容穩練。絕無努力喫重之痕。不偏不陂。適可

而止。每唱拿高。登金錢豹等劇。伶人均往竊視。察其舞弄。作何花式。臺步作何

尺度。急徐間若何與金鼓相應。蓋以其學力深至。悉具老成典型。固非後生專

恃質敏力裕。猝欲學步者所能也。有時繪面演四平山。扮李玄霸。其雙錘在手。

重若千鈞。轉動有時。低揚有節。每擡足。則靴見其底。

戲中謂之亮靴底。非足擡平不見。

每止

舞。則樂終其聲。

戲中謂之傢伙眼。

且盃靠在身。略無紊亂。平翻陡轉。全符節拍。未事時

不形匆遽。已過後直若無事。然種種藝能。多出於崑曲中牌場舊式。而從心化之。用得其當。固不獨以一劇一藝顯也。

張占福獷悍矯捷

張占福。卽張黑。爲開口跳。獷悍矯捷。其演盜銀壺九義十八俠大蓮花銅網陣。殊有江湖豪俠氣概。

生日演劇被斬

光緒中葉。方照軒軍門曜。威震粵中。有謂其過嚴者。其鎮潮州時。嘗觀劇。粵劇向多男女雜演者。適某優夫婦飾生日。同演一淫戲。備極嫖狎。方叱下。卽於戲臺前斬之。

朱四芬柔情綽態

道光時。京師有蘇旦朱四芬者。年十四。與徽旦中至美者劉愛紅。並稱第一花。以劉長一歲。人又呼朱爲亞紅。有倪姓者。入都應京兆試。狎之一日。開筵宴客。令朱佐觴。柔情綽態。四座睥睨。命歌藏舟劇小坡羊一曲。此曲本哀感者。其起

句爲淚盈盈做了江干花片。朱慮聽者不歡。櫻喉乍啓。一笑嫣然。客有裊周郎癖者。乃口占一絕調之曰。看花燈下愛花明。花爲人看花有情。粉面春風年十。樽前笑唱淚盈盈。朱曰。殆謂歌此曲不應笑耶。因又唱跌包劇紅衫兒一曲。噉喉淒涼。神色慘至。合座傾聽。不覺泣下。倪至挽其頸令勿再唱。而客亦傾倒備至矣。

旺兒爲花旦

同治初。京伶旺兒。爲茶寮中捧盤童子。面白皙。性儇巧。遂爲好事者憇。憑入鞦韆。部爲花旦。振動一時。趨之者如蟻附羶。其唱以黃腔爲最工。惟步武不中繩尺。蓋未從師之故也。

張三福性坦易

蘇州張三福。字梅生。同治初之京伶也。所居曰月新堂。性坦易。貌姣好。而眉黛間常若有恨色。演刺虎最工。亦以其愁眉雙蹙相稱也。頗解作字。淨几明窗。雜陳古帖。兼之魚盎花餅。殊覺別饒清趣。

夏天喜長身玉立

夏天喜。字秋芙。揚州人。同治初之京伶也。長身玉立。回眸一笑。觀者恟恟不能自持。王蘂仙與夫喜美豔相匹。蘂仙固是好女。天喜則近於蕩姬矣。蘇長公謂食河豚值得一死。蘿摩庵老人謂天喜儻是女子。爲我作妾亦值得一死也。所居曰裕德堂。或贈以楹帖曰。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

杜蝶雲爲生末淨

杜蝶雲。蘇州人。同治時之京伶也。所居曰玉樹堂。初扮旦。後則生末淨恣意爲之。偶飾吐火判官。觀者譁訝。蓋聰穎人也。

沈芷秋舉止灑落

沈芷秋。蘇州人。同治時之京伶也。所居曰麗華堂。舉止灑落。矯矯不羣。工崑曲。靜細沈著。不作浮響。每一轉喉。座客肅聽。無復喧呶。一聲初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蓋芷秋之度曲。有琴理焉。其在春華堂時。齒方稚。時有中書舍人吳某悅之。欲購爲侍史。力不能致。竟吞生鴉片以死。

周稚雲質麗神清

周翠琴。字稚雲。蘇州人。同治時之京伶也。質麗神清。有藐姑仙人之目。未久告殂。知與不知。莫不嗟惋。有以聯輓之者曰。生在百花前。萬紫千紅齊俯首。春歸三月暮。人間天上總銷魂。蓋稚雲以花朝前一日生。而其卒也正當春盡耳。

朱蓮芬爲潘文勤所眷

潘文勤公少年鼎貴。悅歌童朱蓮芬而眷之。故其所作之詞。多詠蓮華。託興綿邈。蓮芬子幼芬。風貌亦楚楚可人。唱青衫子。雖平平。而舉止嫺雅。猶是承平故態也。

侯俊山顧盼自喜

侯俊山。卽老十三旦。張家口人。同光間在京聲震一時。穆宗殊嬖之。同治某科鄉試。御擬試題君子坦蕩蕩。卽隱十三旦。坦字爲十。爲一。爲旦。蕩蕩則含有兩旦字之音。合之爲十三旦也。其八大錘舞雙鎗。五花八門。到底不懈。顧盼自喜。遊刃有餘。蓋以秦腔花旦而兼武生。爲楊小樓所不及也。

田桂鳳負盛名

京伶之貼中巨子曰田桂鳳者。負盛名。每唱。則舉國若狂。奔走恐後。貌清麗。微削。兩睛畧露兇光。爲美中不足。其扮戲。以閨門有情致者爲妙。如拾玉鐲鴻鸞喜是也。

田善裝束。每登場。必有數人伺應之。梳髮者。貼花者。著衣者。夏則揮扇者。冬則持爐者。且篤嗜阿芙蓉。臨演。非二人更迭裝置。不可。其妙在身材婀娜。穠纖修短。雅近婦人。而冠服釵鈿。又至精絕華。蓋皆自出心裁。製從新式。故益動人目。扮時一釵一髮。加意安排。鬢若刀裁。眉經新畫。衣裙合度。珠翠盈頭。於一容字。備極工細。故好之者衆。雖姍姍遲至。衆頗耐之。

田性驕。向例末劇皆演冑子。後則有老生作殿者。貼則僅在中劇。自田出。而貼乃爲後勁焉。其睡起最遲。雖夏日亦及暮。光緒癸巳壬辰之際。與譚鑫培同主春臺部。故多與之配戲。譚到已晏。而有時猶須待田。及劇止場終。往往柳梢月上矣。田以多得貴人眷。頗致富。

楊桂雲善扮貼

楊桂雲字朵仙。體胖。善扮貼。面橫闊。多酒肉氣。喉帶北鄙殺伐之音。半啞而近
豹。故長於作潑悍劇。最佳者如雙釘計。如送盒子。如馬四遠開茶館。其猛如雌
虎。極奸刁兇淫之致。而又詞鋒鑿鑿。層出不窮。他人爲之。無狂厲至此者。次則
如殺皮十二紅。南通州等劇。凡謀夫害子爲淫婦而具兇悍性者。舉能效之。善
哭善笑。面備春秋兩氣。見所歡。惟恐不盡其歡。見所惡。惟恐不恣其惡。頑婦情
態。描摹入細。且每至逞兇時。心亦似餒。而必強囁所歡爲無丈夫氣。挽袖登床。
抽刀便斷。至此聲色俱厲。喉皆變徵。若惴惴而強以自支也者。及至訟庭對讞。
詞勝則上逼官府。詞敗則雜以詼諧。刁狡淫兇。可歎觀止。

胖巧玲工貼劇

胖巧玲。一作鈴京師人。以貼劇著。體貌厚重。扮相化妝之後謂之扮不佳。而舌

具燦花。如嚶嚶鶯聲。囀於花外。長言短語。妙合自然。如胭脂虎中之史鍾玉。浣

花溪中之任容卿。說白皆駢語雅辭。與尋常科白不類。常伶不諳文義。按圖索

驥。如拙童背書。斷續梗塞。文理全失。且又多引古書古語。滿篇之乎也者。讀頓頗難。稍不留心。全無收束。如容卿道白中之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數句。更爲難讀。非畧通文義。以精神貫之。殊無可取。巧玲貌雖不颯。而心有靈犀。於諸劇雅詞。不啻若自口出。以此見賞於上流人物。不以環肥而少之。某邸與巧玲善。其卒也。某往送其喪。而懼人之指摘也。乃便衣步其後。兩僕捧衣冠從焉。某侍郎聞而笑之曰。此頗似紅樓夢中賈寶玉在芙蓉池上祭晴雯時也。某邸聞之。不以爲忤。猶服爲雋論。

于紫雲爲旦界名宿

于紫雲。鬚生三勝之子也。爲旦界名宿。其唱聲柔脆而堅。絕非後輩虛浮一派。去臺遠坐。字音絕清。彩樓配御碑亭趕三關祭江別宮坐宮盜令等劇。皆委婉動人。晚年稍近游戲。好演虹霓關一劇。效婢子裝。見夫人與伯黨論婚。腹誹眉語。方隻手擎盤茗而出。見之而怒。乃啣杯而指弄其盤。迅急如風。官體並用。喉仍作唱。其唱西皮二六一段。至自古常言講得好最狠狠不通婦女心腸等句。

子字酸心。針針見血。觀者點首太息。深入人心。四十以後。不恆登臺。以常奔走。運官貴人之門。能鑑別古器。遂以販鬻古董爲業。頗致富。如端忠愍公楊文敬公。皆常與講論金石。購覓書畫者也。其子小小于三勝。能繩祖武。年十三四。卽登臺演李陵碑等劇。饒有家風。老輩見之。謂尙不失三勝舊範也。

一汪水爲戲中嬰寧

一汪水。京師金店藝徒也。性蕩。好作婦人妝。梨園中人有導之入班者。龍門一登。身價十倍。以日波韶秀。體復清潤。故有一汪水之稱。其姓名不可得而詳也。扮戲專重淫蕩一流。如賣胭脂戰宛城。以色身示人。備諸褻狀。做工唱工。舉所不講。戲規本以笑場爲大忌。水蕩極。故多笑。笑而近美。故人不以爲失場。轉樂觀之。凡與配戲者。必以金店爲諷。都門金店。皆筭捐納銓選等事。偶演得意緣等劇。生爲旦按摩。原本以赴京應舉爲講。以水故。輒以到京捐納爲言。臺下適有此賈。怒將用武。而水不爲辱。亦不還答。每聞妙謔。輒以巾掩口。笑不可仰。倍騫韻致。論者稱之爲戲中之嬰寧也。

時小福唱青衣

時小福。吳人。唱青衣。名出于紫雲常子和上。素與宜興任筱園制軍道鎔善。光緒辛丑。任以山東巡撫陞見入都。與時遇。時已鬢髮滿頰。久不登場。任再三強之。乃爲之剃鬚而唱。落花園一折。酬以三千金。不受。

王瑤卿有名貴氣

王瑤卿。少時姿首。不過中人。而有一種名貴氣。盛飾衣冠。儼然貴族。與譚鑫培同供奉內廷。有青衣叫天之號。孝欽后甚眷之。每頒賞。必與譚埒。故頗饒私蓄。

姜妙香擅名一時

姜妙香。以青衣小生擅名一時。頗孤介。工繪事。其妻。國色也。至劇場觀劇。爲僉五所見。百計奪之。妙香竟不能與爭。遂鬱鬱得咯血疾。乃輟演。杜門不出。一意畫蘭。嘗自題其端。有幽花只作閉門香之句。

旦之諸名角

閨門旦。須有貞靜氣。當推田桂鳳。王蕙芳。姚佩秋。亦差近似。頑笑旦。須有潑悍

氣。當推楊桂雲及五九。刀馬旦須有富麗氣。如反延安馬上緣破洪州之類爲貼劇非武旦劇也短衣按鬢者方旦爲武。當推楊小朵及蕙芳。粉日須有淫蕩氣。當推一汪水及桂鳳。此外則專重說白。如胭脂虎玉玲瓏浣花溪下河南等劇。固全以長舌取勝也。

五九爲張樵野所眷

五九爲光緒時京師之美伶。張樵野侍郎蔭桓嬖之甚。嘗招之至家。使改婦人妝。侍左右。日酬以五十金。令家人僕役呼之爲少奶奶。久之。亦遂視之爲少主婦也。

楊小朵爲武子彜所眷

武子彜。滇人。任江西知縣。嘗以解餉入都。睨楊小朵。桂雲之子流連久。囊金罄盡。則爲小朵司簿記。小朵呵叱如僕役。子彜安之。怡然若甚樂者。後其同鄉以子彜迷溺玷鄉譽。迫小朵逐之。不得已。回贛。每語人云。吾平生最愉快者。獨爲小朵司會計時耳。

想九霄屢受辱詈

想九霄卽田際雲。色藝兼優。風流籍甚。而屢爲士大夫所辱詈。工部郎中龔才傑。口角鋒利。偶於會館堂會中。見九霄至。筵前請安。輒呼之爲兔兒。九霄聞之。反身卽去。是日九霄應唱之堂會戲。竟排而未唱。遣人往催。則語來人曰。想九霄爲供奉王爺之人。非爾等窮措大之玩具。會館中人竟無如之何。未幾龔竟爲御史所劾。去官。文芸閣學士亦以其驕而惡之。嘗詈之爲忘八旦。聞者謂此語可爲想九霄三字之的對。其後竟以弄權納賄。怙惡縱淫。奉旨拿辦。忘八旦三字。不意成爲考語矣。

寶珊秀美天成

光緒中葉。京伶顏色最麗者。有寶珊。秀美天成。扮賣餚餚。拾玉鐲等劇。唱做不必甚工。而能使人目注神癡。其麗可想。每出入園市。隨而環視者。如蜂屯。如蟻聚。後得故舊提攜。改節讀書。爲人記室以終。

朱素雲美秀而文

朱素雲美秀而文。工書善歌。光緒甲申以前。猶未露頭角也。然李蓴客侍御慈。

銘識之於前。樊雲門方伯增祥眷之於後。而尤爲陳小亭所暱。小亭。戶部書吏。十家饒於財。暱素雲最早。飲食宴處。悉在其家者十年。素雲性揮霍。皆小亭所供。既竭其藏金。復售屋得三四十萬金以繼之。

謝寶琨放意怠工

謝寶琨唱老旦。喉調尙佳。入內廷供奉。孝欽后聞而賞之。遂膺每劇二金之賜。內廷賞賚有等以大遞加謝以初唱卽獲慈賚。榮而自驕。放意怠工。唱日以退。甚至有走板失調之弊。再入內廷。遂被逐。

四十花門最多

四十者。京師四喜班有名之武旦也。傳槍轉棒。花門最多。如唱蟠桃會嘉興府等劇。或多人互擲齊拋。或一人單轉雙弄。奇而不亂。緊而不乖。金鼓和鳴。使人目炫。拋擲一類。戲中謂之傳傢伙。轉弄一類。戲中謂之撚鞭。非水到渠成者不辦。手目偶疎。便虞閃失。場面一失。全節俱墮矣。而四十獨無之。

余莊兒色藝均備

京師武旦自四十以後。效顰者多。卒不能至。惟余莊兒技與相埒。莊面整意侈。善歌。且工技擊。矯矯不羣。士大夫好與往還。頗負時譽。自編新戲多種。以十粒金丹爲最。莊扮十三妹。挺然有女丈夫風。奇技俠情。見者心醉。其於傳弄各式。亦精熟圓緊。爲武旦中色藝均備之材。光緒朝。供奉內廷。德宗頗賞之。一日。在大內演十粒金丹畢。未解妝。德宗召至內殿。攜手顧隆裕后曰。此子可稱文武全才。隆裕以其近御坐。大怒。將訴之。孝欽后上懼。乃以莊所佩倭刀爲眞者。將律以御前持械罪。揮之出。曰。送刑部。莊遂賄部吏。報病故。不敢復出。京中謂之報黑人

兩陣風翻轉凌蹕

兩陣風。不知何許人。由秦腔改入徽班之武旦也。其柔術精絕。翻轉凌蹕。倒行旋舞。種種新式。均非常人所能。與武丑張黑演賣藝。各奏所能。皆矯然不落恆逕。

何桂山有鐵喉之目

何桂山。卽何九淨之名角。有鐵喉之目。曾與程長庚配戲。長庚亦服之。其喉之高響寬洪。罕與倫比。隨用隨至。從無一時音閉或唱久稍疲者。惟其人爲登徒一流。男女色靡不篤好。每日演劇畢。卽挾資爲冶游。或與同班旦貼之流。相期於南下窪之蘆中。以下畫。俗稱伶與伶相偶者。謂之同單。單者。北人呼衾之謂也。桂山之同單。多至不可紀數。有財則散之。無則取諸其偶。人以其誠直。多樂就之。性又好酒。靡日不醉。酒色戕伐至甚。而喉固不失其佳。至老。其好不衰。而其唱亦不衰。異材也。

桂山之演劇。不落恆蹊。而天性躁急。每日興至。則入園。入園。卽扮演而出。或時已晏。而壓胄子不爲榮。時或早。而頭三齣。亦不爲辱。持錢而去。每不知所之。其唱純取中聲。無一字一句。不在至響極高之域。雖園廣數畝。樓高數仞。座客仰而靜聽。雖至遠者。亦如覲面促膝。聲聲如在左右。每一放響。誠有貫耳如雷者。惟唱之遲早。難以預定。聞名而來者。午飯稍延。及到園而已去矣。何本崑曲能手。後以樂工配角不備。佳劇亦不能多。惟鍾馗嫁妹。五鬼鬧判等。爲都人所

篤嗜。前場隨手及各勛斗虎。戲界謂赤身朱褲專打勛斗之下把每戲或四或八者謂之勛斗虎。經其教演。尙流傳未絕。且此兩劇皆他人所斷不能爲者。桂山死。遂成絕調矣。

李牧子爲淨界大家

李牧子。京伶淨界中之革命大家也。自李出而黑頭之唱一變。其唱以鼻音正音兼用。花腔最多。峭拔鏗鏘。頗足娛耳。如天水關中姜維一段。御果園中敬德一段。皆燕市人人所效慕者。然學之不善。輒陷爲輕薄子。花腔過多。必至無腔。滑調過多。轉不成調。故自李之後。卽謂淨界無人。亦無不可。

錢寶峯唱做並佳

錢寶峯以鼻音勝。尤能一嘯震人。劇中謂哇呀直如海浪簸舟。人身爲之起落者再。聲巨至此。疑古人嘯旨。不外是矣。其唱以兼戲謔者爲最佳。正唱如沙陀國取洛陽。兼謔者如白虎帳。即斬子中之焦贊。大名府中之李逵。岳家莊中之牛皋。極魏徵嫵媚之長。有阿叔不癡之概。光緒中葉。年已六十以外。頭童齒豁。猶能發巨響以驚人。淨以繪面爲難。其花色極精極細。從前師弟授受。有專譜備載其

式。謂之臉譜。寶峯固以繪面見長者。唱做並佳。各藝咸備。亦淨界之名家大家也。

金秀山爲淨角第一

金秀山。京人。咸同間。在某部爲官役。官役者。專伺官吏而司奔走者也。操作之餘。恆引吭高歌。聲若洪鐘。聞者咸驚異之。謂之曰。若之藝。宜可以雄長曲部。睨一世。豈懷才而以潦倒終耶。秀山心動。於是毅然辭役。而師何桂山。藝成。隸嵩祝成班。當是時。有小穆者。名淨角也。銅錘架子。無不擅長。與孫菊仙同隸嵩祝成。秀山親炙其緒餘。益致力於銅錘。其藝乃駸駸乎駕諸名淨而上之。勝春同春四喜先後立。秀山實終始其事。光緒庚子拳亂後。同春蹶而復起。秀山在其中。與譚鑫培偕。論者推爲淨角第一。其爲劇也。雄壯沈着。端凝渾厚。暗鳴叱咤。四座爲之震驚。晚年則蒼勁更甚。凡就聽者。莫不爲之神往。

小穆用鼻音

小穆。卽名淨穆鳳山。黑淨唱腔之用鼻音。小穆實作之俑。蓋以氣弱。遂藉鼻孔

出氣以取巧也。將登場。輒先以煙酒大麥之屬遍餉後臺小角及前臺之看座者。令俟其出臺皆爲之喝采。梨園中人之不滿於小穆者。僉謂小穆之享名卽由於此。

劉鴻聲唱善用氣

劉鴻聲。京師鬪闌中人也。以喉佳。能摹擬諸家唱法。人爭譽之。遂入班。唱黑頭。多翻新調。聲名鼎鼎。見重一世。惟酷好酒色。兼容併包。夜無虛夕。積久體不支。兩脛竟廢。失業貧甚。基庫李某憐之。輿至其家。爲之飲食醫藥。期年漸起。久之遂能步。後竟杖而行。未幾大健。復能登臺。惟略跛耳。李年老而慈。於劉有再生恩。劉遂父事之。初出。猶止宿其家。後乃自爲室。而仍間日往省。李亦時時顧之。事無大小。多秉命而行。性絕驕。園人不能御。惟李可以強之。每近色。則李之所以防而戒之者嚴。故不至橫逸。其技之進。皆李左右之也。

劉病起。氣較弱。以淨用力多。改唱生。而生唱中仍時時雜以淨。蓋習之久耳。其唱響脆高洪。以善用氣。故能延極長之聲。雖時以太過取譏於人。而音之充滿。

究特異於衆也。

劉趕三敏於口

京師名丑之有白有唱諧正兼行者。前有楊三胖丑。後有劉趕三。趕三敏於口。片語能歡座人。如扮闖山中之周鼎。查關中之娑羅院。皆盡掃陳言。獨標新諦。扮貼者舌戰少弱。爲所窘者不知凡幾矣。

劉於崑曲徽調皆能之。居常一驢一笠。往來長安市。唱探親相罵時。卽以其驢上臺。驢亦熟諳臺步。不異蕭梁舞馬也。惟詈人太過。往往口給取憎。然性至本強。屢辱不改。肆口傷衆。受桎於巡城御史署中。溺桶旁者屢矣。後以獲罪親貴。頗知悔。漸謹飭。每行。見車有前導者。則鞭驢避道。或喝問之。輒下騎。去頂上所盤髮辮。垂手。屈一膝作禮。敬對曰。小的劉趕三。其人乃大笑而去。

羅百歲爲丑界翹楚

羅百歲。京師人。專唱丑角。而唱工特勝。能效汪桂芬譚鑫培各音。故於丑界爲翹楚。說白清利圓穩。有真能力。做工臺步。靡不精到。扮蔣幹。扮賈貴。均爲人所

難能而獨唱拾金之聲調之佳。合唱活捉之臺步之敏。更不可復得。固非以專工俚語。便可作丑也。

羅與秦腔老生十三紅最莫逆。蓋羅初甚窘迫。十三紅與有解衣推食之誼。迨羅聲譽既起。同輩爭與交好。羅輒不爲禮。問之。則曰。十三紅與我不同道。愛我而好我。若此。是真知己也。若輩回想前數年待我如何者。可以休矣。

趙仙舫滿口新名詞

趙仙舫。名丑也。以降準故。人以大鼻子呼之。

部中好作此類諧稱。如從前名丑大骨頭之類。奇稱甚多。

齒牙

伶利。語妙如環。光緒庚子以來。海內尙新學。趙頗通文理。專以新名詞見長。每登臺。改良進化諸名詞。滿口皆是。妙在運用切合。不知者或誤以爲東瀛負笈歸也。宣統辛亥以前。病死京師。後遂無繼起者。然滬伶之似此者。則較多。固不僅夏月珊。夏月潤。潘月樵諸人已也。

草上飛張黑之縱躍

草上飛。張黑。京師武丑之曠世罕有者也。皆捷如猿猱。迅如飛燕。任意翻倒。隨

情縱躍。唱三上弔時。貫索兩樓之顛。由臺飛跨而上。或往或來。或倒懸。或斜絆。或踞坐其上。或徐步其端。最後以髮掛而口啣之。掣令其身上下。此二人所並能者也。

早上飛不知其姓名。以鯉魚打挺爲最奇。平臥於地。初則身高五六尺。次八九尺。再則一丈以外。每下復落於原處。不知何由運力也。張黑幼習拳術。毆人亡命。遂入梨園。其得意者爲賣藝三上弔等劇。能以手拍圈椅兩足。躍而登。旋翻而上。卽以手持椅。與之同翻。以椅之足爲其手。足起則椅落。椅起則足落。憑空掙其半身。翻騰自若。後以樓上有人議其微瑕。飛而及樓。將與尋衅。未至樓。而人擲以茗具。顛遂傷脛腰。不復能奏奇技。一從事於說白。輒演盜御馬中楊囊武之類。以自矜異。

昭容雪如觀高宗

高宗南巡至清江。曾召女伶昭容。旋以鈿車錦幃送揚州。賜玉如意粉盞金瓶。綠玉簪赤瑛玉杯珠串諸珍物。又有雪如者。高宗嘗以手撫其肩。雪如乃於肩

上繡小龍。以彰其寵。

黃翠兒色藝冠時

黃翠兒。字綠筠。嘉慶初之常熟女伶。王天福妾也。初大婦三胖子遇之虐。旋以色藝冠時。舉家仰食於翠。始善視之。山陰童杏浦見而傾倒。留頓浹旬。欲以多金贖之。翠亦願奉杏浦盟。格於勢。未果。而遂有小玉奴之事。小玉奴者。天福之媳。早歲曾適童姓。繼歸於王。亦以脂粉爲生。其父母知之有年。一旦訟之。有司意欲別售富室子。事本與翠不相涉。有以讒言進者。將居翠爲奇貨。遂被逮。時翠方娠。杏浦爲之上下營救。始以疾放歸。驚心甫定。懷珠遽隕。風雨梨花。幾經摧折矣。

先是有河南某丞慕翠名。思購爲妾。某素漁色。且自頂及趾。無雅骨。翠百計辭之。僅而獲免。會以訟餘養疴江寧。某又極於所往。覘翠孤弱。將劫之以行。翠闔戶悲號。截髮以誓。事乃寢。比其反也。歲聿云暮。天福夫婦方以訟事破家。不能自存。翠雖心乎杏浦。而身處窘鄉。義難愬然以去。且天福夫婦亦不欲遽捨此。

錢樹子也。遂不果。時杏浦館安宜。歲時問遺。常不絕也。

大寶齡氣象崢嶸

大寶齡。廣陵人。面目開闊。氣象崢嶸。一洗青樓冶蕩之習。舊在揚州演劇。扮大花面。聲若洪鐘。紅樓夢中之葵官也。同治初。至江寧。或嫌其過於豪放。解之者曰。柳耆卿曉風殘月。與蘇長公大江東去。並美詞場。何必嫋嫋娉娉之爲是。而錚錚佼佼之爲非乎。

張桂芳演女劇

光緒初。滬有女伶張桂芳者。專演女劇。其女芷香能繼之。則扮小生官生角色。

周處演御果園

滬有女伶曰周處者。以唱淨著。一日。有豪客臨劇場。使演御果園。語之曰。果能袒裼登臺。當以巨金爲犒。蓋御果園中之飾尉遲恭者。每赤身出場。客故云云。周利其金。竟從之。其實周登臺時。有長尺許之假鬚。披拂胸前。兩乳被掩無跡。此外雖袒以示人。原無別於男子也。

金月梅以做工勝

女伶金月梅初以晉人而久居南方。故柔媚如蘇杭佳麗。其於戲。用心甚至。每扮一角。必有所揣摩。或貞或淫。或悲或喜。或賢妻慈母。或靜女妖姬。傳意傳神。惟妙惟肖。大抵尤以悲惋有情致者爲最得手。且以識字。能閱小說。往往自排新戲。如演占花魁中之花魁。怒沉百寶箱中之杜十娘。抑鬱牢騷。儼同實事。初著稱於海上。一時名士。頗有欲納之者。且月梅有戲癖。悲歡一發於戲。故揣摩能工。後嫁僮伶李長山。致富數十萬金。蟄居津門。母喪後亦不復出。女伶以做工勝者。惟此一人。惟做戲過近人情。口白亦流走太過。似新戲非舊戲。於戲界究爲別派也。

謝珊珊演彩樓配

光緒癸卯冬。御史張元奇以某貴人狎妓。有失大臣體。具摺嚴參。蓋某美丰儀。喜狹邪游。南妓謝珊珊至京。某宴客於城東餘園。招之侑觴。酒酣。就餘園劇場演劇。與珊珊合演彩樓配。爲張所聞。據實上奏也。其父某方綰樞要。怒甚。遂令

南營將士悉將妓館封閉數日以示懲。

王克琴有得意之作

女伶王克琴在津亦以技名。惟喉音過尖。唱頗刺耳。性頗暴。往往於臺上詈人。特尙能京語。較津音略佳。演雙釘計等劇。兇猷大張。習與性合。亦爲得意之作。他如翠屏山。梵王宮。浣花溪。或尙做工。或尙態度。或尙口齒。均能近似。然欲以名家。則尙遠也。

楊翠喜長身玉立

天津女伶。以楊翠喜爲最著。實亦浪得虛名也。以親貴某見而垂青。經臺垣一疏。遂傳不朽。某旋即內不自安。上疏請解職。疏略云。臣系出天潢。夙叨門蔭。誦詩不達。乃專對而使四方。恩寵有加。遂破格而躋九列。倏當時事艱難之會。本無資勞。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無多。遂至人言之交集。雖水落石出。聖明無不燭之私。而地厚天高。踟躕有難安之隱。所慮因循戀棧。貽衰親後顧之憂。豈惟庸懦無能。負兩聖知人之哲。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再四思維。惟有懇請開去一

切差使。願從此閉門思過。得長享光天化日之優容。倘他時晚蓋前愆。或尙有墜露輕塵之報稱。

翠喜貌本平平。惟長身玉立。有弱柳迎風之致。觀者重之。其唱口不佳。說白亦僅平穩。原籍本文安。稍長。從母鬻技津門。居常不與人往還。尙守伶界清律。麤商王五夤緣得近之。旋與之約。以三千金貯之金屋。乃與有交。事定。適貝子至津。觀之而善。以佳人難得爲歎。爲翠喜所聞。恐入侯門。遂急踐五之約。得半價。其母挾以返里。料量田宅而歸。五遣人伴之。雖來往過都。實未駐足。更無入府復出之事。至津卽歸於五。每梨園演劇。時與諸姬往觀。人多識者。疏中所云水落石出。卽指此也。

恩曉峰舉止大雅

恩曉峯。幼讀書。酷好聽戲。心領神會。於名伶所長。咸能默悟。及長。遂獻藝梨園。唱工摹譚鑫培派。間有孫菊仙汪桂芬之餘音。鎔冶旣久。自樹一幟。舉止大雅。恰合鬚生臺步之佳。猶其餘事也。

尤鑫培爲吳綬卿所眷

吳綬卿中丞祿貞督辦延吉墾務時。佩邊防大臣印駐節瀋陽。跡弛自憊。朝飲
鑿血。夕走脂坡。歌臺舞榭中。無日不有其蹤跡。尤賞女伶尤鑫培。尤以天媚蜚
聲一時。既受吳眷。名益著。未幾。以五千金聘之而去。宣統辛亥秋。石家莊之變。
吳旣被害。尤在津門。仍操故業矣。

金玉蘭夙慧

自鮮靈芝由津入都。而京都始有女伶。於是楊翠喜劉喜奎相繼而往。未幾。而
金玉蘭亦至。玉蘭本貧家女。或曰京師人。或曰揚州人。不可知。父早死。其母攜
之寓天津。與下天仙戲園鄰。時翠喜方馳譽津門。其出入也。怒馬澤車。裝飾眩
麗。潤色并及其母。而玉蘭之母豔之。乃以玉蘭師某伶。教之劇曲。學秦腔。玉蘭
夙慧。未一歲。卽通其技。合拍中節。遂登場演劇。久之。名噪甚。有某將軍者。深賞
之。乃出二千金。爲之梳櫛。

宣統辛亥。改革事起。吳綬卿死於灤州。六鎮兵譁。天津亂兵亦乘機搶掠。伶人

星散。玉蘭與母逃之鄉。途爲亂兵所掠。見其母老。欲戕之。玉蘭力求免母。願殺己以代。兵憐而從之。仍挾母女行。俄有二卒尾至。相與擁玉蘭入道旁叢塚間。欲遞淫馬。方纏縛間。玉蘭視旁一卒。若有不然色。乃急呼曰。某叔。豈忍視我辱耶。卒於劇場中固識玉蘭者。乃大呼起斥衆。不當行強凌一弱女子。且謂此吾盟姪也。何可污。於是衆謝不知。以玉蘭付卒。卒脫玉蘭衣飾與衆。攜之俱歸。玉蘭深感卒義。拜爲義父。且告卒以某將軍視己厚。倘語之。必可得濟。時某將軍駐兵近畿。卒持玉蘭手書詣之。將軍大動。出金令二人偕卒往。慰玉蘭。并召之。自此玉蘭遂寓將軍所。卒亦得玉蘭力。補伍。將軍欲納玉蘭。而母望奢。將軍不能如所欲。因不果。

樂枝爲趙秋谷所眷

五〇

袁子才評廣潮船妓

五八

主素爲趙秋谷所眷

五〇

琳娘風韻天然

五九

與珠乘趙秋谷於醉

五一

桂姐不苟言笑

五九

金錢爲趙秋谷所眷

五一

濮小姑爲吳韻雲所眷

五九

李笠翁目王再來爲韻友

五二

曾春姑爲金聽濤所眷

六一

荷秀婉媚可人

五二

郭十娘爲金柳南所眷

六二

秋桂多子改子著於時

五三

郭紐兒眉目韶秀

六四

郭心兒爲武狀元

五三

石姑小娜爲陳雲所眷

六五

二湯爲一雙璧人

五三

周公子爲妓所給

六五

土秀瑛姿首清妍

五四

妓餌老翁

六六

月上翦髮贈客

五四

商寶意懷金陵舊游

六七

陳銀兒亭亭玉立

五五

王香柳清麗

六七

趙小如神閒貌婉

五五

陸小玉丰韻天然

六八

董三天然韶令

五五

李倚玉白晳而順

六八

許壽子如閨秀

五六

周新官黑而津

六八

朱大爲袁子才所眷

五六

趙某官溫婉而捷給

六八

馬如蘭爲袁子才所眷

五七

李新官吐辭佻爽

六九

金三姐爲袁子才所眷

五七

程月娥玉淨花明

六九

蕊山爲袁子才所眷

五八

舒徵雲認繭書爲卿觀

六九

楊福齡春容大雅
 楊多子爲人所珍戀
 蘇綠珠諳素女術
 王倚紅動止無俗態
 大丕潔而妍
 麥大安善談謔
 廣州有揚幫妓
 蔣伯生日爲平康游
 寶釵爲方潘所眷
 容憐餌陸某
 素芳爲清淮賈人所眷
 姚修竹慕李杰
 趙梅卿車馬盈門
 鳳雲爲應敏齋所眷
 三姑娘爲載廉所眷
 王壬秋以十五齡女郎侑酒
 喬氏蓄錢償娼家
 安月娥著艷名
 陸蘭英垂髻名重

| | | |
|----|----------|----|
| 七〇 | 袁雅琴色藝超倫 | 八四 |
| 七〇 | 韻珊美艷絕倫 | 八五 |
| 七〇 | 大金鳳舉止溫雅 | 八六 |
| 七一 | 岳蘭史媚慧 | 八六 |
| 七一 | 李芸負盛名 | 八七 |
| 七二 | 張少卿色藝冠一時 | 八八 |
| 七二 | 陸愛寶楚楚可憐 | 八八 |
| 七三 | 妓爲情死 | 八九 |
| 七三 | 香雲爲徐宗海所眷 | 九〇 |
| 七四 | 徐瑞卿創小雙擋 | 九一 |
| 七六 | 王翠雲丰姿綽約 | 九一 |
| 七七 | 德仙欺金某 | 九二 |
| 七八 | 雙鴛爲吳樵珊所眷 | 九三 |
| 七八 | 林愛官爲雍某所眷 | 九四 |
| 七九 | 小玉紅如太原公子 | 九五 |
| 八〇 | 素絹秀色可餐 | 九五 |
| 八一 | 王寶珠頤立亭亭 | 九五 |
| 八三 | 蘅香舉止瀟灑 | 九六 |
| 八四 | 鳳仙談秦淮舊事 | 九六 |

李如蘭為三人所眷

九七

楊氏賣娼異國

一一一

雙鳳願許某收尸

九八

秋玉蟾賣娼異國

一一四

傅二寶屬意楊某

九八

洪奶媽與婦女曬

一一五

婢三嫁而終於娼

九九

林秀球笑容可掬

一一五

李佩蘭苛於選客

九九

小林寶珠之榮哀

一一六

吳純香色藝兼勝

一〇〇

張純卿私通圍人

一一六

李三三美而艷

一〇〇

李蘋香楚楚可觀

一一六

左紅玉享盛名

一〇二

楊妃榻肥白如瓠

一一七

陸月舫為王紫詮所眷

一〇二

傅彩雲久著豔名

一一七

萬人迷工內媚

一〇三

玉芙為蘇某所眷

一一一

小蘋果為陳會佑所眷

一〇四

金菊仙為吳彥復所眷

一一二

金小寶有吳娘本色

一〇四

陳某設妓寮

一一三

林黛玉為曲中祭酒

一〇五

胡寶玉久著豔名

一一三

陸蘭芬之榮哀

一〇六

長沙八大妓

一一六

陸昭容自炫

一〇六

賽淥江悅某孝廉

一二六

頓金蘭言家世

一〇七

楊蘭官負盛名

一二七

袁忠節以紅顏為知己

一〇七

蔓菁光豔照人

一二八

林宛宛為陳大器所眷

一〇八

窗上使老

一二九

黃雲仙雙眸尤媚

一一〇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娼妓類

公娼私娼

古有官妓。今無之。然有公娼私娼之分。納捐於官中。略如營業稅。得公然懸牌。可以出而侑酒設宴於家者。爲公。反是則私。至業此之鵠。所蓄錢樹子。悉爲其假女。姓名皆僞託。閱時稍久。遂不可問。公私皆然。固不僅年齡之不能確計也。

妓有花榜

伶之花榜。行於京師。而妓之花榜。則屢見不一見。亦以狀元榜眼探花甲乙之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其不得列於榜者。輒引以爲憾。然其間之黜陟。亦係乎個人之愛憎。且亦有行賄而得者。其不足徵信。亦與伶之花榜。無以異也。

順治丙申秋。松江沈某至蘇。欲定花榜。與下堡金又文招致蘇松名姝五十餘人。選虎丘梅花樓爲花場。品定高下。以朱雲爲狀元。錢端爲榜眼。余華爲探花。

某某等爲二十八宿。綵旗錦幟。自胥門迎至虎丘。畫舫蘭橈。傾城遊宴。順治末。蘇州有金某者。爲相國之俊之宗人。恃勢橫甚。而家亦豪富。爲暴甚多。前有殺人事。未白。復集全吳名妓。品定上下。爲臚傳體。卽花榜也。約於某日親賜出身。自一甲至三甲。諸名妓將次第受賞。虎阜其唱名處也。傾城聚觀。時李森先奉旨巡按至吳。廉得之。急收捕。并訊殺人事。杖數十。不卽死。再鞫。斃之。乾嘉時。顧姬霞娛工曲能詩。居揚州姜家墩。錢湘舫遊邗上。於謝末堂司寇筵。次品題諸妓。以楊小寶爲狀元。霞娛爲榜眼。楊高三爲探花。

光緒丁丑。上海有書仙花榜。凡名姝二十有八人。而以一花比一姝。各區品目。並列評語。一麗品。王逸卿。芍藥。獨擅風華。自成馨逸。二雅品。李佩蘭。海棠。天半朱霞。雲中白鶴。三韻品。胡素娟。杏花。風前新柳。花底嬌鶯。四玲品。李琴仙。珠蘭。雲天氣概。冰雪聰明。五逸品。李寶卿。玉簪。秀韻天成。逸情雲上。六清品。袁月仙。薔薇。奇花初胎。生氣遠出。七眞品。胡寶卿。木香。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八時品。朱秀卿。杜鵑。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九練品。朱素蘭。藍菊。躡跡寰中。舉頭天外。十俠

品。朱幼卿。蜀葵。珠光射斗。劍氣冲霄。十一英品。朱管卿。茉莉。後來之秀。實獲我心。十二穉品。朱榮卿。牽牛。駢枝並蒂。合璧聯珠。十三穉品。趙文翠。紫薇。瑤臺碧日。瓊海珊瑚枝。十四倩品。黃寶卿。木芙蓉。弱不禁風。嫩還怯日。十五名品。朱湘卿。玉蘭。嚼花吹葉。抱月彈風。十六俊品。吳麗娟。梔子。明漪絕底。清露未晞。十七能品。朱鳳娟。玫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十八柔品。周愛寶。山茶。綠水鴛鴦。青春鸚鵡。十九幽品。朱佩卿。月季。寶鼎香濃。繡簾風細。二十豐品。朱玉卿。繡球。緜山之鶴。華頂之蓮。二十一循品。沈永卿。鳳仙。盈盈秋水。淡淡春山。二十二冶品。朱素芳。碧桃。碧桃滿樹。白雲初晴。二十三姣品。陳月娥。荼蘼。超心鍊冶。著手成春。二十四媚品。楊雲卿。萱花。花開含笑。草種忘憂。二十五膩品。劉文卿。夾竹桃。桃李春風。梧桐夜雨。二十六腴品。汪素娥。石榴。癢堪搔。背痛擬捧心。二十七穩品。金素娟。蠟梅。好鳥枝頭。落花水面。二十八豪品。陳芝香。雞冠。耳際風生。鼻中火出。光緒戊子夏季。上海又有花榜。凡十六人。其第一曰文波樓主姚蓉初。入座留香。當筵顧影。豔如桃李。爛比雲霞。以色勝。第二曰懺素盦主張素雲。豔態迷離。

神光離合。豐肌雪膩。媚眼星攢。以態勝。第三曰小廣寒宮仙子陸月舫。體比梅肥。氣同蘭馥。端莊流麗。幽逸風流。以靜勝。第四曰媚春樓主朱素蘭。半面兜情。雙眉起秀。明眸送媚。愁態消狂。以態勝。第五曰蘭芳館主呂翠蘭。粉面呈妍。清曠流盼。珠光四映。玉色遙參。以色勝。第六曰語紅樓主王月紅。麗如月朗。妍比花鮮。貌似珠圓。肌同玉潤。以色勝。第七曰韻珠樓主張善貞。逸響凌雲。妍姿瘦月。歌筵盪氣。夢枕銷魂。以度勝。第八曰絳跗仙館主林黛玉。蓄意纏綿。含情綿邈。嫣然一笑。神在箇中。以韻勝。第九曰湘春館主胡月娥。粉裝玉琢。雪媚花妍。鼻準堆瓊。眉峰橫翠。以色勝。第十曰蘭語樓主李秀貞。以貞存心。其秀在骨。態濃意遠。語媚音嬌。以情勝。第十一曰瓊蕤閣主張月娥。薄嘖含嬌。蓄情寄笑。桃花釀色。蘭蕊流芬。以情勝。第十二曰綺霞閣主唐紅玉。容比月圓。視同烟媚。唐環漢合。大玉明珠。以豐勝。第十三曰環碧樓主楊翠芬。秀外慧中。豐碩秀整。號肉屏風。稱大體雙。以豔勝。第十四曰涵碧樓主林湘君。腰細楊柳。臉媚芙蓉。秋水凝愁。遠山蹙黛。以態勝。第十五曰飛雲閣主姚雪鴻。宜笑宜顰。若近若遠。意

藏於靜。神注於嬌。以媚勝。第十六曰凝秋樹。主朱素芳。素面呈嬌。纖軀逞媚。婀娜流利。竟體芳蘭。以媚勝。

妓之奉客

妓之所以奉客者。夜度而外。曰侑酒。清歌一曲。足以怡情。此外則或飲或博。無非作爲無益而已。

跳槽

跳槽頭。原指妓女而言。謂其琵琶別抱也。譬以馬之就飲食。移就別槽耳。後則以言狎客。謂其去此適彼。不得其解。或本元人傳奇。以魏明帝爲跳槽語也。

烏師

烏師者。妓院之樂師也。南方皆有之。妓出而應徵。烏師輒攜胡絃以從於席次。佐曲。

京師之妓

京師皇華坊有東院。有本司衙衙。本司者。教坊司也。又有句欄衙衙。演樂衙衙。

後改眼藥街
在四牌樓南

其相近復有馬姑娘宋姑娘。衚衕。粉子衚衕。出城則有南院。皆舊日之北里也。順治初。沿明制。設教坊司。

京師指妓館所在地曰衚衕。衕者。火弄之音轉耳。凡小巷皆曰衕。而獨以衕衕爲北里代名詞。遂以游妓館爲遊衕。衕又指妓館曰小班。小班之名起於光緒中葉。內城口袋底。磚塔衕。衕等地。均有蓄歌妓者。曰小班。以別於外城劇園名某班某班者云爾。自經庚子之亂。內城歌妓星散。而外城各妓館遂沿襲其名。非十年前之舊也。

丁酉戊戌間。南城娼寮頗卑劣。視韓家潭之伶館。不如遠甚。其規制。大抵一果席。二金。又當十錢。四緡。其次則不設宴。不歌曲。但可留宿。費當十錢二十緡耳。費既少。妓之程度亦甚卑下。僕御走卒。得一金。即可強邀一宿。羣妓亦欣然就之。蜀南蕭龍友謂黔卒里使窟穴其中。非虛言也。

京師妓館分三級。一等卽小班。二等謂之茶室。三等謂之下處。此乃營業等級之區別。別有南幫北幫之稱。則地理上之關係也。

妓寮向分南北幫。界限頗嚴。南不侵北。北不擾南。大抵南幫活潑。而不免浮滑。北幫誠實。而不免固執。南幫儀態萬方。酬應周至。若北幫。則床第外無技能。偃抱外無酬酢。顧亭林論社會情況。以閒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評南人。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評北人。觀南北兩幫之妓女。亦猶是也。

北幫妓女。例有上車下車之典禮。客必賀之。

北幫之養幼女者。教以彈唱。稍長。令至衙院爲妓。得賃金。京師曰領家。亦猶蘇滬之稱本家者也。歲時。妓恆歸省之。

大了。北幫妓院有之。率爲四五十齡之老婦。管理全院之事。意謂妓與客一切之交涉。皆可由彼了之。妓欲留客。亦必向其請命。得其同意而後可。

南幫妓院例。男傭之外。又有女婢。以供驅使。而北幫妓院反是。房中役使之。人皆青年子弟。稱之曰茶壺。

北幫妓院之妓及傭。對於顧客。恆爲同等之待遇。卽有軒輊。亦不形諸面目。且不以衣飾之優劣。定遊客之等級。南幫則不然。

合南幫北幫計之。在光緒丁酉戊戌間。僅三十七家耳。一家不逾十人。少僅三五人。生客以排果席爲相見禮。一次給現金。此後則皆記之於簿。以故逃債者甚多。掌班者虧累不支。倒閉相屬。庚子亂後。改絃更張。此輩乃得藉以自存。而章制亦略有變更。入門。座客盈室。奴導入小屋中憩息。謂之坐櫃房。前客去。乃引入所親室。謂之到本房。約坐一小時。攬衣起。出擲銀幣一圓於案。鏗然有聲。謂之開盤子。客留住宿。夜度資費銀幣八圓。亦有十二圓者。

光緒末葉。擄人勒贖之風甚熾。妓之著名者。每出門。輒被擄。故相戒不敢出局。案此者。北人謂之渾渾。庚子亂。渾渾多戕死。警署立。又實行保衛。各妓衣服麗都。徹夜來往。老妓見之。咸謂別有天地。非復人間也。

京滬冶游。有一異點。滬之長三。非有確實之介紹人。不能入門。蓋純係以信用爲主。屬人主義也。京師則不然。無論生張熟魏。識與不識。皆可問津。且大了高叫見客。妓卽相率而出。任客選擇也。

冶游者。夜手一紙製白小燈。入其門。謂之闖門子。燈爲娼家所贈。甲所贈。攜入

乙門而捨之。出乙門。則乙又贈之。以入丙門矣。以是之故。妓寮門內。皆懸紙製白小燈。纍纍入門。羣僕旁立。大呼見客者。上門楮以朱色紙署其班名。紅色布二三尺許。垂於門端。門燈大書鴻禧二赤字者。是也。京師酒館。不能召妓侑酒。若在妓院肆筵設席。則可。

有所謂割靴者。以甲眷某妓。而其友某乙於暗中復狎暱之也。二人共狎一妓。則稱爲靴兒靴弟。而伶界亦有此言。

或作燕京雜詠。其一云。金粉飄零燕子磯。空梁泥落舊烏衣。如何海外鷓鴣鳥。還傍華林玉樹飛。蓋指東西洋娼妓雜居內城者而言也。自光緒辛丑和議以後。京師禁令大開。東單牌樓二條胡同第一樓者。初爲日本娼寮所在。馬櫻花下。人影憧憧。繼而改爲西娼。門前遂漸冷落。

道光以前。京師最重像姑。絕少妓寮。金魚池等處。特輿隸溷集之地耳。咸豐時。妓風大熾。胭脂石頭等衚衕家。懸紗燈。門揭紅帖。每過午。香車絡繹。遊客如雲。呼酒送客之聲。徹夜震耳。士大夫相習成風。恬不知怪。身敗名裂。且有因之褫

官者。

京師之伶不敢謁妓。卒然遇之。必屈一膝以致敬。稱之曰姑姑。妓則貽以手巾荷包等事。光緒庚子以後。伶漸縱恣。與妓會見。則不然。其後且有相狎者矣。然妓女若與優伶共宿。則人皆賤之。若與閹人共宿。則聞者不復顧。

天津之妓

天津密邇京師。水陸交會。俗頗奢靡。故聲色最焉。纏頭豐侈。游人紛沓。國初率多土著。洎康熙時。秦晉之妓。亦聞風而鬻至矣。然佳者蓋寡。其稍稍出色者。卽不能留也。至光緒時。妓館之上等者。皆在侯家後。有南幫北幫之別。更分爲小曲班。坐排班。各等。蓋自汽船通後。南幫妓至。遂日盛一日矣。南幫多蘇揚人。北幫多直隸人。

北幫女閹自稱曰店。其龜鶻曰掌櫃。假母曰領家。領家所居之處曰良房。指引桃源之人曰跑洋河。一曰跑河兒。稍佳之處曰大地方。次者曰小地方。客至。男僕相迎。讓客歸坐。卽捲簾。大呼見客。則諸妓相率而至矣。客選中某妓。則開煙

盤。打茶圍。曰坐過。收夜度資之半也。客有故稱不中意而行者。謂之打糠燈。至暮。遊人甚夥。東出西進。彼往此來。尤以營伍中人爲多。人稱爲大袴脚。間有專以打糠燈爲事者。等而下之。則在西城外之西關及紫竹林。租界外亦有土娼。所居多矮屋泥垣。

狗男女者。天津下等妓院之名稱。次於小曲班坐排班者也。光緒時有之。下流社會之人。趨之若鶩。若曰。此等男女。不擇地。不擇偶。而隨在可合。如狗之奔走道途。急急求歡也。

粵妓多在紫竹林。衣飾簪珥。迥異北地胭脂。俗稱曰廣東娼。然皆北產。而爲粵。搗所象。因習其語言。從其風尚也。

距天津城之西三十里。有地名楊柳青者。瀕運河。人家皆曲折隨水。多樹。繞屋扶疏。中多女閭。始於順康。至光緒之初葉。猶未衰。

開封之妓

開封之妓。上者曰馬班子。居第四巷。或寄居逆旅以伺客。蓋藝妓也。其住會館。

衡衡者。則專以夜度爲事。

鄭州之妓

鄭州亦有馬班子。善謳。胯胯調。若招使侑酒。須錢三千文。其至也。有男傭鳴鑼爲導。且行且擊。蓋預報其至也。逡巡間。妓隨之而進。屈一膝。徧向座客行禮。乃就坐。問座客姓名。行酒畢。手持上有劇目長可尺許之扇。乞主人點曲。主人還以讓之。客點一曲。更賞錢二千文。其下等者。日奔走於鐵路之沿軌。伺過客。隨之入逆旅。鬻客點曲。或且留宿焉。客不屬意。輒出房盤旋於院中。以避之。

奉天之妓

奉天之妓院。俗呼爲窰子。分三等。上等曰京班。中等下等皆曰堂。大率爲京津山左之產。而絕無土著。彈唱時。用二胡。皆大鼓調。椰子調也。間有一二能西皮二黃者。則居爲奇貨。聲價十倍。光緒乙巳以前。衣色尙紅綠。首飾尙長大。塗抹脂粉。自謂美觀。與人對話。口中時有惡臭。則好食葱蒜之故也。

光緒末葉。奉天衙署局所多南人。而江浙人尤多。於是妓界始有揚州人。繼則

蘇州杭州名妓亦漸有至者。風尚所趨。以致北妓亦盡效南人妝飾。衣服姿態。爲之一變。有南班子北班子之分。至丁未。官廳以各妓散居。不易檢查。特於西關外改築馬路。直通鐵道。以餘資創平康里五街。建屋百餘間。使妓院聚於一處。有私行賣笑者。查出懲之。

妓院之規例。其始惟上盤子留宿二事而已。罕有叫局者。自平康里既成。南妓絡繹赴奉。一二街中。南妓實居多數。並有南北合院者。北妓亦盡效南妝。始有花酒和局等種種繁費。惟叫局尙須銀幣五圓。以須侍坐與客同散。不若上海之一唱卽去也。

客游於妓院。入門。則妓出迎。謂之見客。客選定一妓。謂之招呼。其最上者。所費之銀幣。上盤子二十角。夜度及博。各一百二十角。置酒二百八十角。便餐一百八十角。侑酒五十角。

客初至而欲留宿。須先上盤子。蓋以呈身爲方針耳。留宿須先給資而後入房。而妓女與客有染者。以打罵爲親愛。否則客必鬱鬱不歡。以爲大辱。客至一次。

蘇州爲東南一大都會。俗尙豪華。賓游絡繹。宴客者多買棹虎邱。畫舫笙歌。四時不絕。垂楊曲巷。綺閣深藏。銀燭留髡。金觴勸客。見之者輒疑爲天上人也。蘇之蓄妓者。若置產。曰該討人。妓欲嫁人。非出錢與之以自贖。不可也。

官人。分任官職者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又稱人之有官者。韓愈王適墓誌。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宋史岳雲年十二。卽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爲贏官人。其後常人亦冒此稱。武林舊事所載。有金四官人以棋著。陳三官人以演史著。夢梁錄所載。有徐官人幞頭鋪。崔官人扇面鋪。皆是。久之而亦稱妓爲官人。蓋言其受轄於官而非私娼可比。類於古時官妓之爲在官人役也。後又曰倌人。然非詩之命彼倌人之爲主駕車馬之官。徒以官而誤爲倌耳。女傭之已嫁者曰娘姨。未嫁者曰大姐。隨妓應召而往曰跟局。妓以齒稚貌陋。不能度夜。而以娘姨大姐之名義代小先生營業者。曰打底娘姨大姐。且有曾爲妓而忽降爲跟局者。又有向爲跟局而忽升爲妓者。

乾隆時。蘇之船娘纏頭有餘。卽購樓臺於近水處。几案整潔。筆墨精良。春秋佳

日妝罷登舟。極煙波容與之趣。薄暮維船。登樓重讌。添酒迴鐙。宛如閨閣。遇風雨。不出門。至酷暑嚴寒。雖千呼萬喚。不出也。

光緒初。蘇州之湖田。平康最盛。有數百家。及關商埠於青陽地。妓館遂多。未幾而又移之於閶門外矣。

上海之妓

上海以有滬濱在邑之東北。故俗稱曰滬。一隅之地。靡麗紛華。甲於通國。花爲世界。月作樓臺。自夜向晨。徵歌鬪舞。由城外以達城內。固所在皆是也。

滬自嘉道間名流踵至。提倡風雅。領袖章臺者。如王月仙。褚雲孫。固一時之秀也。其時朱某陳某以財雄。丁某王某以俠著。閩粵大賈。固皆擁有巨貲。不惜千金。爲此中生色也。

道咸之交。妓院皆在城中。虹橋左側。鱗次以居。妍媸畢具。門戶各分。以產於蘇常者爲佳。土著次之。維揚江北又其次也。修容飾貌。爭妍取憐。所著衣服。競尙新裁。

唐家街有二。唐瑜之故宅也。在魚行橋南爲東街。在闌水橋西爲西街。悉麗人別居。途雖邈迤。游踪競集。粉壁明窗。備極閒雅。每至更闌人靜。琴韻簫聲。猶徹窗外。閩粵大腹賈。擁厚貲者。遨遊其間。意有所屬。輒張夜讌。鬪酒藏鈎。樂無逾此。纏頭一擲。動費不貲。

母家街以梅宣使得名。地頗幽僻。每有麗姝。避喧趨寂。僦屋其中。靚妝雅服。位且自高。羞與市倡爲伍。惜有鋤蘭惡客。斫桂荒僮。摧折百端。以致一月數遷。不堪安處。

烏鴛廳側。地亦幽深。十餘家相連屬。每有闌闌豪家。月出數十金。供其揮霍。自此閉置閑房。他客不能見矣。然間多黠者。俟其他出。則竊召所懽。啗以重金。甘爲野鷺。恥作家雞。烟花本質。往往然矣。故鮮有能謝客杜門。日不下樓者。

虹橋西南爲白柵。曲折以行。爲西倉橋。白柵南爲張家街。其地附近。多藏名姬。間有雙趺不纏。而姿首明秀。稍著名譽者。大概來自吳門。無所依著。遂不得不作此生活。

咸豐癸丑以後。妓院漸移城外。馬路既建。闌闐日盛。層樓複閣。金碧巍煥。又得名花以點綴其間。於是趨之者如鶩。庚辛之交。江浙淪陷。士女自四方至者。雲臻霧沛。遂爲北里鉅觀。

同治初元。東南兵亂。僦居者衆。貿易繁盛。利市三倍。青樓中擁厚貲者。指不勝屈。丙丁以後。亂旣底定。富商殷戶。皆各回鄉。闌闐遽爲減色。擲纏頭者。非復如前之慷慨矣。

妓院之房闔。多以西洋印花紙糊牆壁。所置扇屏燈幔。悉畫墨梅。頗有雅致。陳設各物亦極精麗。掛壁則有鑲金大鏡。近窗則有軟籐睡椅。別以獨脚小圓几。列水果其上。以供客呼爲百靈臺。蓋所蓄百靈鳥籠中。必有小圓臺。此則取其象形之義也。

同光間。滬城之妓。皆在老北門內沈香閣東。最著者爲朱家莊。過小石橋爲季家街。畫錦坊。西爲薛街。深街曲巷。別有洞天。循徑而行。菜畦數弓。柴扉雙轍。自饒幽致。每日薄暮。紅裙翠袖。歷亂簾前。日不給賞。流盼送媚。則榮陽墜鞭。還美

取譏。則羣花奪寵。可不謂其盡態極妍與。

走時也。公共租界之南京路一帶。亦為冶葉倡條棲止之所。然大半鳩盤茶。不
正當雅人一盼。每當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塗脂抹粉。遍倚市門。遇鄉氓之抱布
負絲者。輒目挑手招。必欲羅致幕下而後已也。

工如城外之臨河一帶。自北至東。亦多娼家。編竹為籬。搏泥成壁。湫隘殊甚。稍
口愛者。每不屑處。然亦有佳麗雜處其中。非由操術不工。即由名譽未噪。託迹
下流。為時白眼。雖名士失所。何以加茲。

四。上地隘人稠。租界屋宇。鱗次櫛比。光緒初。大小妓院。遂皆集於是。凡三幢兩
間之屋。輒有數妓分居。長三野雞皆然。而么二所居。間有廳事。故自其門外觀
之。么二規模。轉較長三為宏大。野雞之善於鋪張者。亦與長三相類。惟無論長
么二野雞。其門口必有一牌。標題姓名。或別號於上。牌以木製之。髹以漆。精
白為銅為玻璃。且有書姓名於燈者。尋花問柳之人。益易辨認矣。

道光以前。上海黃浦多泊賈舶。土人每以舟載妓應客。舟子輒高聲呼曰。客欲

喚妓乎。客應。卽移棹至矣。袞裯笙笛。無不具備。拂曉輒去。亦或與西人結交。西人卽汽船之舟子也。其舟全身白塋。俗謂之白肚皮船。皆泊浦心。舟中所攜紅毛酒。貯以玻璃瓶。色紅味甘。辣如丁香。功勝媚藥。楊徵男嘗有淞南樂府云。淞南好。海舶塞江皋。羅袖爭春登白肚。玻璃卜夜醉紅毛。身世總酩醄。黃浦之近虹口處。有西洋妓艘。歲一二至。華人之能效其語言者。可易服裝而往。纏頭費亦僅二十餘金。

妓院初有規則。至光宣間而蕩然無存。客蒞院。妓侍坐。婢媼遙立。伺應對。後則嬉戲成風。諧謔雜作矣。客初就坐。妓自進瓜子。婢媼進茗。茗碗必有蓋有托。後則以無蓋無托之瓷甌進矣。客設宴。妓自進酒進饌。閣院諸姬。皆入室致聲。雖翩然卽去。亦必一一酬應。久之。此風惟行於么二矣。

鴛婦羅致人才。出金錢。聘姊妹花。以實院中。謂之帶擋。如別有所適。則完璧歸趙。名妓帶擋。有多至數百金者。而不逞之徒。垂涎獵食。擇肥而噬。自謂花護金鈴。實則子傾錢樹也。

鴉婦之別稱爲本家。親生女之在院者。無論爲妓與否。皆稱小本家。惟私通奴僕。則以良家子女之犯奸視之。而加以責詈。所蓄養女。俗謂之曰討人者。亦以阿姆稱本家。視之如母。

各妓出局侑酒。片刻卽去。例歌一曲。有時或不發聲。且客以茶話飲博而至其家。其位置自高者。且難一面。妓於客私有所索。其費謂之小貨。方法不一。或託言還債。或使客代償衣飾費。或徑言告貸。

妓院之徵收客資。例於端午中秋年終。客每有屆時而避匿不見者。或不名一錢。或不能清償。謂之漂帳。蓋如物之入水而漂去也。

論滬妓之差等。輒曰書寓長三么二。是固然矣。然在同治初。則書寓自書寓。長三自長三。蓋書寓創設之初。禁例綦嚴。但能侑酒主觴政。爲都知錄事。絕不以色身示人。至光緒中葉。書寓長三始併爲一談。實則皆長三也。無專以說書爲業者。卽謂長三爲冒充書寓。亦無不可。

長三者。最上等之妓也。以應召侍座。例取銀幣三圓。故名。普通稱之曰先生。年

長者曰大先生。處女曰小先生。非處女而冒稱小先生者。人稱之曰尖先生。客之於長三也。非由書樓點曲而相識。亦必有人爲之介紹。至其家作茶話。曰打茶圍。客入門。卽有男傭高呼客來。其女傭必出而相迓。茶圍不給錢。茗飲以外。有水果瓜子鴉片煙水煙之相餉。新歲元宵以前。第一次往。妓出果盤敬客。謂之開果盤。可給銀幣二十圓。或十六圓。或十二圓。至少亦十圓。

叫局。召妓侍座之謂。例須銀幣三圓。旋以欲廣招徠。改爲二圓。後又貶值至一圓。不問生熟客。皆可召之。如有素識之娘姨大姐在其處。可於箋上書明某某跟局字樣。同座之客。若爲舊相識。遇之亦可轉局。局錢。熟客年節結算。過路之客。則臨行時結算。么二亦如之。光緒季年。公共租界工部局以征收曲戶轎捐。妓應徵召。不乘轎而坐男傭之肩以行。慮或墮也。則一手據其顛。雖年逾花信者亦然。傭若意甚得者。腰脚挺勁而趨風。而江寧揚州鎮江亦然。所謂喫酒者。置酒於其家也。每席銀幣十圓。下脚稿費男傭者五圓。新歲元宵以前及冬至夜酒。下脚加倍。酒錢局錢。隨後結算。下脚飲畢卽付。在打唱如佳節及壽日等之日。

每席點曲二齣。另賞二圓。如遇清明立夏端午七夕中秋重九冬至燒路頭

接五路財神之謂每節二宣卷延道士等及生日。客例以和酒爲報。每酒一席。

謂之一檯。兩席曰雙檯。四席曰雙雙檯。若召友博於妓家。又麻雀者。謂之碰和。

每八圈十二圓。客各出三圓。碰畢卽付。碰和之日。妓家例有四盤四碗之和菜。

敬客。由客點菜亦可。冬夏二季。對先生則給以帽錢及手巾錢。至少十圓。年節

將屆。及熟客出門時。娘姨大姐送盤。男傭進手巾。均須以二圓賞之。轎飯錢。卽

犒客之車夫者。通例馬車四角。東洋車二角。此費卽在下腳中取給。客多則須

津貼若干。至少一圓。

長三不言夜合之資。有客留宿。不書於簿。但隱有標識而已。惟須給下腳費。至

少銀幣十圓。向客索銀物。謂之曰斫斧頭。其號爲小先生者。雖不可究詰。而梳

櫛之費至巨。如有恩客。則爲搗婦所不喜。而與客私約嫁娶。尤所猜忌。必盈其

欲壑。好事始諧。恩客者。情好尤篤之客也。

光緒初。滬上青樓皆萃於公共租界之兆富兆貴兆榮兆華東畫錦西畫錦日

新久安同慶尙仁百花桂馨各里。皆上等勾欄也。俗稱板三局。未幾而廢。同光間。有所謂二三者在廿四間樓。客所費銀幣。裝乾濕二圓。出局三圓。蓋以么二排場。收長三身價。光緒中葉。已無之矣。

次等之妓爲么二。或稱之曰堂名。亦曰堂子。粉白黛綠。列屋而居。其佳者謂之堂頂。下者謂之堂底。最盛者一堂中可三四十人。同光間。城中不盈十家。院宇深沈。樓閣高迥。層檻迴廊。宛如世族。青驄白板。闐咽其間。其後則集於小東門外。久之大火。蕩爲灰燼。始遷公共租界之東西棋盤街。

謂之么二者。以出局必銀幣二圓。故名。從未貶價。不若長三之減至一圓也。雖無人介紹。亦可徑打茶圍。初次入門。喊移茶。男傭高喊移茶一聲。既喊。則粉白黛綠者。稱

妮而出。環立客前。客指定當意者一人。卽入其室。出瓜子水果以相餉。謂之裝乾濕。給一圓。明日往。可不需資。又明日往。則轉局。蓋仍裝乾濕。仍給一圓也。若於移茶後。越三四日而始再往。則卽轉局。此後應否給資。皆視其有無水果爲斷。惟朔望。有必裝乾溼之例。開果盤。普通十二圓。喫酒須十二圓。碰和與長三

同。

光宣間。么二生涯銳減。以出局之資。昂於長三。且朔望必裝乾溼。故皆望望然去之。於是。有六跌倒之說。謂薑付銀幣六圓。即可留宿。不必植立。而使其身倒下也。或以詢丹陽何陟。封齏尹錫詩六圓計算之法。陟封曰。移茶一圓。轉局一圓。夜廂此么二以下之妓留客住宿曰夜廂長三無此名詞雖留客亦惟以借乾舖爲名也二圓。下脚二圓。合計之。則爲六。蓋已刪去叫局喫酒碰和之費矣。

么二妓院。每於重九前後。設菊花山。勸客置酒以爲樂。

同光間。有曰草臺者。房櫳深邃。被服麗都。客至。則調片芥。供瓜果。茗杯甫進。而粉黛雜陳於前。客意有屬。即可定情。躡柳眠花。頓成鴛夢。雖春風一度。各自東西。亦未嘗不可慰牢愁。娛羈旅也。其夜合之資。及他事。率遞減於堂名一等。故冶遊而惜費者。往往舍彼就此。

私局之爲地也。至閒靜。亦同光間有之。未必家有廚孃。每讌會。輒沽酒市脯於外。而帷帳衾裯。務必精潔。花朝月夕。佳客過從。煮茗啣杯。略有風趣。光緒初。城

中多至三百餘家。

城中逆旅。率藏麗姬。若愜客意。卽薦枕席。賓至如歸。遂有室家之樂。謂之花寓。同光間有之。至光緒中葉。之旅館。雖有流妓寄居營業。客可前往。然非居停主人所蓄之錢樹子也。

滬上商業中人。於凡營業之未入行者。曰野雞。輕之之辭也。久之而妓女亦有得是稱者。以有卑於長三么二也。自光緒中葉以後。若輩之多。以漢口路南京路福州路之西爲最。羣雌粥。踈躩路隅。夜漏三下。猶執途人而語之曰。盍就宿儂家乎。又有自炫於茶肆者。此與明代之揚州歪妓。法國巴黎之市娼。無或異也。

客之游野雞妓院者。或偕之往。或自叩門。初至。必裝乾濕。酬以銀幣一圓。明日又明日往。可不出資。以俗有一局三茶圍之說也。裝乾溼。卽打茶圍也。惟第四次。必轉局。亦給一圓。此後則惟遇朔望始有之。若於初次裝乾溼後。越五六日而始再往。亦必轉局。以隔日稍久。未必相識故也。至若爲所強拉而入門。不愜

客意。小坐卽行。茗至不飲。可給以銀幣二角。謂之坐房間錢。

客之宿於野雞妓院也。夜廂費爲銀幣一圓半至五六圓。若在深夜十二時後。過客稀少。雨雪交加。而遇哀鳴求偶者。則一圓二角。綽有餘裕。以俗本有準準。足足一圓二角之說也。客或短衣襤褸。卽不及一圓。亦有之。然於宿費之外。則有下脚費約數角。點心費約數角。少者各一角。越日客起。如需點心。可自出資以購。惟亦須有以餉之。

夜廂之外。在晝曰日廂。在薄暮曰黃昏廂。俗皆謂之曰關房門。其資費。大率爲一圓。而仍須下脚。草草了事。匆匆出門。明日相逢。卽視如路人矣。

野雞妓院無喫酒之例。僅可小酌便餐。但約計需錢若干。如數與之。使其婢媼出購。俾得稍有沾潤而已。不必另給資也。且以不喫酒。遂無出局之例。

至於碰和之費。則上等者爲銀幣十二圓。次之則八圓四圓二圓一圓八角。八圓以上。有和菜相餉。四圓二圓有點心。下此則惟茶與水烟。

野雞妓院之虐待討人也。或有虛夕。則鞭撻隨其後。甚至如問官之高坐堂皇。

鵝婦高踞於上。討人戰慄於下。叱之來。則來。命之跪。則跪。當用刑時。哀號呼痛之聲。慘不忍聞。且必嚴戒之曰。汝若訴諸客。必立置汝於死。故雖身受劇刑。無敢或言。其出入也。必有一二人尾諸後。蓋恐其懼而逃也。且又迫使未成年之雛女。強令接客。故常有一度春風。至數月不能舉一步者。至於病骨支離。而猶令植立於風雨中。半夜雞鳴。不容稍憩。以致病劇而遂不起者。則更比比皆是矣。

名媛賃居僻地。自稱住家。俗謂之曰住家野雞。同光間已有之。往來狎客。不過數人。無門庭喧譁之擾。唱曲搗箏。捧觴調芥之事。皆不屑爲。其恃嬌尙奢。頗有邀人傅粉不自著衣光景。至光緒甲申以後。若有人介紹。卽可得門而入。其規則與普通野雞略同。所異者不上茶樓。客至不裝乾溼耳。每往輒給銀幣一圓。與之譖則不拘。夜度資亦較昂。

同光間。滬城僻巷各煙館。以售鴉片爲名。率以女子調食。客入。以百錢贈。若留宿。亦須餅金。至光緒中葉。則惟南市沿浦江之鴻昇碼頭一帶有之。恆黪客多。

吸。頃刻可七八盒。而公共租界之福州路北海路寧波路亦有類此之煙館。俗曰過夜煙間。開一燈。銀幣三角錢二十文。無家之流氓。輒開燈以待天曙。女子不爲客調煙。惟周旋其間。如文君之當壚然。亦留客。自明令禁煙。皆歇業矣。花烟間爲滬妓之下等者。以江北人爲最多。同光間已有之。多在蕩溝橋左右。及北門外之新街。門外悉綴一燈。自橋畔望之。密於繁星。每當夕陽西墜。紅裙翠袖。歷亂簾前。然大抵藥叉變相。見者悉呵以木賊花妖。求於顰眉齟齬中。畧可人意者。百不一覩。至光宣間。則公共租界法租界無不有之。而山東路城河浜十六鋪蘭芳里。尤爲醫集之地。日暮夜深。過其地者。輒聞喚客之聲也。開燈吸烟一次。佐以茗及瓜子一小碟。酬以銀幣一角。錢二十文。禁烟以後。茗及瓜子而已。且當時亦非真烟。牛皮膏耳。夜度資銀幣一圓三角。其中之三角。析計之。實開燈二角。下脚一角也。若爲日廂黃昏廂。則各出五角數十文。滬妓之最下者曰釘棚。出銀幣三角。於光天化日之下。即可求歡。俗曰打釘。生涯之盛者。日可十餘次。若夜間留宿。所酬較多。然亦不及一圓。

廣州妓女之居滬地者。皆不纏足。曰老舉。簪珥衣飾。迥爾不同。光緒中葉。南京路後之五昌里。有三四家。皆曰某某樓。樓各十餘人。袁翔甫滬北竹枝詞云。輕綃帕首玉生香。共識儂家是五羊。聯袂拖鞋何處去。膚圓兩足白於霜。卽指此。客至老舉家茶話。曰打水圍。卽打茶圍也。不給錢。惟生客不能逕往。必先招之。侑酒。始爲相識。乃可入門。叫局之費。年長者銀幣二圓。稚者半之。如交誼已摯。一日數次。可以一局計資。若在其家。必先叫一本堂之局。始能再叫他局。所謂開廳者。設宴於廳事也。價有十六圓二十圓二十四圓三十圓四種。聽客自擇。所謂消夜者。夜中備小喫也。肴於粵人所設之酒樓喚之。客僅可三四人。惟每客必叫本堂局。至少每客一人。

同光間。洋涇橋畔多粵東女子。靚妝炫服。窄袖革履。足長七八寸。或跣而不韞。膚圓光緻。輒曳繡花高屨。挽椎髻。著羅禪。以錦帕裹首。其中妍媸不一。稍佳者。膚白如雪。眼明於波。意卽粵東蛋婦。至滬牟利。爲洋人所娛樂者也。間有兼接本國人者。西人呼之爲鹹飛司妹。華人效之。簡稱之曰鹹水妹。亦以其初棲宿

舟中。以船爲家也。又有稱之鹹酸梅者。則謂其別有風味。能領略於酸鹹之外也。久之。滬上黠嫗。輒購貧家女。使效其妝束。以媚遠客。猝莫能辨也。光宣間。皆聚集於司考子路。有恆路。列屋而居。門皆樹柵。且有穴門爲牖者。

江寧之妓

江寧之秦淮。爲古佳麗地。自六朝以來。青溪笛步間。類多韻事。及明。輕烟澹粉。燈火樓臺。號稱極盛。迨順治甲申乙酉之交。一片歡場。化爲瓦礫。雍乾時。承平既久。風月撩人。裙屐笙歌。固依然繁豔也。

明之河房。爲文人讌遊之所。妓家至多。舊院在鈔庫街南。與貢院隔河相望。乾隆末。則自利涉橋至武定橋。兩岸河房。皆有妓居之。俗稱本地者曰本幫。來自始蘇者曰蘇幫。來自維揚者曰揚幫。芬芳羅綺。嘹唳笙歌。實足使裙屐少年。迷魂蕩志也。

自利涉橋以東。爲釣魚巷。迤邐至水關。臨河一帶。地稍靜僻。名姬心厭塵市。輒擇此居之。然自夏初水長。以迄秋中。遊艇往來。亦復絡繹不絕。

由文德橋而西。爲武定橋。迤西至新橋。亦有河樓。地處西偏。遊蹤稀至。故卜居者少。至白塔巷王府塘諸處。室宇湫隘。不得與水榭相頡頏。然亦間有麗人。貢院與學宮毘連。院牆外爲街。街南皆河房。每值賓興之歲。多士雲集。豪華者輒挾重賞。擇姝麗。就而僑寓焉。寒素之士。時亦挈伴閒遊。尋蓮訪藕。好風引夢。仙路迷人。求其獨清獨醒者。殆十無二三也。

秦淮河船。上用篷廠。懸以角燈。下設迴欄。中施几榻。盤盃尊疊。色色精美。船左右不設窗寮。以便眺望。每當放船落日。雙槳平分。撲鼻風荷。沁心雪藕。聆清歌之一曲。望彼美兮盈盈。真乃縹緲欲仙。塵襟胥滌矣。

青溪一曲。銷夏最宜。而遊目騁懷。春秋亦多佳日。至於冬令。朔風如刀。招招者絕迹矣。然促坐圍爐。淺斟低唱。作消寒會。亦正不減羅浮夢中也。

秦淮河房之居。妓女也。乾隆中葉。僅有數家。開宴延賓。亦不恆有。未幾而戶戶皆花。家家是玉。冶遊遂無虛日。酒宴之盛。首數蔻香閣。聽春樓。賞心庭院。倚雲閣。雖有他所。莫之與京。蓋主人固雅飭可親。伺應之丫角。亦極馴謹。燕晚鶯初。

之候。風來月到之時。樂且忘年。歡宜卜夜矣。且河房皆有廚娘。水陸珍奇。充盈庖室。猝有客來。咄嗟立辦。燕飲之便。莫過於斯。

凡有特客。或行旅之至白門者。必招遊畫舫以將敬。先數日。卽擊小紅牋。貯以小紅封套。賤書某日買舟候敘。某人拜訂。命僕送至客所。客若不到。卽以小紅箋上書辭謝。下書某人拜手字樣。仍貯於封套。併原請之箋還之。是曰不擾。否則主人預計客之多寡。或籐紉或走艫。賃泊水次。臨時速客共登。大率午後方集。早則妓女梳掠未竟。無可省覽。別以小舟載僕從於後。以備裝烟問話盤餐。由家庖治成。以硃紅油盒擔至馬頭。伺船過。送上。或由名館代辦。以取其便。又或傭僱外間庖人。載以七板兒兩隻。謂之火食船。一切盤盂刀砧醋瓢醬甌烏銀瓊屑以及珍禽野獸果蔬椒豉葱薤之屬。燒割烹調。唯命是聽。獻醕既畢。人倦酒闌。迴顧籬筍燈籠。早已在岸。主客歡揖而散。亦已斗轉參橫矣。乾隆丙申丁酉之夏。爲尤盛。由南門橋迄東水關。燈火遊船。銜尾蟠旋。不覩寸瀾。河亭上下。照耀如晝。諸名姬家廣筵長席。日午至丙夜。座客常滿。樽酒不空。大抵一日

之間。千金糜費。眞風流之藪澤。烟月之作坊也。庚子辛丑之交。卽已絕迹。名姝朱素貞劉大子輩。皆如石氏翻風。退爲房老矣。然五月初五十三兩日遊船之盛。猶不減曩時也。

各妓雖爛法曲。非知音密席。不肯輕嚙歌喉。若寄生草剪靛花淫靡之音。乃倚門獻笑者歌之。名姬不屑也。

妓女以吹彈擣蒲爲事。罕有肄習女紅者。所在皆然。秦淮尤甚。至乾隆末葉。則曲聖之外。多有鍼神。刺錦挑羅。爭新競巧。

客與妓締交。江寧謂之結線頭。揚州及江北各處皆然。

秦淮諸姬謂狎客之旋來旋去者。曰化生。偶一往遊而畏人聞見者。曰私娃子。又曰蒲包貨。卽私娃子之意。蓋私產之子。多貯以蒲包而棄之也。

秦淮妓家所用男僕。曰撈貓。曰鑲幫。女僕曰端水。曰八老。然皆局外人所呼。其主人則深以爲諱。

乾隆末葉。江寧大家閨秀。亦乘秦淮畫舫。以作清游。惟四圍障以湘簾。龍媪雅

姬。當馬門側坐。衣香鬢影。絮語微聞。亦或招名妓一二以佐宴侑觴。惟惜艙中狹隘。無從安頓香棗。終必假熟識之水榭。爲更衣地耳。

嘉慶初。游客之設宴於妓船也。未開讌時。先唱崑曲一二齣。合以絲竹鼓板。五音和協。豪邁者令人吐氣揚眉。淒婉者亦足銷魂蕩魄。其始也好整以暇。其繼也中曲徘徊。其終也江上峯青。江心月白。固已盡其技矣。知音者或於酒闌時傾慕再三。必請反而後和。客有善歌者。或亦善繼其聲。不失其爲雅會。其後則略唱崑曲。繼以馬頭調。倒扳槳。諸小曲。且以此爲格外殷勤。聽者亦每樂而忘反。雖繁絃急管。靡靡動人。而風斯下矣。

安化陶文毅公澍督兩江。嚴禁僚屬冶遊。時胡文忠公林翼亦在幕中。僚屬之冶遊者。皆借文忠爲名。而文毅則獨責諸幕僚。不責文忠也。曰。潤之文忠他日爲國勤勞。將無暇晷以行樂。今之所爲。蓋預償其後之勞也。已而文忠果勤勞國事至死矣。

釣魚巷者。明武宗釣魚之所也。題爲古釣魚巷。桃葉渡在其西。邀笛步在其東。

巷盡於此。中有堂門。所謂陸八子韓裕發李三白三家者是也。陸爲尤著。自遭粵寇之亂。流落江湖。及同治甲子。曾忠襄公旣平粵寇。朝命以其兄文正公督兩江。欲興商業。效管仲之設女閭也。因令於青溪設妓院。限以六家。並爲定制。許增妓。不許增院。六家者。陸李劉及韓小師三和堂是也。別有大行宮釣魚巷。不在六家之列。爲六家所薄視。時陸適自江北來。理故業。與李韓招四方遊女。居以水榭。泛以樓船。燈火簫鼓。震炫一時。遂復承平之盛。或曰。江寧自克復後。數月。畫船簫鼓。漸次萌芽。時六安涂制軍宗瀛方守江寧。亟檄縣厲禁。次日。謁文正。文正笑曰。聞淮河燈船。尙落落如曙星。吾昔計偕過此。畫舫千百。笙歌徹宵。洵承平樂事也。又次日。約幕府諸人買棹游覽。並命江寧上元二邑令設席款涂。一時士女歡聲。商賈鬻集。河房榛莽之區。白舫紅簾。日益繁盛。寓公土著。聞風來歸。遂大有丰昌氣象矣。

沈文肅公葆楨帥兩江時。下令嚴禁娼妓。曲中諸姬。咸風流雲散。適揚州太守來見。文肅告以禁娼之政策。且詢以揚州曾禁娼否。守對曰。大帥禁娼。而卑府

治下之娼愈多。妓女多揚州產。卑府不能不許其回原籍也。文肅爲之恍然。遂弛其禁。

宣統時。妓館之在淮清橋釣魚巷者。多者一家可有四五十房。房各二三人。客所耗之銀幣。初至。呈茶盒一圓。便飯四圓至七圓。置酒。二十五圓至三十二圓。彈唱一圓。若點曲。則倍之。夜度無定資。

揚州之妓

揚州爲鹺務所在。至同治初。雖宮商巨賈。迥異從前。而徵歌選色。習爲故常。獵粉漁脂。寢成風氣。閭閻老嫗。畜養女娃。束足布指。塗妝綰髻。節其食飲。以視其肥瘠。教之歌舞。絃索之類。以昂其聲價。貧家女往投之。謂之養瘦馬。蓋本於白樂天之詩。詩云。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又曰。馬肥快行走。伎長能歌舞。三年五歲間。已聞換一主。是也。

是時。新城東南隅之石牌樓。女閨極盛。號爲八大家。雖聚散不一。而粉白黛綠。列屋閒居。盡態極妍。流連杯斝。信乎溫柔自有鄉也。其中以高二家爲最。陳四

高麻子蔣和尚次之。小高二劉三孃蔣桂珠又次之。更有熊某僑寓南河下。道迂且僻。至者頗罕。其他稅屋而居賣花爲活者。新舊城中亦復不少。人家又曰清堂名。下此者謂之渾巢子。凡在渾巢中者不能自拔。卽偶爾雞犬昇天。終不爲同儕所愛重也。

魏晉樂府有巾舞拂舞。遺制久佚。同治初揚州有之。皆妓女也。二八女郎。曼聲按步。宛轉蹋歌。和以箏瑟。每當綠酒微醺。紅燈高挂。尋音按節。心調氣和。翠巾徐拂。衣香襲人。有足神移目奪者。然非知音密席。推獎再三。未肯輕試纖腰。偶施雅步也。其曲有獨上小樓。獨對孤燈。諸則並皆情致纏綿。雖非白雪陽春。而大率爲小兒女語。加以金蓮貼地。瑤珮飛雲。楚楚腰肢。氍毹迴轉。倍覺情文相生。玉蝠大寶珍王喜鳳最擅勝場。餘亦有專工者。殆亦巾舞之濫觴歟。

杭州之妓

浙有頭亭船菱白船。船戶凡九姓。船有妓。習絲絃大小曲。可侑觴薦寢。世人輒稱之爲江山船者。誤。當曰九姓漁船。船妓之稱同年嫂者。蓋以其半皆嚴郡人。

意謂同嚴耳。年嚴浙音無別。舒鐵雲嘗爲詩以詠之云。只知蘇小是鄉親。誰識嚴陵亦故人。宋嫂羹湯調自好。吳娘歌曲聽難真。紗窗掩雨眠雙槳。羅襪裁雲印一塵。惆悵芳年有華月。幾錢能買此青春。

自杭州之江干。溯流而上。若義橋。若富陽。若嚴州。若蘭谿。若金華。若龍游。若衢州。至常山而止。爲程六百里之遙。所至皆有畫舫。多則數十艘。少或數艘。船之增減。視地方之盛衰。停泊處如魚貫如雁序。粉白黛綠。列舟而居。每當水面風來。天心月朗。杯盤狼藉。絲竹駢羅。洵足結山水之勝緣。消旅居之客感也。光緒癸未甲申間。箇中翹楚。首推觀鳳。豐容盛鬋。頤立亭亭。工度曲。尤精琵琶。每一發聲。四座傾聽。性嫺雅。無章臺惡習。喜與一二素心人煮茗清談。娓娓不倦。其出應客召也。無論登陸。或上船。皆以傭奴背之。作鍾建之負。蘭谿之九姓漁船泊城外。游人之設席者。所資銀幣。普通爲四圓。增肴加二圓。便餐八圓。正餐十二圓。多至百圓。有主賓各出其半者。侑酒曰陪花。一圓。此就宣統末言之。若在光緒中葉。價不若是昂也。

蕪湖之妓

宣統末。蕪湖妓館均在大馬路迎春坊錦繡坊潯陽里美仁里等處。客之游資。以銀幣計。侑酒二圓。客若不時賭博於其家。則侑酒不須貲。初次度夜。曰結綫頭。十二圓至三十圓。以後曰正帳。少則四圓。多則八圓。惟遇櫻桃糴子西瓜月餅上市之時。必以餉客。客輒酬以一二圓。

南昌之妓

宣統末。南昌妓館有本幫揚幫之別。本幫之夜度資。須錢六千六百文。揚幫則初次曰結綫頭。十六千文。以後曰做正帳。每次八千。至於打茶圍。則本幫無費。然亦有給瓜子錢一二千者。揚幫則上果盒送水果帶姑娘。妓之敬客以水烟三調者。召妓侑酒之。謂也不帶亦可。各二千。飲博二事。至少各二千。多至四十千者亦有之。

重慶之妓

重慶之妓。光宣時已有之。分江湖間門二種。所居爲金沙岡小校場天燈街小井街總土地沙井灣二府街黃土坡香水坡石門坎馬家巷等處。能彈唱者爲

絲絃。否則爲閒門。狎客所費之銀幣。置酒十六圓。酒罷留宿。夜度資及雜犒十八圓。侑酒則至少二圓。

漢口之妓

漢口妓院規模宏大。有蘇幫。川幫。湖南幫。江西幫。本幫之別。以龜鵠鳥師侍役。轎夫合計之。多者至百數十人。向以川幫爲巨擘。光緒初。有江右人焉。所居曰福喜堂。堂有姊妹花七人。皆能歌。

宣統末。妓院分四等。一等有蘇幫。湖南幫。四川幫。本幫之別。居歆生路三分里。四成里。長怡里。通濟里。二等僅有揚幫。湖南幫。本幫之別。皆居南城公所。三等爲本幫。居武聖宮。天字巷。客所費之貲。一等飲博各銀幣二十圓。侑酒一圓。二等飲博各錢二十千文。侑酒一千文。三等飲博各錢十六千文。四等有湖南幫。本幫之別。皆居沙家巷。開小盤點曲。共錢一千文。

狎妓者。召妓侑酒。不至。則謂之打扁擔。打扁擔者。本於粵西之言。獠俗。男女倚歌。自擇配。女及笄。則縱諸野。少年從者。且數十。次第歌。意所答。而一人留。男遣

女以扁擔一條。女受之卽約爲夫婦。意者狎客召妓猶以扁擔授妓。妓不受轉將扁擔打之。故引爲大辱歟。

沙市之妓

沙市妓館。在後街。曰絲絃班。侑酒酬錢三緡。置酒酬錢十六緡。

長沙之妓

長沙女閭繁盛。最上者曰堂班。分兩等。其所謂二等者。皆雛妓也。宣統末。散居於仁美園古大苑百花村高家巷銅鋪巷福源巷火官殿後臬園後三王街司禁灣等處。皆懸燈及市招於門。有蘇幫本幫之分。蘇幫以揚州人爲多。本幫則醴陵產爲多。飲於其家。酒席費錢二十緡。出局侑酒。酬以二緡。若假其室以爲雀戲。給四緡。得餉四肴之餐。往打茶圍。不出貲。惟新正客至。必以果盤相餉。且上燭放爆以迎之。謂之做財神。客必賚以錢十二緡。或八緡。別以四緡。或二緡。犒其左右。妓之生日。必強客置酒二席。曰擺臉面。度夜無定資。謂之掛衣。雛妓梳櫳曰鋪堂。所費約百緡。

次於堂班者曰窰班。亦可飲博於其家。夜度資。有錢六緡四緡二緡之別。所居爲軒轅殿石樂私巷皇城隄明月街官園石門閩紫荊街一帶。

廣州之妓

廣州艷跡。以珠江爲最。風月繁華。尤聚於穀阜。爲上等。有上中下三擋之分。紫洞艇排如雁齒。密若魚鱗。櫛比蟬聯。幾成衢市。可以信足往來。別有數船。儲貨出鬻。如有所缺乏。取之如攜。至夜。月明風清。波平若鏡。琉璃燈火。皎潔如晝。所有珠孃。成羣結隊。俗所謂老舉者是也。其齒稚者曰琵琶仔。仔。小孩也。蓋言其人與琵琶等長也。晚妝初罷。儀態萬方。客至開筵。陳設華煥。先之以絃管嗽嘈。笙簫喧沸。各逞珠喉。互賡迭唱。脆堪裂帛。響可遏雲。歌聲旣闋。然後入席。珍錯雜陳。烹調盡善。鴨臠魚羹。別有風味。席撤再唱。綺興愈濃。往往至星墮月斜。重復入席。斯時侑酒拇戰。釧動釵飛。擊鼓催花。傳觴醉月。倍極其樂。遊客至此。固無不色授神眩。魂銷心蕩也。次之在引珠街。又其次在白鵝潭。

黃剛之妓。初以水居者爲上。陸地所有。不足貴也。自經光緒甲辰設阜大火之

後。則陸居者多。其香巢謂之寨。皆在西關塘魚欄陳塘南新田地河南尾等處。有大寨二四寨兩等。客之欲設盛筵者。須至旁近酒樓。而招之使往。卽開廳也。若在其家。則曰開房。客欲令大寨之妓伴宿。非百數十金。不得染指。老舉之夜郎自大。尤軼等倫。游客之招以侑酒者。既至。則端坐客後。不言亦不笑。且不詢客姓。臨行時。客如不給侑酒之資。例須索取。客須餉之以瓜子。嶺南通用雙毫。銀幣之二角者是也。客給貲時。如給雙毫七枚。則老舉必給還單毫一枚。有告以無庸給還者。毅然勿聽。其意若謂此十三毫者。乃分內應取之貲。至此一毫。則例外。決不能無因濫受。並於給資時。擲之於案。驗其眞贗。有聲音不正。或聲低而啞者。必使易。始施施然去。蓋純視爲營業之性質也。

潮嘉之妓

潮州嘉應曲部中。半皆蠶戶女郎。大率爲麥濮蘇吳何顧曾七姓。以舟爲家。互相配偶。人皆賤之。其男子專事篷篙。僅於清溪潮陽五百里內往來。載運貨物。生女。則視其貌之妍媸。或自留撫畜。或賣之鄰舟。父母兄弟。仍時相過問。稍長。

輒勾眉敷粉。擷管調絲。蓋習俗相沿。有不能不爲娼之勢。而妓女寄所歡書。率置燈草於中。蓋潮人呼同心結爲菩薩花也。

宣統末。潮州有南詞歌妓。皆至自江西及汀州。懸牌於門。曰某某堂。客至。所應酬以銀幣者。開天官一圓。唱曲侑酒各二圓。汕頭亦然。

梧州之妓

梧州之妓。皆居沿河之筏。有三等。中筏爲上。客之置酒者。皆至大艇。不留宿。下筏爲中。上筏爲下。其人大都來自粵東。蓋有汽船可達。甚便利也。

南鄉之妓

橫州之南鄉。爲邕梧往來必經之道。自光緒中葉。電船駛行。日漸繁盛。宣統末。流妓麇集。而皆居於筏。筏有兩層。上爲逆旅。下爲娼寮。客子冶游。此爲最便。

福州之妓

福州之妓。宣統末皆在南臺。有四等。一二等爲上。非有人爲導。不得入門。與妓稍諳。卽須請酒。請酒者。置酒以宴友也。友至。則各出銀幣五圓或三圓。曰壓桌。

錢。客或便酌於其家。僅四肴。則酬以銀幣五圓。肴多酌加。酒罷留宿。別議資。別有所謂唱書堂者。客就而聽之。則出銀幣二三圓以壓桌。餘與一二等之妓同。

三四等之妓。則劣矣。客所費。至多爲銀幣五圓。

廈門之妓

廈門之妓有三大別。俗名童子班者。北詞歌妓也。居寮仔後。俗名閣旦者。南詞歌妓也。居二王宮邊相公宮邊蚊烟井。俗名倒鋪者。土娼也。居九條巷打鐵路頭箭道。客所費之銀幣。打茶圍。二圓至五圓。俗稱開小牌。侑酒。五圓至十圓。置酒。六圓至十二圓。北詞南詞同。惟北詞有在班開天官五圓至十二圓之例。土娼則惟打茶圍一圓。卜晝二圓至三圓。度夜四圓至六圓。此就宣統末言之也。

金怡安遇卞雲裝

順治初。秦淮妓卞雲裝僑居半塘。仁和金怡安大令漸皋曾遇之。後至杭州。怡安至其繡閣。見案頭有吳梅村詩冊。尋覽情詞。不無今昔之感。因取其意。并雲

裝近事。隳括成詩。怡安爲明之舉人。入本朝而仕爲縣令者也。詩曰。芸帙緜函繫所思。玉人鄭重遠相攜。悶來只仗琵琶寫。說處仍防鸚鵡知。破鏡刀環尋舊約。瓊枝璧月費新詞。莫嫌大雅凋零盡。猶有春風屬掃眉。結綺臨春恨未終。輕烟淡粉掃成空。還家江令頭仍黑。避席崔娘臉自紅。遼海鶴歸無主墓。吳江楓冷未栖鴻。都將月地雲階夢。泣向荒田野草中。不向長安鬪狹邪。竭來水國傍蒹葭。曾探織女機邊石。再見元都觀裏花。秋思潘郎驚鬢髮。夜情白傅感京華。三千年後蓬萊路。知在瓊樓第幾家。

張宏軒挾倩扶赴會

諸乾一董蒼水嘗於重陽後作神山之會。蓋松江彭仙人棲神處也。時吳梅村在坐。迭遣人覓女郎倩扶。必不得。夜分。張宏軒刺史自上海來會。投刺後。吳命以己車迎入。使者謂需兩車。咸訝之。及至。則挾一衣冠少年。光艷暗射。若薄雲籠月。人皆望而卻步。且不敢詢姓氏。及移燭燭之。則倩扶也。合座譁然。

王于一晚歲狎妓

王于一晚歲客杭州之西湖。嘗狎一妓。頗粗陋。或嘲之。王笑曰。近代美人尙肥。白狗爲朱竹垞所眷。

朱竹垞浪游天下。於歌筵舞席。時一涉足。嘗爲詞以贈妓。其調寄步蟾宮。贈白狗者云。疎簾日影。纔鋪地。卻早被金鈴喚起。朝雲一片。出巫山。盼不到黃牛峽裏。仙源乍入。重門閉。任閒殺桃花春水。劉郎去了。阮郎歸。算只有相如伴。你白狗爲代州之妓。竹垞晨往曲中訪之。不值。因戲投以詞也。

紅娘子爲湯西厓所眷

陸雲士之宰江陰也。湯西厓少宰右。曾方爲孝廉。客其幕。羣客交妬。雲士曰。公等無多言也。天下有幾西厓乎。時西厓甫冠。美如玉。而詞文秀媚。所至傾坐。邑有妓號紅娘子者。已在杜秋之年矣。西厓悅其妍媚。比於啖蔗之甘。客裝所蓄。盡其所有而去。逾年。西厓登第。入翰苑。遣人致書雲士。雲士大喜。以爲西厓心念舊交。不以雪泥有間也。發其緘札。寒暄外。無一語致感謝者。惟惓惓問紅娘子無恙否。且言紅有假子。頗能文。已令采芹入泮。否。雲士大怒。

藥枝爲趙秋谷所眷

藥枝者。天津西郭妓也。當康熙戊寅己卯間。名噪甚。尋常不可得一見。趙秋谷辛巳之秋。始遊於此。友人百計爲致之。寒夕濃陰。紅燈深屋。翩然而來。明豔甚。蒲州吳天章方在座。一轉盼間。頓失常度。乃相與爲詩品題。雜以嘲謔。屬者至盈帙。時藥枝適有所避。於秋谷有知己之感情。殊厚。會秋谷東歸。索幾至。則已爲有力者所主。不可復見矣。居久之。有爲秋谷傳言者。乃相期於他。叙舊傷離。數語而別。猶持秋谷前時所書便面。容色憔悴。非復曩態。先是有秋谷者。曰。藥姬何如。秋谷曰。新荷出水。飛鳥依人。聞者莫不愔怳自失。及是。秋谷若又自失矣。爲二絕句以示客。曰。烏鵲秋前報好音。人間不信月終沉。如兩度臨滄海。不見輕泥蘸客襟。照水閒花偏有豔。先霜病葉已難支。三年好遊春夢。悔作重尋杜牧之。

玉素爲趙秋谷所眷

熙時。天津之妓有玉素者。行四人。第稱其行第。晉人也。小身常貌。色頗鮮好。

至於手足柔纖。膚肌瑩膩。時蓋罕其輩矣。性尤慧利。工於應對。趙秋谷始於甲申初夏。燭下見之。贈以南柯子詞。又有句云。何物比將嬌與巧。燕子鶯兒。蓋紀實也。然自待過高。意所不愜。雖竭貲力。百計媚之。不能得其歡。其當意者。卽無所隱也。用是爲雅流所賞。而市兒或嫉之如仇。惜其性蕩。舉動佻急。不能自持。語亦敏給。而皆近俚也。

眞珠乘趙秋谷於醉

康熙時。天津楊柳青之妓。以眞珠金錢爲尤。北地諸姬。以金玉珠名者。十七八。其俗尙也。眞珠貌及中人。齒亦不卑。然恬雅無嚙陵習。趙秋谷遇之。意初不甚屬。而眞珠乘秋谷於醉。遂與同夢。秋谷乃爲柳梢青詞以贈之。云。無計枝梧。病身陡頓。春夢模糊。亂惹閒愁。驚開倦眼。斗帳紅珠。醉濃不省歡娛。曉鏡裏。臨窺畫圖。聞道門前。煙波澹迤。楊柳蕭疎。

金錢爲趙秋谷所眷

有金錢者。楊柳青之妓中翹楚也。與趙秋谷在苒最久。風韻天然。修眉皓齒。楚

起動人。若其酬答敏慧。雖文士亦靡以加之。問能作吳語。嘗至秋谷寓齋。秋谷嘗做元微之雜憶體。賦不忘十絕句以譽之。

李笠翁目王再來爲韻友

喬復生王再來者。李笠翁所蓄家妓也。歿後。笠翁爲之傳曰。再來聲容。雖遜復生一籌。然不宜女而宜男。易妝換服。卽令人改觀。與美少年無異。予愛其風致。卽不登場。亦使角巾相對。執麈尾而伴清談。不知者目爲歌姬。實予之韻友也。

喬秀婉媚可人

長洲戴藥砮。名延年。有友昵一妓。曰喬秀。雪膚藕腕。婉媚可人。雅愛螺盤雙髻。作佛鬢妝。故又字曰鬢奴。藥砮嘗從其友訪之。梳樓寢閣。淨不容唾。客至不供名。以玫瑰薔薇蘭桂諸花露。手自調之。注於碧甌。稍溫以進。甘香沁腑。令人作土液想。一日。曉妝甫畢。緩試新裙。綠羅八幅。緯色作腰。藥砮奇其製。問之。曰。君不讀唐句乎。一渠春水赤欄橋。此做其意也。藥砮贈以詩。有桃花本是仙家種。謫作人間薄命來之句。後爲一豪貴所黷。憤鬱而死。

秋桂多子改子著於時

乾隆末葉。秦淮妓家侍婢。如秋桂。多子。均著稱於時。狎客不敢以奴星視之。又有曰改子者。又蘭家花面丫頭也。其丰韻直軼秋桂多子而上。或曰甘蔗旁生。荔枝側出。掃眉人固不可無此渲染也。

郭心兒爲武狀元

郭三。名心兒。丹陽人。父早亡。及笄之歲。母惑媒氏言。誤字維揚郭某。成婚未幾。竟以誘脅墮入風塵。年十九。頤而婉。豐而逸。素肌纖趾。溫乎如瑩。移家江寧之桃葉渡。妖冶傾一時。秦淮諸姬。以蘇幫爲文。揚幫爲武。心兒雖產於雲陽。而來自邗江。遂爲維揚諸姬之冠。人戲以武狀元目之。其所交好。皆達官貴人及文士之負盛名者。趕熱郎未易得靚顏色也。

二湯爲一雙璧人

乾隆末葉。秦淮名姝。首推二湯。二湯者爲土著。以九十行稱。孿生姊妹也。態度則楊柳晚風。容華若芙蓉曉日。並翠眉而玉頰。各盧瞳而頰唇。乍見者如一對

璧人。無分伯仲。注目凝睇。覺丸之鬢輔微圓。左手背有黑痣一小點。可識別也。早墮風塵。從良未遂。闔戶數十指。惟賴二人。雖車馬盈門。而纏頭資到手輒盡。居新橋之牛市。臨流數椽。湫隘已甚。游者憫之。

王秀瑛姿首清妍

王秀瑛。小名愛兒。父母皆蘇州人。生於江寧。遂家焉。以母命。適伶人張七。姿首清妍。舉止閒雅。不樂與姊妹行爲伍。所居鈔庫街之西。閨閣幽深。翛然絕俗。有僮父某。以白金四十。啗其母。謀一夕歡。不可得。惟二三知己。相對永夕。杯茗清談。鮮及於亂。周稼軒孫楚儂。皆與善。嘗告人云。秀瑛非五鼓不眠。非日中不起。早飯嚮午。晚膳三更。習以爲常。不能改也。自奉甚薄。宴客必豐。盛服盈筓。弗以被體。能鼓琴。善南北曲。然非興會所至。雖素心人。不克強之發聲。

月上翦髮贈客

乾隆末葉。江寧有妓曰月上者。每與人厚。輒翦髮以表情。或爲之作詩。有句曰。分明小試騰霄計。親把瓊刀割紫雲。然其所厚者不一人。而髮亦不一翦。可笑。

也。

陳銀兒亭亭玉立

陳銀兒。蘇州人。乾隆末葉之秦淮妓也。居水關東。弱歲學歌。聲如雛鳳。嘗一夕而工數曲。老伎師歎弗如。豪客贈遺無虛日。然性慷慨。阿堵物不以關懷。及長。益厭鉛華。素服淡妝。亭亭玉立。璧人也。

趙小如神閒貌婉

趙姿。字小如。乾隆末葉之秦淮妓也。嘗云。與其倚門而富。無寧補屋而貧。與其爲僮父妻。無寧爲才人妾。故在院雖久。太璞猶完。有號梅隱者。初與之晤。卽稱其神閒貌婉。當不作率爾人也。

董三天然韶令

董三。蘇州人。乾隆末葉。在秦淮爲妓。肌膚不甚白。而天然韶令。雖粗服亂頭。自有一顧傾城之致。或戲以墨牡丹名之。惜遇人不淑。孽海飄零。所得纏頭之資。悉以償博債。故眉黛間常若有恨色也。

許壽子如閨秀

許壽子。乾隆末葉之秦淮妓也。爲土著。年逾二紀。舉止風韻。儼如閨秀。張某夙與善。以筆耕爲業。而未有室家。歲入悉以遺之。如是者有年。旣而某以旅邸久居。饗殮不繼。壽子聞而招致之。終歲日用。皆取給焉。衣履亦代製之。繼復爲宛轉營謀。得臍某邑侯之聘。館穀豐美。瀕行時。置酒祖餞。戀戀不忍別。酒半。壽子忽抗聲曰。青樓中有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留戀烟花。罔思自立。浪游數載。如夢如泡。今年已三旬。豈容再誤。自茲以往。君當絕迹狹邪。亟圖嘉耦。妾不能終事君。亦不願繼見君。此間君勿復來。亦毋復以妾爲念也。言已歔歔。某大感動。卽振策去。旋就館三年。積貲頗厚。且娶妾生子。不負壽子別時之所囑也。

朱大爲袁子才所眷

朱大。蘇州人。乾隆末葉之秦淮妓也。身體弱小。狎客戲以朱骨稱之。細骨輕軀。踐塵無迹。神光陸離。風度高雅。袁子才遂初旣賦。寄興掃眉。雅與之善。蒼髯紅粉。常相對於銀燈綠酒之間。大有女年十歲。教以歌曲。不肯發聲。自言願歸里。

門。織布爲業。或聞之。歎曰。此大知識之女也。宜成其志。

馬如蘭爲袁子才所眷

馬如蘭少未有名。袁子才過吳門。乃爲之命名。子才詩所謂如蘭二字。付卿卿者是也。瀕行。與之約。返吳。當作兩月留。至梁溪。盛稱之於嵇公子集虛。謂向來評泊羣花。必如其分。獨於馬。莫得形容語。嵇曰。豈卽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與。子才擊節。乃相與大噱。

金三姐爲袁子才所眷

楊笠湖厭聞名妓二字。袁子才嘗引爲同情。而貽書笠湖曰。人世之有娼妓。猶人世之有僧道。僕不喜二氏家言。獨不厭僧道。子才六十初度。適在吳門。效明人康對山自壽之舉。集名妓百人。使唱百年歌。惟謂庸脂俗粉。當意無多加之。平康習氣太深。則亦如俗僧劣道之不足爲伍耳。有金三姐者。含睇宜笑。矯矯庸中。遂爲所賞。明年至蘇。三姐故無恙。相與探梅鄧尉。載艷同游。後三姐爲官事所累。乃懇蘇州守爲之緩頰。

蕊仙爲袁子才所眷

袁子才在蘇。偕友泛舟橫塘。停泊時。有船妓蕊仙者。舟與之鄰。蕊仙貌絕麗。而以身分自矜。隔窗對話。不進艙。侍飲。客許重贈纏頭。蕊仙拒不受。子才知蕊仙之知文墨也。戲題一詩贈之。少頃。月出矣。蕊仙持扇求書。子才曰。老人吟詩作字。能得美人磨墨爲佳。蕊仙乃一笑進艙。客戲謂子才曰。人謂酒爲色媒。君以詩爲色媒。可謂巧於誘引矣。然夜已深。誘引人家子女。是爲作奸犯科。何乃一無忌憚也。子才大笑。蕊仙亦爲之嫣然。

袁子才評廣州船妓

袁子才久聞廣州珠娘之麗而羨之。及其弟香亭出守端州。遂以耄耋之年至廣州。戚友招飲花船。則謂所見絕無佳者。故有青唇吹火拖鞋出難近都如鬼手馨之句。旋聞潮州綠蓬船人物殊勝。猶未信也。及見毘陵太守李寧圃程江竹枝詞。輒又爲之神往。其竹枝詞曰。程江幾曲接韓江。水膩風微蕩小艤。爲恐晨曦驚曉夢。四圍黃篋悄無窗。江上瀟瀟暮雨時。家家蓬底理哀絲。怪他楚調

兼潮調。半唱消魂妙絕詞。

琳娘風韻天然

乾隆時。潮州有妓曰琳娘者。不好妝飾。粗服亂頭。天然風韻。有潔癖。常手一塵。拂拭几榻。塵終日不去手。達官賈人。雖挾重貲求見。概不納。獨與程介夫善。故介夫贈詩。有作客頭將白。逢卿眼倍青之句。介夫得疾旋里。逾年無訊。其鄉人王百川過琳娘。見淚痕滿面。伏枕不起。詢其故。曰。昨夜夢介夫死矣。百川多方慰諭。終不釋。已而凶問果至。琳娘爲之哭泣者累日。

桂姐不苟言笑

乾隆時。潮州有妓曰桂姐者。粗具姿首。而故自矜莊。不苟言笑。僮夫妄稱其有閨閣態。互相推奉。桂姐益自信不疑。甚且客至其舟。白眼相對。無一言酬答。有惡少恨之。飾爲貴公子。乘其舟至清溪道上。俟夜深人靜。令乞兒數輩褫其衣而迭就之。創甚。自此稍斂戢。昔日伎倆。不敢復試矣。

濮小姑爲吳韻雲所眷

濮小姑。潮州人。態度豐豔。柔情綽約。雖不嫻文翰。而吐屬溫利。遇少年服飾炫麗。舉止浮蕩者。厭薄之。名士騷客。聯句飛觴。則櫻唇微綻。粉靨生渦。輒侍坐終日。否則邀之亦不至。卽至。酒數行。先姊妹歌滿江紅一曲。便向座客斂衽辭去。雖有力者。略以金帛。脅以威勢。不顧也。是以當時才流。凡有雅集。必登小姑舟。杭州吳頡雲。殿撰鴻校。試潮嘉。適乘其舟。嚴諭從人禁妓不得入謁。小姑竊窺。而心慕之。然以學使尊嚴。不敢自薦。輾轡於中。莫可排解者。累日矣。一日薄暮。舟次齊昌江口。密雨如注。小姑曰。此天贊我也。因與其母定計設筵。醉僕從於他舟。潛令篙師約當吳寢所穴篷數處。頃之。衾枕淋漓。吳急起狂呼。莫有應者。小姑佯自夢中驚覺。挑燈出視。謂吳曰。湫隘何可憩息。後有小榻。尙潔。敢請移寢。何如。吳睨之。嫣然一笑。媚致橫流。不覺心動。遂與燕婉。及試罷返省。題便面以贈小姑曰。輕衫薄鬢雅相宜。檀板低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後。月明初見鄭都知。折柳河干共黯然。分襟恰值暮秋天。碧山一自送人去。十日篷窗便百年。小姑捧詩而拜。欲脫籍。隨行。吳不可。殷勤慰諭而止。於是潮人咸

呼小姑爲殿撰夫人矣。小姑益自矜貴。卽名士騷人。亦難輕覲其面。假母逼之。小姑曰。兒曾侍寢玉堂。何可復理故業。遂出私囊千金於湘子橋邊。築精舍。焚香禮佛。後聞吳逝。設位哭奠。數日不食而卒。

曾春姑爲金聽濤所眷

曾春姑。澄海人。自幼父母俱喪。依嬸母蓉娘。丰姿穠粹。如碧桃初放。滿座生春。顧性孤峻。每日晨起梳洗畢。輒閉戶焚香。或臨牕刺繡。不喜見人。嘗有販米客備百金以求歡。春姑鄙其人。毀妝稱疾。客去。蓉娘讓之。春姑曰。撫育之恩。兒豈忘懷。容得當以報。毋相迫也。蓉娘無如之何。然春姑之名。自此噪甚。欲締交者踵至。然皆不當意。

吳江金聽濤尙書爲諸生時。嘗客潮州。聞其名。訪之。值午睡。因朗吟梁簡文美人春睡圖。低鬟壓落花之句。驚回幽夢。倦眼斜注。覺金之神彩不似庸流。整巾徐起。敘談良久。情意頓洽。遂成燕婉。未幾。金鄉試旋里。祖餞江邊。攬衣揮涕。金取小端視。勒其事於背。贈之曰。我苟富貴。攜此而來。當不相負。春姑珍之如趙

璧也。後十餘年。金以內閣學士校試潮嘉。向例當道往來。蟹船應役。時春姑猶在舟。未脫籍。隨蓉娘至清溪。聞學使姓名。里居甚確。伏篷底窺之。態度宛然。密謂蓉娘曰。是誠前度劉郎也。夜分。設筵舟中。延其幕客沈靜常。邀金過飲。春姑作別時裝束。俟酒酣。用盤承硯獻之。金就燭取視。驚曰。爾豈昔年韓江曾春姑耶。春姑嗚咽不成一語。金攜硯返舟。作詩二首。贈白金五百兩。慰遣之。春姑遂留金於蓉娘。曰。兒不能復事賤役。聊借金公之惠。以報阿母恩。因擇士人委身而去。詩曰。含顰憶昔侍尊前。麗服明妝似水仙。今日相逢卿老矣。不堪回首問當年。不抱琵琶過別船。芳心與石一般堅。相思有證分明在。淚漬模糊滿硯田。

郭十娘爲金柳南所眷

郭十娘居齊昌西門外。早著豔名。一時名流爭妍取媚。尋盟責諾無虛日。十娘蔑如也。獨與金柳南傾蓋輸心。私心竊計。謂意中目中。微斯人。莫可委身者。柳南名作機。卓犖不羣。意氣豪邁。工吟詠。屢應童子試。不售。卽棄去。遊於滇楚。臨流攬勝。慷慨悲歌。久之賦歸。益無聊。因挾中韓業遊嶺南。理文案。詳慎明敏。雖

久居要津者不能及。人多忌之。以是恆賦閒。然雖貧。猶典衣聚書。至數千卷。嘯歌不廢。而所爲詩益工。宜其縱情風月。欲銷鬱勃之氣於溫柔鄉也。

先是。柳南遊幕齊昌。公餘。登河濱之嫫媿樓。屢招十娘不至。因以蟬翼紗二端。並蒂蘭一枝。遣僮巾款曲。十娘納蘭返紗。謂僮曰。歸語汝主。好珍重。此花拜惠多矣。越日。柳南張筵邀之。少選。姍姍來。雅服靚妝。容華妍秀。席次奏湘妃怨一曲。宛然幽篁浥淚。音韻悽楚。定情未幾。而十娘遽嬰疾。柳南爲之焚香默禱。由是十娘情意逾密。欲脫籍相從。而柳南旅橐羞澀。因裂如意一鉤。各執半要盟。以待異日。某邑令夙聞柳南名。專倖厚幣以聘。勢不可卻。剋日戒途。十娘設讌以餞。相對汎瀾酒半。柳南佯醉。離席馳馬去。自此關河間隔。歡會難期矣。柳南以世無黃衫客也。恆鬱鬱。因賦如意詩寄十娘曰。如意不如意。其如如意何。望穿信杳別。別久淚痕多。孤月照裙屐。重雲鎖黛螺。回頭似一夢。壯志盡銷磨。後十年。柳南重過嫫媿。十娘已臥病。玉容憔悴。握手失聲。柳南賦詩二十首歌。以當哭。今節錄其半云。十載重來事已非。梨花零落燕分飛。徐娘未老風姿減。

淚溼當年舊舞衣。幽蘭一剪證前囚。蟬翅紗輕穩稱身。對鏡嫣然渾一笑。分明我是意中人。挹翠偎紅正暮春。名花齊折鬪芳辰。一枝冷豔誰堪似。妙手玲瓏寫洛神。樺燭高燒照綺筵。清歌兩部醉羣仙。漏聲欲斷人初散。儻近熏籠倚玉肩。小閣濛濛細雨中。殘燈隱約背牕紅。傷春倦臥無人問。獨爇心香禱碧空。沈疴乍起倍清癯。閉戶兼旬似隱居。興至偶然乘彩鷁。閒憑水榭數遊魚。不曾豎指學紅綃。鐵練何須鎖綺寮。怪底連宵玩明月。出門動卽遣垂髫。半鈎如意締三生。密誓雙雙對短檠。小語有時紅兩頰。欲呼夫婿又低聲。悲莫悲兮生別離。臨歧揮淚共牽衣。明朝南濟橋頭水。不見鴛鴦相並飛。賣賦慙非司馬才。空教紅粉委荒萊。不知海國蒼茫外。何處黃金可築臺。未幾十娘奄逝。柳南攜尊哭奠。且以其生前愛桃花。爲購數十株。環種菜門。十娘乾隆時妓也。

郭紐兒眉目韶秀

郭十娘有妹曰紐兒。膚髮光膩。眉目韶秀。惜兩腋下有氣。觸鼻甚穢。俗名爲狐騷臭。遇讌集酒酣。輒熏蒸滿座。往往有掩鼻而去者。周海廬與之暱。贈以詩。

石姑小娜爲陳雲所眷

石姑。又名十姑。白如玉肪。眉目楚楚。饒有風致。曾嫁僮父。四年而寡。無所倚。遂返程江。理故業。曲中姊妹咸非笑之。獨小娜與之款洽。相對忘懷。小娜潔白。可匹石姑。而冶容柔態。則過之。乾隆時。毘陵陳雲旅梅州。每月夜。卽招兩人。煮工夫茶。細啜清談。至曉。不及亂。人怪之。答曰。譬彼名花。綴於樹枝。迎風浥露。神致飛越。若折而嗅之。生氣寂然。有何意趣。後解維返省。石姑小娜望南涕零。甚於所歡。

周公子爲妓所給

元和周季堂初以未入流分發楚北。隨畢秋帆制府征教匪。荐升至臬司。才識精練。聲勢赫奕。其長公子舉孝廉。入都會試。渡江至漢口。買車登陸。有憾之者。導之冶游。令妓窮極媚惑。持扇索書。且乞署款。曰。付姬人某。公子風流豪縱。求輒許之。且繾綣數夕而去。

翌年春。公子報罷留京。九月朔。季堂詣制府稱賀畢。甫出轅。未登輿。見道旁一

廻年可五十許。捧牒而跪。後隨少婦。青帕蒙頭。手抱呱呱者而立。以爲鳴冤者。以其牒。命隨至署。升輿注視。所訴。乃公子前所狎妓。已生子來謁翁也。大怒。發侯陽府刑翰。妓出扇。手迹宛然。守亦有憾於季堂。直白秋帆。秋帆夙遇季堂。厚囑善處之。乃畀以三千金。留其子。然子實非妓生。乃憾之者所買。賄妓爲之也。以季堂被劾。白簡中亦列此款。頗費斡旋。乃免褫公子衣衿。

妓餌老翁

大興某村翁。頗足穀。以值千金之絲。命其子往金陵鬻之。子戀一妓。久不歸。翁不知之。趨金陵妓家。訪焉。妓家曰。汝子誠在。適外遊。可稍俟之。翁待至晚。子不歸。其家以惡草具餉之。宿之外室。次日。子仍不歸。至三日將晚。一嫗出曰。翁待久矣。坐守良苦。曷入一觀花乎。翁欣然隨之入。至中堂。舉目則湘簾翠幌。清池小山。花木掩映於朱欄曲楹間。一少姬濃妝前拜。引入幽室。進以金樽。款以珍饌。翁不覺陶然徑醉。卽與之狎。巫山夢覺。而紅日下簾。甫起。卽進飲食。而其子適至。父子相見。默無一語。飯畢。子請歸。翁良久曰。子曷先還。吾取逋貨畢。卽歸。

也。翁乃獨留妓家一月。貲斧畢耗。遂子身而返。

商寶意懷金陵舊游

會稽商寶意太守以編修乞外。授鎮江府同知。解官。居秦淮水榭。眷一妓。甚麗。臨去。出白玉墜爲贈。時把翫之。不釋手。其後累宦邊郡。投老沅江。追念昔游。形諸篇詠。嘗曰。吾鄉陸放翁在蜀十年。曾有所盼。歸日。每懷舊游。屢見吟詠。僕於金陵亦然。月地花天。復此追憶。不自知身滯百蠻也。

王香柳清麗

王香柳行三。嘉慶初之蘇妓也。居濠上。吳門食單之美。燈船著稱。而王家爲尤精。鼈裙。鳧蹠。熊掌。豹胎。燂以秋橙。酷以春梅。擬於郇公廚。李太尉焉。香柳貌清麗。沈默寡言。與之纏頭金。則受。或雜以衣飾。釵釧。則受。金反璧。或詰之曰。兒非傾心阿堵。顧阿母以錢樹子望我。其奚辭。至一身漂泊。未識所歸。雖金縷千絲。明珠百琲。非我有也。適一旦脫然去。其與有此者。寧復知公等乎。公等亦胡爲者。客爲之爽然若失。後適邑人某。

陸小玉丰韻天然

嘉慶初。蘇妓陸小玉居山塘。蛾眉淡掃。丰韻天然。而翠袖霞裳。丁東環佩。濃淡亦復相稱。所居近河干。屋小如舟。嘗有人寄其家。聞客至。匿於幃。客盛稱家世。誇豪富。小玉厭之。餉以閉門羹。客不解。轉詰焉。其人嗤於幃。遂逸去。

李倚玉白皙而頤

李倚玉。行三。白皙而頤。而秋波一剪。盈盈欲語。尤可療飢。居虎邱。得月樓。樓枕河干。在花市西頭。卽俗呼冶坊浜者。爲游船停聚處。每當曜靈西匿。蟾魄未升。歌吹遏雲。畫橈動地。紅妝與烏帽相掩映。居高臨下。固莫不歷歷目前也。

周新官黑而津

嘉慶初。蘇妓有周新官者。居山塘。面黑而津。娉光眇視。丰致嫣然。時人以墨牡丹稱之。

趙某官温婉而捷給

嘉慶初。蘇妓趙某官居閨門之上塘。温婉而捷給。長筵廣席。各勸一觴。莫不欣

然受之。悅濠上某欲嫁之。某初饒於財。喜狹邪游。丈夫也。而嫵媚若巾幗。諸校書爭愛之。由是家中落。不名一錢。聞趙言。以匱乏告。趙招之至家。衣食供奉。如伉儷然。雖時出見客。而臥榻側久不容他人。寤睡矣。

李新官吐辭伉爽

李新官。字晚蘭。秦州人。嘉慶初。居蘇州之算盤巷。眉不畫而翠橫一字。髮不髻而綠透三層。吐辭伉爽。畧無浮文。而摻摻長爪。雅自愛護。有謂其所歡亦長爪者。或偶晤於方韞之處。戲驗之。良不誣。

程月娥玉淨花明

程月娥。籍新安。嘉慶初至蘇。居楊庵街。玉淨花明。雖鶯么鳳。年十五。以父死不克償。逋負。遂入青樓。故酬對差澀。而女工獨嫻。兼善刷印碑版。坊刻稱之曰校書。名實相副矣。

舒鐵雲認藕雪爲鄉親

嘉慶某歲小春八日。舒鐵雲在蘇州。飲於范少府之新柳詩屋。以女郎藕雪爲

耽錄事。酒闌索句。鐵雲知其越三日而瓜期初度也。乃卽席占贈。書於琵琶之背。詩云。鳳皇絃上細如塵。酒地詩天一種因。芳樹臨風新樂府。梅花生日小陽春。攜來鹿脯能供客。載得鴟夷莫贈人。漫訝停橈便評泊。查橋支巷是鄉親。

楊福齡春容大雅

始慶時。江寧有名妓楊福齡者。先居文德橋右。後移鍼巷。春容大雅。動止宜人。工琵琶。洋琴。偶一奏技。聽者神移。其母若妹皆盲於目。家中食指以百餘計。胥仰給於福齡。而所得纏頭。或一疋綾。一斛珠。莫不珍重受之。不以豐菲爲軒輊也。

楊多子爲人所珍慰

楊多子。嘉慶時之秦淮妓也。芳齡豈蔻。羞鬢芙蓉。六寸膚圓。春光緻緻。不諳絲竹之技。而拔來報往。蹀躞甚勞。見者皆珍慰之。

蘇綠珠諳素女術

蘇綠珠爲小艸妹。江寧之天方教人也。容曜秋菊。采麗春葩。間或按象版。炙鵝

笙紫腔綠韻。才一繞梁。玉塵乃簌簌下落。嘉慶時。居八府塘西。先是。小卿擅名河上。綠珠嗣起。一時幾有二喬之目。且諳素女術。凡與昵者。輒不忍舍之。

王倚紅動止無俗態

王小苻。字倚紅。嘉慶時之江寧名妓。瑤笏閣豔雪女也。適伶人郭蘭。年十七。美麗不遜其母。而冷雋處。或又過之。蓮瓣纖纖。花髮裊裊。一日。有客過之。值其晨妝未竟。悄擁圓冰。手挽青絲三五結。猶委地尺餘。雙腕瑩膩如雪。客至。迺提鞋。偃母。淪茗呼奴。秀可療飢。嬌真消渴。蓋豔雪早與韻秋春痕秋影諸人角勝花場。小苻湔染既深。動止自無俗態也。

大奕潔而妍

大奕。嘉慶時廣州船妓之翹楚也。質潔而妍。人每以明珠仙露比之。又稱爲花魁。聲價殊重。以置身卑辱爲恨。恆語人曰。儂輩增一分聲價。便多一分賤態。人以爲可喜。儂以爲可悲也。性高尚。遇風流名士。則肆其詼諧。而不及藝。有貴介致五百金。求半月歡。母利之。不可強之。遂絕粒。

麥大安善談謔

嘉慶時。廣州校書麥大安喜風雅士。善談謔。終日娓娓無倦容。不尙豪華。未幾。繆蓮仙訪之。一見如平生歡。因慕王笠航名。以團扇屬蓮仙索笠航書。大安工酬應。送迎無虛日。恆致病。一夕。蓮仙往視。伏枕妝樓。強起坐。與語。輒淚下。蓋憂從中來也。因譜師師令詞贈之。云翠眉雙鎖。又淚珠交墮。此時心事有誰知。低首向妝臺斜坐。甚閒愁。難貼妥。到這般慵惰。可憐弱體嬌無那。又似風吹花朵。了無情緒病懨懨。怎得個相思醫可。燕子樓頭人獨臥。坐悶懷如我。

廣州有揚幫妓

阮文達公元總制兩廣時。初抵省河。泊舟揚幫之船側。揚幫者。其地爲流娼所居。娼多揚州人。故名。文達始至。不知也。頃之。四面絃索聲起。時已入夕。一望青簾白舫中。燈火燦爛。異之。顧左右曰。此何地也。隨員知縣某率爾而對曰。揚幫也。問何由得此名。曰。此地居戶皆揚州人。揚州人皆婊子。以此得名。蓋忘文達之爲揚州人也。文達撫鬚微笑曰。然則揚州人至此者。皆婊子乎。某至是始悟。

免冠頓首而出。明日。襪被行矣。

蔣伯生日爲平康游

嘉慶時。山左有知縣蔣因培者。字伯生。江蘇舉人。善詩律。少負文名。仕齊魯。日爲平康遊。夏日。嘗插花擁髻。放舟大明湖。遇上官。亦不引避。惟謳謳唱諾而已。後爲錢中丞臻劾罷。遣戍吳中。士大夫尙惜其才。爲之延譽。未期年。復其職。

寶釵爲方潘所眷

廣州妓寶釵。姿態秀雅。薄負時名。蘇州方某宦粵。偶詣船。見而悅之。約爲夫婦。寶釵笑而諾。然寶釵故與富家子潘某暱。潘每至。則寶釵終日不梳頭。此中人語云。潘生平不入章臺。某日輕舸過穀埠。遙見寶釵跣足立船首。如雲之髮。下垂未梳。亂頭時節。妍媚無倫。立停舟。遣人招之。且戒曰。來時勿梳頭也。自是至潘所。輒不妝飾。遂成習慣。潘溫溫如處女。方則深於世故。寶釵剛日留方。柔日留潘。情好若一。而實偏於潘。以潘之柔婉如意也。

寶釵體弱。善病。方稍暇。卽走訊之。遇寶釵服藥。必先嘗。寶釵身承愛憐。至是以

爲潘不如方矣。疾稍瘳。方攜之上白雲某寺避囂。日暮風和。寶釵憑欄。仰視歸鳥繞樹。方曰。繞樹三匝。無枝可依。飛鳥亦殊可憐。寶釵曰。此所謂揀盡寒枝不肯棲也。方聞寶釵語。以爲風雅。而又寄意深遠。還家。市磁青絹扇。以乳金寫秦淮名妓馬湘蘭小傳。字端而小。贈寶釵。一日。娼船有火。燬及寶釵所居。方聞警。往視寶釵。問贈扇燬否。寶釵曰。火至時。金珠手鐲。幾不及攜。何暇挈扇也。方微笑。謂其友曰。今乃知勾欄中人。財重於情矣。

容憐餌陸某

山陰陸某。習申韓家言。久慕潮州。潮州船妓頗盛。客是土者。大率罄所得不足償游貲。惟陸素以老成稱。每燕集。未嘗喚妓。以是數十年。得積金近萬。將俶裝回里。徧別故舊。因自矜曰。吾幸心有主宰。今日垂老。得歸故鄉。時有妓名容憐者。名噪一時。聞其語。乃遣人招陸之僕李。升至。曰。汝能使汝主人來我舟。卽酬汝百金。一日。陸方薙髮。李忽至前。半跪卽起立。若有所求。陸叱問故。李曰。小人隨主人數十年。今主人歸故里。小人將擠溝壑矣。欲小求於主人。可乎。陸曰。第

言之。李曰。今有妓某者。素慕主人名。聞主人將歸。乃丐小的請主人詣其舟。且曰。若得主人寵臨。則當賜小人百金。陸訝其敢爲是言。乃曰。姑從汝。因令僕與約某日往。

屆時。陸易新衣乘肩輿往。降輿登船。時潮水方漲。舟易移動。甫登跳板。板滑。陸忽失足入水。舟人紛紛以篙繩施救。不能遽得。正惶急間。忽一女子。裝豔服。躍入水中。翼陸出。女衣妝悉毀。陸見之。旣驚且感。女令舟子持衣來。舟子以故衣至。女叱令易新衣。乃更以他服來。時方冬日。凡所需衣袴鞋襪及銀鼠袍馬褂。無不具。且稱身。復令速溫酒暖腹。陸見其尙服溼衣。良不忍。亦令其易衣。女曰。君千金之體。不可輕也。吾儕賤人。何足置慮。正言間。忽李入。半跪謝言。已得百金。皆主人之賜也。遂去。女爲誰。卽容憐也。

已而陸易衣履竟。容憐乃徐自易之。陸見其態媚肌白。不能無動。又感其相待之厚。似不可卽去。乃令置酒。則妙語溫言。令人魂銷。飲畢。陸半醉。將去。容憐因言。今日落水。不免受寒。且又醉。不可以風。陸爲所持。又顧李不在。無人爲僱。輻

因遂留宿。容憐繾綣備至。自是陸亦戀戀不言歸矣。居數十日。李不至。亦無一友來探候。惟日與之酣博。間或召女之姊妹行來同飲。舟中用費皆令舟子至其寓取用。一日容憐忽問陸曰。君果積貲若干。曰。黃金。曰。君自忖來此若干日。用若干。陸瞠然。容憐命司帳者至。問陸所應償者。則對曰。合酒貲舟貲宿貲博貲置衣飾貲。約計萬餘金。已付七千。尙短三四千。陸聞之。舌插不能下。容憐正色謂之曰。論理宜悉付此款。然念汝勤苦一生。僅積有此。若令盡給。將不能生還鄉里。實不忍。今所欠之款。悉當豁免。並當別贈五百金。使汝知吾輩俠腸。非盡嗜利忘義者。汝當速收合餘燼。挈妻孥旋里。勿再有所留戀。惟有一言奉告。凡心無主宰者。必不可輕視一切也。陸至此始知爲所算。乃嗒焉若喪。匆匆攜所贈金而去。

素芳爲清淮賈人所眷

清淮賈人某嘗眷一妓。名素芳。居大河之南。常衣縞素。藝蘭數盆。終日靜坐。若處女。訪之者。往往以病謝。惟某來。焚香操琴一曲。或請某唱崑曲一節。自操篋。

以和之。蓋某非俗賈也。有暴客嫉之。造勢不兩全之蜚語。素芳卽毀其跡。委身於某。暴客聞之。尤嫉。思中傷之。

會改七薌至清江。某與之有舊。丐七薌爲素芳寫貌。裱褙時。燈之店壁。暴客見之。曰。計得矣。暴客充淮揚道轎役。道之眷出。暴客常見之。素芳之貌。髣髴似道之新妾。妾亦媼也。乃詭言於裱褙店主曰。有欲見此小像者。借觀卽返。乃攜像至署。倩女僕進言。賈人窺新媼貌。圖形於市。殊不雅觀。道怒責新媼。新媼憤將死。賴幕賓爲言。是圖乃七薌所畫。七薌在此。曷召問之。道稱善。七薌入見。言寫貌人之居。去署不遠。盍招之。及至。使與新媼並立。不獨形貌相似。長短肥瘦。手足行動無一不肖。及問生年月日時。亦相同。道奇之。乃使賈充河兵。不三年爲守備。暴客亦無如之何。由是素芳與新媼稱姊妹行。

姚修竹慕李杰

黔人李杰能詩善畫。以知州需次於滇。某年奉檄運銅入都。溯江東下。紆道游姑蘇。遇蘇妓姚修竹。議出千金爲之脫籍。以王事匆促。亟欲北上。先留雙玉佩。

爲聘。約俟一年後改官吳中。納之。自是修竹遂獨居小樓。閉關謝客矣。

修竹善度曲。容麗而性靜。平日於富家兒貴公子。鮮有許可者。獨於杰。則一見如故。至是益自晦。母或強之見客。循例寒暄數語而已。已而杰爽約。修竹抑鬱成疾。彌留時。執母手歔歔而言曰。兒之思慕李郎。亦以其妹爲天下奇女子。父字病若此。不可久留矣。願得雙玉佩爲殉。殯於寺中。以冀李郎之來。憑棺一慟。使知天下有奇人。亦有癡兒也。

趙梅卿車馬盈門

墨池雪嶺。聲價增重。文士筆端。自有一種作用。王惕甫詩云。白璧千雙珠作闕。金釵十二玉爲裾。人間多少繁華夢。比到梅花總不如。道光時。蘇州閭門有妓趙梅卿者。夙未著名。吳江趙蓉裳一見而大賞之。戲書此詩於梅卿之扇。未幾而車馬盈門矣。

鳳雲爲應敏齋所眷

應敏齋方伯寶時嘗眷一妓曰鳳雲。丁娘十索。至典裘貨馬而爲之。時應尙爲秋風遊客也未幾。握關道篆。而鳳雲已不知何往矣。有贈鳳雲一聯云。桐鳳綠么花。十八梨雲紅亞月初三。

三姑娘爲載廉所眷

載廉。漢軍廂紅旗人。本姓田。年十七。補弟子員。十九。舉於鄉。性豪爽。不拘小節。京師胭脂衢。爲烟花藪。載徧覽。無佳者。恆鬱鬱。中元日。散步城南城隍廟寶車絡繹不絕。至門。見一女郎扶蓬首婢。蹒跚下車。忸怩作媚態。載從之行。至大殿。見女郎向佛盈拜。拜已。作嬌喘倚欄小憩。載私念必貴家寵妾。傍左右不去。已而女徐徐出廟。婢呼車。載立車側。俟登既。褰衣隨之。女隔簾呼婢耳語。笑吃吃不絕。時露面外窺。載愈迷。奔不已。時秋雨新霽。道旁泥沒脛。憊甚。揮汗如雨。女似憐之。囑御者緩轡焉。未幾。入一委巷。密之胭脂衢也。

載大疑。踟躕問。見女下車叩白板門。顧載笑。婢亦笑。旋入載。欲隨之。轉念未攜資。恐弗諧。遂過某妓家。述所遇。妓笑曰。是三姑娘也。去冬適某觀察。攜之任。以

嫡姪遣回。今其姊將居爲奇貨。郎所過白板門。其姊家也。載私喜。明日具厚禮。徑造其室。以出門告憫。憫返。終夜反側。雞初鳴。御者狂馳至。則雙扉未闔。俄一老媪啓扉。載具道誠意。媪搖手曰。三姑昨日受風寒也。載歸而不懌者累日。適友有選任邱令者。強載爲佐治。而胭脂蘄蘄之望遂絕。

次年春。友引覲。載與俱。一日月初。信步出櫻桃斜街。遇同學友某某。拉至平康。設筵招歌者侑酒。強載書箋。載姑書三姑娘名以應。俄而一淡服人款款入。傍載坐。載問識我否。三姑曰。久矣。問何處相識。曰。城隍廟也。問何時。曰。中元也。載深感之。自是載日一至三姑家。三姑家故有姊妹三。皆殊色。一日。同學輩蹤跡至。適載來。遂相約爲聯芳會。言於三姑。俾各占一枝。華筵旣張。乃推戴三姑爲盟主。

王壬秋以十五齡女郎侑酒

鄱陽林園舊爲冶游之地。琵琶勸酒者。且百餘女。咸豐壬子夏。王壬秋檢討闔。連嘗從酒徒輩游宴其處。笙歌旣合。各有所以侑坐者。時王未婚。羞於履舄。適

有十五齡女郎抱病未妝。姑指以塞衆意。俄而女至。垂鬟懔然。辭不理曲。時長日酒多。意倦久坐。獨倚几熏香以待酒散而已。明年在樂平。則有使來。稱前女郎遣致問。及過客往往傳說此事。云有匱盟之請。後一月復書於王。封髮寄焉。王因謂使曰。髮翦易長。若能斷指示信。當以桃葉迎汝。使笑而去。然自此亦不復至矣。

喬氏蓄錢償娼家

松江鄒某娶妻喬氏。生一子。名阿九。甫周歲而鄒死。喬守志撫孤。家尙小康。頗足自存。而是時粵寇已據蘇杭。松江亦被陷。喬慮不免。思一死以自全。而顧此呱呱者。又非母不活。意未能決。其夜忽夢夫謂之曰。吾家三世單傳。今止此一塊肉。吾已請於先亡諸尊長矣。汝寧失節。毋棄孤兒。喬寤而思之。以爲夫雖言之有故。持之成理。然婦人以節爲重。終不可失。意仍未決。其夜又夢夫偕二老人至。則翁媪也。曰。吾乃汝之舅姑。汝意大佳。然爲汝一身計。則以守節爲重。爲吾一家計。則以存孤爲重。願汝爲吾一家計。勿徒爲一身計。婦寤。乃設祭拜其

舅姑與夫曰。吾聞命矣。後母子皆爲寇所得。從寇至蘇州。喬有絕色。爲寇所嬖。而喬抱阿九。無一日離。語寇曰。若愛妾者。願兼愛此兒。兒死。妾亦死矣。寇戀其色。竟不奪阿九。久之。以喬爲貞人。以阿九爲公子。貞人者。寇婦中之有名號者也。

方是時。寇踞蘇杭久。城外村聚焚掠殆盡。雞豚之類。亦皆斷種。寇日用所需。悉以重價買之於江北。於是江北諸貧民。率以小舟載雜貨渡江。私售於寇。有張秃子者。夫婦二人。操是業最久。寇尤信之。予以小旗。有寇之境。無不可至。喬聞之。乃使人傳貞人命。召張妻入內與語。使買江北諸物。往來既諳。乃密以情告。謀與俱亡。乘寇酋赴湖州。佯言己生日。醉諸侍者以酒。而夜抱阿九登張舟以遁。舟有寇旗。無誰何者。安穩達江北。而張夫婦意喬居寇中久。必有所齎。偵之無有。頗失望。乃載之揚州。鬻喬於娼家。喬不知也。娼家率多人篡之去。喬仍抱阿九不釋。語娼家曰。汝家買我者。以我爲錢樹子耳。此兒死。我亦死。汝家人財兩失矣。若任我撫養此兒。則我故失行之婦。豈當復論名節。娼家然之。喬居娼

家數年。阿九亦長成。喬自以纏頭資爲束脩。俾阿九從塾師讀。俄而寇平。喬自蓄錢償娼家。贖身。挈阿九歸松江。從其兄弟以居。阿九長。爲娶婦。乃復設祭拜其舅姑。與夫曰。曩奉命存孤。幸不辱命。然婦人究以節爲重。我一婦人始爲寇之貞人。繼爲娼。尙何面目復生人世乎。遂縊而死。

安月娥著豔名

安月娥。江寧人。巧齡巧珠之假母也。爲秦淮妓。粵寇未至時。齒尙穉。頗著豔名。有自號煮石頑仙者。賞之。贈以一萼紅云。稱芳名。是廣寒舊隊。小謫下瑤京。蛾樣猶纖。蟾輝未滿。神采先放光明。曾學過霓裳法曲。串新聲。嚙嚙妒啼鶯。鬢笑添渦。眉修露慧。睇轉流情。悞到團圓時候。勸靈娥珍重。莫墮愁城。葦蕤含香。芙蓉作蕊。煩惱何苦相縈。須記著前身小影。伴青天碧海耐淒清。留待梯雲客至。喚取卿卿。咸豐癸丑。江寧陷。月娥避至他處。亂平始歸。六代鶯花。都非疇昔。遍訪當年姊妹。率皆玉碎珠沉。自顧馬齒亦加長矣。舊居牛市水閣。尙存廢址。牽蘿補屋。粗作安排。所歡某二尹久定終身。而業已床頭金盡。不得已。補綴箏琶。

重爲蕩婦。幸而歌喉未改。節拍分明。迥非時下雛鬟所能企及。因此招之侑酒者。不以色選。而以藝登。且重其爲京幫。生涯頗不落窠。每當酒闌夜永。與二三熟客。談白下往日風光。真如天寶宮人。說開元遺事也。

陸蘭英垂髻名重

陸蘭英。江寧人。爲陸二養女。陸二者。秦淮名妓。豪華奢靡。傾動一時。所居畫閣。紅樓。珠簾繡幕。爲北里之冠。江寧某方伯公餘退食。常過其家。愛其屋宇軒敞。談風月於此。會衣冠亦於此。時值上恬下嬉。見者習慣自然。了不爲怪。蘭英方任垂髻。得假母提唱。名頗重。江督陸建瀛之公子最昵愛之。咸豐癸丑。江寧陷。避居姑蘇。門前車馬。不異當年。姑蘇再陷。遂轉徙無定所。其後重至秦淮。眉稜翠。鬢影蓬飛。秋娘老矣。賃居石壩街煙局後。湫隘囂塵。不潔已甚。每有博徒隸役過往。名流因以絕迹。匪特憎其齒之暮也。

袁雅琴色藝超倫

袁雅琴。嘉興人。本姓王。宦裔也。父曾官奉賢縣丞。咸豐庚辛粵寇之亂。年甫六

齡散失無歸。爲乳媪所鬻。遂隸樂籍。而色藝超倫。丰姿綽約。素妝淡服。情韻天然。客有過而訪之者。一見卽泊然靜坐。不輕言笑。或戲謂之曰。卿胡爲有名士風雅琴。曰。余本非此中人。斷不久戀於此。亦何必效章臺習氣耶。客默然。

韻珊美豔絕倫

大文寶。字韻珊。江寧良家女。以粵寇之亂。隨母避杭州。轉徙至滬。遂落平康籍。年十四。美豔絕倫。滬爲商埠。巨賈麇集。時江浙猶未克復。兩省豪貴多寄居。於是名大噪。門前車馬如織。而韻珊獨敬禮文士。視市儈蔑如也。時滬之樂戶在洋涇浜。有數千家。多蘇人。習尙柔靡。韻珊獨以俊爽勝。名在蘇幫上。與黃愛卿小桂珠相伯仲。

同治庚午。韻珊歸金陵。杜門謝客。惟名流文酒之會。招之必至。不取纏頭貲。所居曲房綺閣。香爐茗椀。位置楚楚。一日。進香清涼山。爲一素不識者所偵知。馳數十騎隨之。繞佛殿三匝。不能禮拜。急登輿歸。秦淮兵燹之後。河房雖未復舊。而燈舫較盛於前。韻珊每值夏夕。獨坐涼篷。懸燈數盞。及名人書畫。以棗花簾

障之。供建蘭茉莉數盆。旁侍一女童。時徜徉於青溪長板間。見者疑爲神仙。可望而不可卽也。惟性孤傲。頗以標格自矜。非其意所屬者。雖以厚幣招之。不往。

大金鳳舉止溫雅

大金鳳。揚州人。齒稍長。丰致嫣然。舉止溫雅。工於應對。知音識曲。能豪飲。居江寧淮清橋察院之東偏。同治初。以久經咸豐兵燹。舊院遺址。無可尋覓。卽利涉橋文德橋一帶。所謂丁字簾前落日放船好之諸名勝。亦皆鞠爲茂草。女闖叢集。釣魚巷。湫隘已甚。名流望而卻步。大金鳳家獨室宇精潔。無纖塵。笛床琴几。位置不俗。起坐一小樓。鍾山嵐翠。撲入簾栊間。如在畫圖中也。

岳蘭史媚慧

蘭史岳姓。小字鳳。蘇州望亭農家女。父爲布客。挈鳳寓吳郡。其大父仍鄉居。咸豐庚申。兵燹中。父歿。鳳隨母至滬。時年十齡許耳。客至。恆避匿不出。有喜其聰慧者。聒而與語。輒登榻蒙被臥。滬有清河叟賞之。欲購爲媵。未諧。贈以金。使遷居城北。母見其姿首明豔。謂可作錢樹子。使習歌舞應客。未逾年。聲名大噪。鳳

眉目如畫。體裁適中。寡言笑。而媚慧。善伺人意。又舉止倜儻。不喜作兒女態。工心計。多億中。傾慕者。擲纏頭鉅萬。以得一顰笑爲幸。而鳳猶少所許可也。某提督自津抵滬。啗以重金。拒之。謀劫之。輒以計免。其心屬者爲某貴介。同治壬申。以五千金爲聘。許之。其大父猶未知其爲章臺柳也。堅欲其歸。以字鄉人。遂輾轉不就。而鳳亦旋悔。放浪江湖者半年許。癸酉春。重游滬濱。年逾笄。名益盛。高軒過客。以不見爲恥。選色徵聲。非鳳在。弗樂也。是年秋。忽置酒。召所知。掩泣而言曰。余以一身歷花月。劫者十載。誨盜誨淫。此間不宜居矣。將歸老茅屋。請從此辭。各贈一小影爲別。明日。盡室他徙矣。

李芸負盛名

同治壬申。有校書李芸者。年齒稍長。風韻超儕偶。僦屋江寧。莫愁湖畔。編竹爲籬。泊然雅素。撫琴洗研。晏如也。初未知名。吳門秦鍾吾過江。訪艷。贈之以詩。書於冷金箋。芸粘於圍屏。以碧紗籠之。於是名傾白下。惟性極高傲。苟不當意。雖貴客大賈。不納也。時江左章臺。競尙華靡。芸雖負盛名。獨蒔花種竹。非文酒之

謙不預。有妹曰綠媛。姿容慧麗。較芸尤艷。而善爲酒釀。並善詼諧。辭意之間。翩翻有致。兼工簫笛。發聲清越。足以怡情。士林稱之爲雙絕。不誣也。

張少卿色藝冠一時

同治時。張文達公之萬自閩浙總督任告終。養奉母夫人。居蘇州之湖院。文達少年科第。又雅善詞翰。兼擅丹青。時吳下名妓有張少卿者。色藝冠一時。嘗爲花榜狀頭。文達時召至府第。令奏技。兼以佐萊衣之樂。嘗笑謂之曰。吾與汝皆狀元。洵爲一時佳話。偶集四書作對贈之曰。少之時不亦樂乎。卿以下何足算也。時以爲名對。

少卿擅名既盛。所得纏頭金無算。有某者。云係江南候補道。瞰其多金。因至蘇。盛飾甘辭。誘之。遂娶歸。無何。偶假小過。謫之。閉諸一室。而括取其資。少卿單衣出走。復至蘇。諸少年聞之。爭爲贖。得數千金。卽爲營置香巢。賓客之盛。與昔無異。然少卿意終鬱鬱。未幾死。

陸愛寶楚楚可憐

陸愛寶。蘇州閭門外之湖田人。雲鬢霧鬢。楚楚可憐。至滬。隸籍金玉堂。爲酒糾。同治癸酉冬。堂不戒於火。歌扇舞衫。付之一炬。乃僦居於法租界。一椽風月。半世鶯花。思欲擇人而事。絕少知音。且在堂時。負帶擋贖百數十金。旣爲祝融所燬。院中姊妹風流雲散。衣飾皆以帶擋折除。鴛母以其獨居無偶。遂偕呂宋人。以計篡之去。閉置空屋中。呂宋人者。鴛倚之如左右手。藉以索債取償者也。愛寶有前時所謠客某。具豪俠氣。能急人之急。聞耗。遽報總巡捕。總巡捕曰。是不可爲訓。亟破關出之。

妓爲情死

合肥李某。赴江寧鄉試。刻苦讀書。不與諸惡少酒食徵逐。劉壯肅公銘傳時在寧。嘗清晨至各寓覘之。歸而歎曰。莘莘士子。多無大志。紅日在窗。尙高臥未起。其餘則在釣魚巷宿妓。未歸耳。獨某某已執筆屬文。凝神盡思。誤以角黍濡墨中。猶以爲入糖盤也。一日。爲友人強拉入曲院。有名妓見而愛之。願從爲小星。某迫於家庭。勢不可然。又不能絕之而去。特假宴客。令妓取琵琶度曲。曲半。某

起如廁。出門策駿馬。飛奔而去。遺書絕之。妓日夕鬱鬱。竟嘔血死。

香雲爲徐宗海所眷

香雲爲光緒初漢皋有名妓。武昌人。媚眼流波。長眉入鬢。慧中秀外。冠絕一時。富商貴介。招妓侑觴者。輒樂就之。以是徵歌佐酒。殆無虛日。香雲亦身價自高。齷齪浮浪子。視之蔑如也。所與往來者。多名下士。酒闌燈灺。惟事談詩問字。語不及私。湘陰徐宗海。茂才尤與之善。以終身爲訂。嘗曰。若得負郭田數十畝。環植桑柘。結廬其中。竹籬茅屋。淡泊自甘。妾爲蓄蠶織纈。以納太平之租。暇則茗碗鑪香。讀書作畫。花開月上。陪君小飲。此樂。雖神仙不易也。宗海然之。日夕籌貲。謀爲之脫籍。假得同學友三百金。與鴛商。鴛必欲取盈。香雲乃出私蓄畀之。已有成說。一夕。宗海寓廬不戒於火。一切蕩然。香雲知之。恚而病。宗海之父得耗。寄書促速歸。乃走辭香雲。時已病不能起。相見執手。嗚咽不作一語。別後十日而死。比宗海至。已葬於北郊矣。宗海特購沈香木。覓巧匠鑄小像。置於小龕。撰長聯以輓之。上聯云。試問十九年磨折。卻苦誰來。如蠟自煎。如蠶自縛。沒奈

何羅網頻加。曾語予云。君固憐薄命者。忍不一援手耶。嗚呼。亦足悲矣。憶昔芙蓉露下。楊柳風前。舌妙吳歛。腰輕楚舞。每值酩酊之醉。常勞玉腕之扶。廣寒無此游。會真無此遇。天台無此緣。縱教善病工愁。憐渠憔悴。尙恁地談心。永夜。數盡雞籌。怎能忘嫋嫋娉娉。齊齊整整。下聯云。不圖三兩月歡娛。竟拋儂去。問魚常杳。問雁常空。料不定琵琶別抱。然爲卿計。爾豈味夙根者。而肯再辱身也。若是。殆其死乎。至今荳蔻香消。蘼蕪路斷。門猶崔認。樓已秦封。難招紅粉之魂。枉墮青衫之淚。少君弗能禱。精衛弗能填。女媧弗能補。但願降神入夢。與我周旋。更大家稽首慈雲。乞還鴛牒。或有箇夫夫婦婦。世世生。

徐瑞卿創小雙擋

徐瑞卿。滬妓也。蓄雛姬二年。僅十二三。教之歌。旣成。名之曰自鳴鐘。八音琴。使侍客。每應召。則二雛偕。各歌一曲。謂之小雙擋。其後則僅以一雛侑觴矣。

王翠雲丰姿綽約

王翠雲。揚州人。其父以賈吳門遷吳。繼以憂死。母鬻之章臺。遂至滬。時爲光緒

初。豔名大噪。爲此中巨擘。丰姿綽約。性格溫和。徵歌選舞者多樂就之。一夕。客設席於房。拈鬪藏鈎。已近酒闌。有客繼至。則素與翠雲相暱者。亦設席於聽事。飛花賭酒。其興方酣。翠雲爰舍房中之客而往就焉。頃之。房中之客屢喚。而雲不來。欲行而雲又不送。意頗近於負氣者。旣撤筵。客散。侍婢規之。意謂待客之道。宜兩得其中。雲怒呵之。謂渠非出貲與吾落籍者。吾何惜焉。婢喃喃不止。雲大怒曰。我今卽不作此生涯。奈我何。婢見不可勸。悄然自睡。雲思之益忿。潛服紫霞膏而寢。次晨。婢入房視之。於紗櫺外。見其似裸臥者。婢曰。早涼如是。可卸卻單衫耶。撫之。則玉體冰矣。

德仙欺金某

光緒初。邗人金某至滬。眷妓德仙。德仙籍維揚。意殊落落。異吳中人之纏繚旖旎。蓋習與性成也。兩月餘。買笑錢約銀幣三百圓。而德仙落寞殊甚。蓋以金面麻而黑。貌實不颯故也。嘗曰。人生貴及時行樂。雖金多如季子。亦難甘此面目。與同衾枕。金銀我所固有。嗅之不馨。握之輒冰。何肯以此易彼哉。

一夕漏三下。金以歸途遙遠。將寄宿。兩有成言。逾時客至。德仙毀前約。金以爲見金夫不有躬也。謂德仙曰。卿能圖今夕之歡。以遣良宵風月。中秋節屆。當薄具二十金。聊助花粉費。不允。謂將期諸異日。閱三日。瞰亡而往。則德仙方留客宿。客固美少年。翩翩濁世佳公子也。金相形見絀。因悟德仙奚落之由。急袖金往曰。今已矣。繁華夢醒矣。除夜度資外。備犒使銀幣四圓。舊例。房中僕婦與堂外紀綱。各分其半。德仙悉以給臧獲。另辦金界以銀幣四圓。金未應。德仙曰。尙需與汝索節費耳。金曰。汝鴛夢同人。而蠅頭逐我。此款已同落花流水。一筆勾銷矣。德仙無言。遽披其頰。滬俗素惡此。謂非吉徵。金邀多人與議。德仙匿不與面。搗請肆筵謝過。乃寢。

雙鴛爲吳樵珊所眷

光緒初。滬有名妓雙鴛者。膚色黑。而光艷絕人。人謂之墨芙蓉。蓋媚豬之儔也。其家在滬之東村。初甚貧。以鍼黹度日。後爲陸媪所見。謂其母曰。爾家有錢樹子。何憂爲。母惑之。因卜居於城。偶遇大賈。驟獲不貲。吳樵珊嘗狎之。時雙鴛已

厭風塵。意將擇人而事。囑樵珊至其母家。越數月。樵珊往訪。天台路歧。竟迷前蹤。乃徘徊久之。惆悵而返。

林愛官爲雍某所眷

林愛官。江寧人。本良家女。幼失怙恃。爲其戚所鬻。入青樓。光緒初。爲妓於滬。年二十餘。風格溫重。寡言語。不喜妝飾。與長安雍某遇。一見如故。遂私訂終身。雍故翩翩書記也。以力薄。不能爲之脫籍。荏苒數年。雍不能離林。林亦不能離雍。雍之友陳某者。素揮霍。悅林之貌。求通燕好。不可。強以鴆母命。林不能卻。比入帷。林扃戶出刃。向陳長跪而請曰。妾本薄命。生死不足重輕。所以苟延有待者。以雖隸烟花。尙復貞一。君家擁花圍柳。何處不逢佳麗。若必挾制以言歡。則欲污吾身。請污吾刃。言訖。以刃置妝臺。陳啞然曰。予固知爾之鍾情於雍。然彼力薄不濟。奈何。曰。不濟。則以死繼之。不然。懷此刃。何爲者。陳乃慨然曰。爾識雍。予豈不識雍哉。於是啓戶遽出。乘夜挾雍至林所。出所帶金條脫兩枚。付鴆母。謂之曰。林不爾向矣。舍女而取金。爾之見機也。如不從。曷觀此刃。鴆母無奈。遂以

歸雍。

小玉紅如太原公子

小玉紅。六合人。轉徙揚州。光緒初。年十三。至江寧。慧眼修蛾。天然韶秀。雛髮未燥。盤辮插花。丰姿殊韻絕也。兩顴微高。而其雋逸之氣。如太原公子。裼裘而來。自不可掩。又如高秋健鶴。乍得新霜。分外神俊。至其柔膩熨貼。則飛鳥依人。明月入懷。別有一種風致。

素娟秀色可餐

素娟。海陵人。光緒初之秦淮妓也。聲價至高。而性情閒逸。所居臨桃葉渡。每日曉妝初罷。手扶綸竿。倚檻垂釣。人見之。如煙籠白芍藥。柔荑清艷。殆鮮其倫。有謂其秀色可餐。真得山川靈氣者。秦淮燈舫盛時。游女如雲。貴家眷屬愛素娟。婉麗時。招同游。院中人尤羨慕之。

王寶珠頤立亭亭

王寶珠。錢唐人。幼爲父母鬻於江寧王姓家。年十六。豐肌秀骨。兩鬢微渦。頤立

亭亭有玉樹臨風之致。曲師導學琵琶。並度曲。意不屑也。所居小樓一角。房櫺幽靜。貴游文酒之宴。坐無寶珠。不樂也。

蘅香舉止瀟灑

蘅香。揚州人。光緒初之秦淮妓也。舉止瀟灑。落落有大家風。愛作淡妝。無抹脂障袖之習。工度崑曲。意氣豪宕。高響遏雲。時江寧宴會。以藥倦齋爲最盛。幕客寓公之逍暑消寒者。均集於此。每集。蘅香必與。惟旣與諸名流游。遂高自位置。俯視一切。碩腹賈無從望見顏色。因此所如不合。鬱鬱不得志。遇有高會。輒以酒澆塊壘。一舉數十觥。醉後耳熱。按拍悲歌。聽者至爲之掩淚。

鳳仙談秦淮舊事

光緒初。秦淮有校書曰鳳仙者。色藝可人。以忤當道。避難出奔。輾轉至杭州。江秋珊楊桂峯張初白汪蘭生朱硯臣諸名流皆眷之。每宴集。輒招以侑酒。癸未十二月十九日爲東坡生日。硯臣招同人集於其居之樂山草堂。作消寒第五集。鳳仙與焉。秋珊桂峯與談秦淮舊事。娓娓不倦。大有天寶宮人之感。秋珊因

作三絕句以贈之。詩云。已過當筵酒十分。忽聞蘭麝吐清芬。好花先獻東坡佛。不是朝雲卽暮雲。風前弱柳鬪腰肢。正值盈盈十五時。妾是桐花郎是鳳。江東羅隱漫題詩。何處烏衣認書梁。一雙么鳥喜收香。坐中尙有江南客。曾識當年哈意娘。

哈意娘。哈意珠爲咸豐時秦淮妓院八仙之一。秋珊桂峯皆曾見之。秋珊旌德人。桂峯上元人。故曰江南客也。

李如蘭爲三人所眷

秦淮有名妓李如蘭者。揚州產也。美而豔。慧而辯。與吳志甫善。吳以富著稱。未半載。纏頭之費。所耗不貲。日必過之。每設宴。則必偕其友孫純伯往。孫貌美年少。不一月。李與之暱矣。孫之中表兄周玉如者。富家兒也。與吳亦相識。慕李名。一日。丐孫挈之往。李亦傾心焉。自是而李之妝閣。恆有吳孫周三人之蹤跡。然李之室多。客至。每異其室。不謀面也。

久而爲吳所知。欲訶之。一日。往候於門。則孫至。吳乃出而覓周。遇焉。三人者。乃相將入室。坐定。吳語之曰。吾輩皆相知。獨樂不如衆樂也。今將置酒。且痛飲。賞心樂事。誠無逾於此也。孫周唯唯而已。

日哺。乃命酌。三人入席。各據一方。上吳。左孫。右周。而李坐於下。酒數巡。吳語李曰。吾三人皆爲卿之莫逆交。彼此愛情。孰爲最。李目吳而大笑曰。君李言時。潛於案下。以左足蹴孫。右足蹴周。至是。而吳意謂君之一字。脫口而出。不假思索。誠中形外。自必屬意於我矣。孫周各受其足之蹴。則亦自以爲爲其所鍾情者也。

雙鳳願許某收尸

雙鳳。如皋娼也。於許某有委身之誓。許貧。假母時婪索之。不能如其欲。過從遂疏。假母既怒。不悅他客。時笞苦之。鳳竟以被虐死。將絕。泣曰。收我者許也。范肯堂張季直朱曼君乃哀之而爲之詩。

傅二寶屬意楊某

蘇妓傅二寶。光緒時名噪甚。太倉楊孝廉翩翩美少年也。與有嚙臂盟。而歸安富人某亦豔其貌。將納爲窻室。已與其假母議約矣。而二寶意屬楊。詢之。則曰。彼少年登科。必易顯達。可爲終身之託也。乃截髮貽之。以矢不二。某至是而自

恨未舉於鄉也。思有以敵之。乃出鉅資助賑。得獎舉人。並得京卿銜。於是訟楊於公庭。對簿時。楊袖二寶髮出。以爲證。而二寶竟言其誣。某乃載二寶以歸。

婢三嫁而終於娼

馬玉山中丞丕瑤。以多姬妾爲言。官所劾。奉旨派粵督某查辦。時馬已薨。某乘行弔之便。以姬妾幾人。詢諸馬子。馬子知關係參案。詭詞對曰。先君晚年多病。須人伺應。故侍婢略多。其備姬妾之列者。不過二三人。某卽據以覆奏。馬子旋亦擇其新納年少者。悉放之。中有粵籍一人。貌最妖冶。爲屬員某所獻。此女初本某富翁家婢。納爲妾。不數月。富翁死。再嫁著名花旦鮮花發。鮮花發者名發。廣西宣化縣人。故綽號宣化發。後以其貌酷如花音近。而訛乃呼爲鮮花發。僅半載。鮮花發又死。適馬有納妾意。乃購之。飾爲室女以進。馬惑焉。不一年。馬薨。女被放。依母而居。仍欲擇人而事。蹉跎數年。乃墮入樂籍。或云。竟抑鬱死矣。

李佩蘭苛於選客

李佩蘭爲滬妓。名噪一時。而苛於選客。獨與上海令莫祥芝之長子善。訂終身。

懾於家法。將有待也。會有勢豪欲奪之。佩蘭懼。促其請於父。不許。旋以染疫歿。祥芝聞人言。疑其爲相思死也。遷怒佩蘭。曰。不肖子之死。妖姬實致之。召佩蘭至。詰之。曰。汝欲嫁吾子。誠耶。曰。誠。曰。吾子今死矣。若果誠。當卽居此。爲服三年之喪。佩蘭諾。卽日持服。居苦塊。儼然未亡人也。祥芝使人試調之。嚴厲不可近。旣三年。逐之出。乃重理舊業。

吳蕙香色藝兼勝

滬妓吳蕙香。色藝兼勝。以嘗爲春江花榜之狀元。而名益噪。粵之富商某欲以娶狀元。誇於人。將納之。蕙香雅不願。要之曰。如必娶我。當以冠帔彩輿相迓。某諾之。嫁之日。所識之客咸集。妝閣置酒爲賀。曰。送狀元下嫁也。不久卽下堂。重理故業。然亦自是而能操粵語。粵人遂趨之若鶩。晚年蓄二雛。曰靜蘭。曰小香。靜蘭。旋適人。未幾。小香叛蕙香。自蓄一雛。曰小桂芬。貌殊寢。而以技著。

李三三美而豔

李三三。本姓金。杭州世家女。美而豔。父宦蘇。父亡。恆從其母乘燈船。挾妓出游。

或設席於家。召妓侑酒。三三濡染既久。於妓之行止。彈唱。皆習能之。未幾。母率之至滬。寓大亨客棧。棧與妓寮鄰。遂與妓時相過從。亡何。資斧乏絕。母女相對愁歎。妓有察其隱者。諷令倚門。三三爲母所迫。從之。未幾。名大噪。有作三三詞六十章以提倡之者。車馬盈門。如在山陰道上矣。杭之族人知其事。馳書戒其母。令速歸。母乃爲三三變姓名。曰張蘊玉。徙居以掩飾之。而覆書於族人。強致辨白。未幾。而又爲族人偵知。專使至滬。迫之返。而母已樂此不疲。置不顧。曰。彼奈我何。族人不得已。控於會審公廨。時讞員爲陳寶藻。金之戚也。亦怒。提母女到案。判族人領三三去。母又謂無面目回故鄉。不如就滬擇壻。旋以六千金鬻之於石子山明府爲妾。

時石方權永嘉令。三三從之往。而其母雖獲巨資。濫博無度。未幾。盡負去。乃奔永嘉。謀於三三。唆使復出。三三不可。則以死要之。三三曰。去無詞。奈何。母曰。是有策。汝而顛也。彼豈尙留汝耶。三三曰。奈何。吾不顛。母曰。是可僞爲也。三三自是乃佯顛。石初耐之。一日。石方會客。三三裸體奔客座。石曰。是不可留矣。乃遣

之母遂偕之至滬。假寓周某家。幾三月。謀復出事。爲石之友金某所聞。飛書告之。石大怒。會其母病死。而周索三月宿膳之費數千金。石幾無以爲計。其友劉松山。維忠之子也。聞之。曰。是不難。吾當力任之。乃言於維忠。刦周以威。僅犒以數十金。俾石挈以去。三三至是。遂終爲石所有。

左紅玉享盛名

左紅玉爲粵產。老舉也。自改隸蘇籍。卽適金氏。以不安於室。下堂去。理舊業。旋適浙人許某。生子矣。旣而又下堂。旋又至滬。復懸牌應客。恆至北益泰書場。奏技。遇劉永福。劉方自越南歸。聞其能操粵語也。大悅。點百曲。自是遂享盛名。未幾而爲人所窘。祝髮爲尼。其重墮樂籍時。許氏所生之子年十六七矣。恆至其至。紅玉輒留之飯。撫摩憐惜。儼然母子也。

陸月舫爲王紫詮所眷

光緒丙戌。滬妓有陸月舫者。居福州路尙仁里。以色藝著。車馬盈門。吳縣王紫詮。布衣韜亦曠之。曾約同眷。月舫者。八人置酒其家。令月舫侍座。謂之同靴團。

拜同靴者。京師相識之友同暱一伶者之稱謂。此沿之也。

萬人迷工內媚

萬人迷者。光緒中葉京師之名妓也。佚其名。初爲某副都統婢。與僕私通。事覺。并逐之。萬語僕曰。爾我當自審所處。坐食。僵死矣。聞南城妓院有百順班者。其掌班甚良善。將往依之。語畢。卽驅車自投。鬻身於百順。得價四百金。出百金與僕。曰。以此爲訣。以三百金飾妝閣。購衾枕。陳設華麗。數日。名大噪。雖貌不驚人。而工內媚術。且英采煥發。神於肆應。是以見者眼熱。暱者心醉也。內務府郎中海某。以暱萬。傾其家。會歲終。索逋者麇集。海匿於萬所。萬語之曰。吾前言以身事君。君見容否。如諾我。今日卽返君宅。債事當爲君了之。海大喜。萬卽代海出千金。交稿。返宅。出金。料量債事畢。以其餘購田宅。數年。富倍於昔矣。其後丁修甫曾作萬人迷詩云。打是歡喜罵是愛。萬人心迷無定在。情人眼裏出西施。尤物動人少年戒。拳民恃法如著魔。迷而不悟可奈何。萬人同歸極樂國。非女戎亦傾山河。先機誰早驚南柯。詩蓋作於庚子拳亂後也。

小蘋果爲陳曾佑所眷

京妓疲於見客。一小時或至數十次。往來蹀躞無已時。若遇販豎走卒。一言不當。卽搥案大罵。搗毀器具。小蘋果極負盛名。客之問名者踵相接。時陳曾佑眷之篤。嘗十餘日不出。一揮數千金。一日。蘋果語陳曰。君愛我甚。不敢忘。但君日踞我妝閣。令新舊客來者皆負氣狂罵。爲君受屈者屢矣。君幸憐我。陳會意。自是不敢逐日至。卽至亦不復久坐。曰。恐累吾蘋果卿也。

金小寶有吳娘本色

光緒中葉。上海名妓有所謂四大金剛者。曰林黛玉。曰陸蘭芬。曰金小寶。曰張書玉。蓋繼如來三寶之吳新寶黃銀寶何雙寶而起者也。金名粟。爲吳娘。曾居閩門下塘。手足柔纖。肌膚瑩膩。風韻體態。雅近上流。若其酬答敏慧。雖文士靡有加也。旋徙滬。負一時盛名。而絕無叫囂墮突之習。固猶是吳娘本色也。後適馬氏。未幾。挈厚資下堂去。有兩客爭餌之。互致謗語。小寶左右之。不知所可。已而回蘇。言將入校肄業。又未幾。重至滬。羅致舊客。設博場。役一俊僕。名之曰同。

胞。

林黛玉爲曲中祭酒

上海妓女林黛玉。松江產也。光緒中葉之坊曲中。推爲祭酒。所與往還者。多碩腹賈一流人物。然其人風流放誕。雄才大略。頗有歷史上名妓風概。某歲。鄭叔問沈硯傳。張子苾。易實甫諸人。一時同集於滬。皆當時盛流。才名傾動一世者也。忽一日。盡爲林所羅致。扃諸樓。所以供張之者甚盛。酒肴衾枕。皆極上品。林有暇。輒與諸人縱談。嬉笑怒罵。無所不至。第不及亂耳。室中琴書筆硯。位置楚楚。皆極精物。林出。則諸人者。姑假以自娛。而獨不許出門一步。恐其遁也。則盡收其履而鑄諸篋。某嘗竊得侍婢。拖履一雙。急曳之而逃。甫下樓。爲林所知。追而牽以返。竟一月歡。始縱之出。叔問嘗爲朱古微言之。謂詩酒之樂。蓋無過於此時也。然究不知林之此舉。果何所爲而發。或謂林於當代人物。無不以土芥視之。喜則與瞻。怒則揮之使去。生平所矚達官巨賈。與夫面首之倫。不可勝數。獨未嘗一領略名士風味。故爲此狡獪。亦西人好闢新殖民地之意耳。

林屢適人而屢下堂。所嫁者不可以數計。其自稱適人曰浴。蓋舉止豪邁。易負巨債。至無可彌縫之時。卽以適人爲避地之計。使代償其負。已而不安於室。出理舊業。及逋負又多而不得償。乃復作前計。此所以謂之浴。蓋自謂得水而污垢悉去也。

陸蘭芬之榮哀

陸蘭芬爲蘇州趙氏女。本曰胡月娥。旋徙滬。秀色可餐。天然嫵媚。西人曾攝其影寄歸本國。稱之爲支那美婦人。性靜穆。喜雅淡。風雅士多就之。所居爲福州路西俗稱胡家宅之西式房屋。嘗以初度稱觴。傭巡警守門。往祝者咸衣禮服。乘馬車。翎頂輝煌。周旋揖讓。其子甫五六齡。亦戴晶頂。披蟒袍。而迎送於庭中。其歿也。所歡王某爲之發喪。於訃文喪牌。均署曰先室陸宜人生榮死哀。一妓也而兼之矣。

陸昭容自炫

與胡寶玉同時著稱之滬妓。有陸昭容。後適王某。高車駟馬。常日出游。路人皆

目逆而送之。然其初之行事。類似野雞妓女。蓋嘗至福州路之華衆會品茗自炫。藉以延攬游客也。

頓金蘭言家世

江寧教坊之樂戶。有明初沒人教坊者。頓脫諸姓是也。至本朝猶未脫籍。王文簡公詩所謂舊院風流數頓楊。梨園往事淚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孃者是也。光緒丁酉。皇甫鵬九在金陵。嘗作冶游。有妓曰頓金蘭者。爲言其家世頗悉。

袁忠節以紅顏爲知己

桐廬袁忠節公昶嘗觀察蕪湖。光緒甲午。張文襄督兩江。一日特召忠節至節署。留十數日。僚友迭邀爲秦淮之游。妓之獻酬款曲。習以爲常。忠節不知也。偶值明眸一顧。便大喜。以爲傾城悅名士。謂之紅顏知己。遂出千金爲之脫籍。載歸蕪湖。日扁之小室中。慮薛夫人見逼。以親兵守其戶。行部則以匙交門生。歛縣汪某掌之。薛夫人向汪索鑰。汪持不可。薛夫人徑往扭鎖。汪當門大呼曰。某

在此。非老師不許入。

林宛宛爲陳大器所眷

王無爲曰。閩西門有湖曰西湖。湖中畫舫多如鯽。舫妓十九皆曲蹄奴種。多秀美。而林宛宛尤娟好。年十五六。豐容盛鬋。見者豔之。光緒戊戌。城中魁輔里有陳珩字大器者。其父巨紳也。年二十許。稍能文。丰采翩翩。相見歡甚。愛好逾伉儷。議嫁娶。然格於俗。曲蹄不能與平民通婚姻。而宛母方倚之爲錢樹子。尤非多金不售。大器家久索。莫能辦。議久莫決。謀偕遁。行有日矣。大器忽告宛曰。老父暮景。子亡益傷。將奈何。宛泣曰。微君言。吾幾忘之。吾雖操賤業。母子愛亦猶人。背母與所歡亡。謂我何心。語已。泣數行下。大器慰之。若無聞。少焉。哭益縱。問故。不答。大器誓不娶。宛曰。信乎。大器曰。歡情方洽。生死皆甘。宛曰。愛弛寵衰。悠悠行路。盟不足寒也。大器曰。如之何而可。宛曰。此未易言。誠能不貳。勿御女也。大器曰。然則慮二三耳。請述吾行。朝秦暮楚。則休也。否則姑待吾發迹。宛破涕爲笑。乃綢繆繾綣。歡倍曩時。由是往來益謹。

越三月。值夏日。大器詣宛。宛方侑觴。久不出。使促。乃出。然。欄不語。大器笑曰。何相怒。得勿遇佳客。徐復曰。湖中芙蕖。何似顏色。宛他顧曰。命薄而已。色則未也。大器曰。怨乎。宛曰。命不猶人。將誰怨。大器曰。然則曷少安。宛曰。小住亦適。固將安也。大器頗愕。強笑曰。吾知罪矣。昨言晨來。今且午。宛微哂曰。午庸何傷。何不信。大器曰。責不既過乎。宛曰。雖病不病。吾无間矣。大器謝且慰。宛嫣然曰。吾已釋矣。然將有問。奴亦猶人乎。大器曰。等耳。宛曰。或恐未然。曲蹄良弗貴。齊民恥與齒。况紳耶。大器曰。何出此言。宛凄然曰。頃君友論貴賤。奴種弗儕。吾出此言。不亦宜乎。大器曰。吾寧爲此腐心之言。宛笑曰。休矣。行且自濯。大器曰。若之何而濯。宛曰。決斯可矣。大器曰。何謂決。宛曰。必也。大器不敢復詰。怏怏歸。宛夜見夢於大器曰。負君盟矣。雖然。生且娼。不如歸。辱相愛。走相別。大器曰。將奚適。宛笑曰。靡有寧居。何煩相問。大器悲不自勝。握手固請。宛泣曰。君歸我則告。否將終密。大器諾之。曰。實告君。行將焉往。適君家耳。語已。自入廳事。呼之。不答。驚寤。知爲夢。異之。亟往訪。宛溺水死矣。撫尸大慟。尸忽張目視且笑。意其甦。

也。守竟日。無異。乃歿。及歸家。聞室有哭聲。聆爲宛。入室。聲遂寂。乃請於父。歸其柩。葬祖塋側。且置主焉。

黃雲仙雙眸尤媚

黃雲仙。天津人。七歲。典於湯伯述觀察家爲婢。約十年贖回。至十四歲。其父母持原價往贖。湯以未滿年。不許。其父哀乞曰。十年之約。固不敢負。奈吾女幼字輿夫某甲。今甲已諷吉矣。湯素知津俗。有女已字人。先令爲娼數年。而後遣嫁。母家可藉沾潤。非徒爲匱資計。其夫亦有知之。而不過問者。因戒之曰。若女果嫁。吾不計年。姑從若請。設詭詞誑我。而因以賣娼爲我偵知。必嚴懲。其父諾。雲仙遂得歸。

未幾。入娼寮。卽有客爲之梳櫛。雲仙色絕麗。雙眸尤媚。人皆稱之曰七姑娘。時丁紫垣大令。以其兄欲納妾。物色風塵。見雲仙。詫曰。余閱人多矣。未見有此麗質。北地胭脂。果勝南朝金粉乎。乃屬友某爲之作合。初所望不奢。後其母詢知欲娶之者爲南人。遽十倍其值。居爲奇貨。議遂不諧。

一夕。某晤湯於酒樓。告以雲仙之貌。湯立招之。雲仙知湯在坐。詭云回家。辭不至。越日往訪。遷矣。旋爲某偵知。詢以前夕何不至。雲仙曰。君識湯乎。余不欲見之。此後幸勿以余之蹤跡告。詰之。終不言。某以其言告湯。湯曰。是殆余前所典之婢歟。詳述其貌。果合。光緒庚子。拳匪亂後。聯軍駐天津。恐妓之患梅毒也。設局驗之。雲仙累絕而蘇。深以爲恥。不數日。從一賈人去。

楊氏賣娼異國

楊氏女。順天人。僑居廣州。色美而足纖。幼聰慧。善文翰。嘗從其兄習武藝。所用銅鍊二。右手重九斤。左手重八斤。嘗持之以舞。解音樂。能捶洋琴。口誦曹一士仁親以爲寶文。頗合節奏。及笄。矢志不嫁。父母以鍾愛故。許之。析產所得。視諸兄並從。以四婢。異屋而別居。

某富人女。好作男裝。一日。與女遇於某園。談次甚洽。自是卽時相過從。嘗偕女泛舟珠江。招花旦某侑酒。旋與通。無賴子某。豔其色。挑之。不從。拳之。應手而倒。諸惡少。遂不敢近。乃狂游無度。斥產供用。久之。金盡。時父母皆物故。諸兄薄其

行。無拯之者。貧不能自存。乃鬻身爲妓。居南關增沙磨惠客棧。

曾有某甲者。富而嗇。一日與遇。爲之脫籍。以六千金購屋於十六甫。居之。其性豪侈。用常不給。時蓄去志。居一年。見甲之慳吝益甚。設計與博。甲屢負。積逋至萬金。而女每次罷博。卽令甲以所負之數。登載簿籍。將持之。以爲他日索還之地。甲不知也。惑其承事之謹。益嬖之。日矚甲游香港。先令人往賃某旅館。旣至。見廳事太廣。令棧夥購湖縐數匹以圍之。棧夥以綠色者進。弗悅。別購緋紅者。而以綠縐分贈各夥。

不數月。女遂有外遇。甲大忿。控之英官。女侃侃對簿。求斷離。並呈甲所書賭欠簿冊。旋有人勸甲償金而縱之去。乃如數與之。

女旋往安南。入牌館。爲知客。有土豪負館友債。不償。女與館友暱。忿之。爲毆土豪。幾斃。然女以是故。知犯衆怒。乃返港賃屋。與美少年某私。因得恣所用。比至

困乏。乃約同赴南洋。時光緒丙戌也。而某少年者。實鬻之於紅霞。

地名屬穆拉油距新加坡

一日程爲妓
否有入無出

使爲妓。女見狎客之非其偶也。日夕求死。搗母頗憐之。謂予弗強。

汝接客。第勿在予家死。當鬻汝於庇能。英地之屬地以俾予得汝身價。女允之。既至庇。媒家遂得善價。庇有官署。乃保護婦女者。居民稱爲新審。女往籲。求從良。竟得請。自是旅居庇。賣淫者二年。

戊子。女歸港。寓石街某號二樓。二婢亞微亞靜。感其向日還以身契之義。遂相約不嫁。連袂事之。仍爲夜度娘。旋嫁某商爲小妻。卽居二號樓。而大婦知之。奔往譴責。女頗以禮事主婦。而大婦欲削其鼻。女乃毆之。大婦傷。某商至是亦恚。令大婦回家養疴。棄女。女亦自願離異。因下堂。仍操舊業。旋識文士某某。固貧。日久而不給於用。遂絕迹。

女自是獨處無俚。吸鴉片自遣。益貧。婢亦辭去。賴度曲以自給。一曲資三角。未幾。港官下令逐流娼。乃回廣州。以淫蕩不禮於兄。因至雅荷塘盲婆家。爲弦索手。以盜盲婆物。發覺。被逐。至是衣食俱絕。乃持歌板至穀阜花舫。伺客筵將散。在船頭度曲。其聲悽楚。旋得病。辛丑八月初五日死於廁。葬之義塚。無何。某至廣州。聞女死。哀之。訪叢葬地。得之。爲植碑。題曰恨塚。

秋玉蟾賣娼異國

我國人之商於日本神戶者。所居爲南京町。其地無女閭。光緒壬寅。忽有閩妓似玉蟾者至。僦屋而居。以賣淫爲業。時年甫十九。美而豔。髮可鑑人。效倭妝。梳鬢。並以善歌聞。且凡琵琶月琴木琴胡琴風琴以及笙簫笛板鉦鼓鐃鈸。靡不精。以是爲日本人所賞。應召奏技。所獲纏頭資。三倍於日本藝妓。夜度資。須以金二百圓。月入殊鉅。然悉以貽其所歡日人某。不自享也。

蟾本左氏女。父母歿時。年僅十二。喜習音樂。爲戚某所略賣。自入京師。隸樂和。技益精。十六。轉徙至滬。名大噪。賓客紛沓。而日本人亦有眷之者。久之。與日人。一不名一錢之浪人某。晤。會有富家子欲納玉蟾爲筵室者。乃索富家子巨。以與某。而卻其請。富家子大怒。與之絕。播其事於人。由是狎客咸裹足。負債。計無所出。遂從某至神戶。爲所迫。理舊業。某坐享其所入。偶拂意。輒鞭箠之。數年。擁巨資矣。旋病肺。不能應客。某遂席捲其所有而去。華僑亦怒其貽。國恥也。弗之恤。未幾。以病死。

洪奶奶與婦女暱

滬妓有洪奶奶者。佚其名。居公共租界之恩慶里。爲海上八怪之一。客有張某者。與之暱。面首也。初訂交。卽流連經旬。不使歸。張之父。短衣而禿帽者也。聞之。往叩其門。拘之去。然洪之怪。不在此。所狎之男子。絕少。而婦女喜與之暱。俗所謂磨鏡黨者是也。洪爲之魁。兩女相愛。較男女之狎。媒爲甚。因妬而爭之事。時有之。且或以性命相搏。乃由洪爲之判斷。黨員唯唯從命。不敢違。

有妓曰金賽玉者。適人矣。與洪有同病。遂挾巨資出。易姓曰陳。居九江里。與洪衡宇相望。爲洪所惑。盡喪其資斧。幾不能自存。洪之服御奢靡。揮霍甚豪。固皆取給於所歡之婦女。而得於洪者尤多也。

與洪暱者。初僅爲北里中人。久之而巨室之妾女。亦紛紛入其黨。自是而卽視男子爲厭物矣。有花筱紅者。初亦妓也。美而豔。名大噪。嫁萬某爲妾。頗相安。未幾。卽有人爲之介紹。與洪爲莫逆交。時誕子未彌月也。遂以此得病而死。

林秀珠笑容可掬

歟之後於四大金剛而崛起者。有一人曰阿彌陀佛。以其面團團而笑容可也。故名。實爲北產之林秀珠。初在天津。依南班之鴉婦阿桂。因被挈至蘇。稍仍至津。光緒庚子。以拳亂徙滬。善歌。工應對。達官貴人多暱之。

小林寶珠之榮哀

林寶珠。滬妓也。貌不甚揚。以歌勝。客趨之若鶩。侍酒之局。日以百計。每至卽歌已卽去。時有拈曲終人不見之句以贈之者。用是博纏頭無算。臂釧纍纍。肘爲之不曲。衣一日十數易。光緒壬寅夏。染時疫。暴亡。臨危。猶高歌目蓮救一折。旣歿。鴉爲之市榘。而客有以楠木所製者贈之。未幾。又一客以一具至。發引。則有誥封宜人晉封恭人等銜牌導之以行。

張純卿私通園人

純卿。滬妓也。獨以淫著。時人呼之曰九花娘。妓之私通園人。實自純卿始。卒驕奢淫佚之故。逋巨債。無所償。奔天津。不知所終。

李蘋香楚楚可觀

滬妓李蘋香者。當塗人。實爲黃鉞之裔。嘗從其父宦松江。繼而居嘉善。貌楚楚可觀。能作小詩。適劉氏。有潘某與之私。被挈至滬。初爲野雞。旋擢么二。晉長三名曰金蓮。後又嫁人復出。則并姓而易之。爲謝文漪矣。其以蘋香著名時。達官名士爭趨之。頗爲某封翁所賞。封翁之子孫亦有往來。尤與其孫暱。事爲封翁之眷所聞。召之往。罰令長跽謝過。大狼狽。旣出。語人曰。吾爲妓。顧我者皆客也。彼自陷於聚斂而責我。我豈能於客之來者。先索觀三代履歷而後延之耶。

楊妃楊肥白如瓠

滬有鴛曰楊妃楊者。爲粵寇洪仁玕寵姬楊淑眞之女。咳名曰亞珍。仁玕死。從淑眞遁。輾轉至滬。淑眞初本爲妓。至是。遂重理舊業。亞珍亦隨之應客。以肥白如瓠。人遂以楊妃楊稱之。未幾。亞珍挾之以遊津。稍稍積金資。蓄養女雪香三寶。復姓爲洪。尋又還滬。以虐養女案被人告訐。乃遁而之杭。

傅彩雲久著豔名

有傅彩雲者。久著豔名。一曰曹夢蘭。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滬。吳縣洪文

卿侍郎鈞初得大魁。銜恤歸。一見悅之。以重金置爲窻室。待年於外。祥琴始調。金屋斯啓。攜至都下。寵以專房。文卿持節使英。萬里鯨天。鴛鴦並載。旣至英。六珈象服。儼然敵體。英女主維多利亞年垂八十。雄長歐洲。尊無與並。彩出入椒風。獨與抗禮。維多利亞嘗偕其並坐照像。時論奇之。文卿代歸。從居京邸。與小奴阿福姦。生一女。文卿遂福留彩。寢與疏隔。俄而文園消渴。竟天天年。彩故與他僕私。至是遂爲夫婦。居無何。私蓄略盡。所歡亦殞。仍返滬。爲賣笑計。改名曰賽金花。蘇人公檄逐之。轉至津門。雖年逾三十。而豔名不減疇昔。未幾南下。復張豔幟於滬。

光緒庚子。重入都。築香巢於陝西巷。矚入國聯軍統帥德人瓦德西。瓦欲肆殘殺。宛轉陳說。保全至多。性俊爽。客至。掀簾出。神光四射。其裝束日必數易。有見之者。謂此一賽金花。彼亦一賽金花也。出必以馬。見者稱之爲賽二爺。京師經庚子之亂。娼業大衰。乃集羣鴛。爲之手疏章程。斟酌社會情狀行之。其所居與謝珊珊望衡對宇。一時親貴。趨之如鶩。嘗蓄雛妓六。中有名蝶芬者。花嬌月媚。

尤傑出。內務府某特愛之。暇輒往訪。纏頭之資不靳也。彩知其意。迫使度夜。蝶以齒穢哀免。不允。數凌虐之。鞭笞無完膚。不堪其毒。遂仰藥死。乃裸而裹以蘆席。瘞後院隙地。賄左右。無敢言者。某至。聞其死。傷悼不已。詢之同輩。大疑。乃續識一雛妓。使之燒阿芙蓉。以言餌之。得端倪。卽驅車返。次日。使僕報五城公所。時掌中城者爲丁之棊。率番役。往掘屍身。驗之。鱗傷徧體。怒甚。乃將彩帶案。送刑部。於是瑯璫枷鎖。俯首而入。狂狴矣。後有大力者出。爲之極力運動。刑部定讞。謂蝶之死。實自盡。彩遞回原籍而已。

先是文卿未第時。爲人司書記。居煙臺。與妓愛珠有嚙臂盟。比再至。已魁天下。遽與珠絕。珠冤痛累月。竟不知所終。過市門者。指狀元之第曰。得非霍小玉冥報李十郎乎。

光緒己亥。樊雲門方伯作彩雲曲云。姑蘇男子多美人。姑蘇女子如瓊英。水上桃花知性格。湖中秋藕比聰明。自從西子湖船住。女貞盡化垂楊樹。可憐宰相尙吳縣。何論紅紅兼素素。山塘女伴訪春申。名字偷來五色雲。樓上玉人吹玉

管。渡頭桃葉倚桃根。約略鴉鬟十三四。未遣金刀破瓜字。歌舞常先菊部頭。釵梳早入妝樓記。北門學士素衣人。覓踏毬場訪玉真。直爲麗華輕故劍。况兼蘇小是鄉親。海棠聘後寒梅喜。待年居外明詩禮。兩見瀧岡墓草青。鴛鴦絃上春風起。畫鷁東乘海上潮。鳳凰城裏並吹簫。安排銀鹿娛遲暮。打疊金貂護早朝。深宮欲得皇華使。才容齋最清異。夢入天驕帳殿遊。闕氏含笑聽和議。博望仙槎萬里通。霓旌難得彩鸞同。詞賦環球知繡虎。釵鈿橫海照驚鴻。女君維亞喬松壽。夫人城闕花如繡。河上蛟龍盡外孫。房中鸚鵡稱天后。使節西來婁奉春。錦車馮嫫亦傾城。冕旒七綈瞻繁露。槃敦雙龍贈寶星。雙成雅得西王意。出入椒庭整瓊佩。妃主青禽時往來。初三下九同遊戲。妝束潛隨夷俗更。語言總愛吳娃媚。侍食偏能饜海鮮。書報亦解繙英字。鳳紙宣來鏡殿寒。玻璃取影御牀寬。誰知坤媼山河貌。祇與楊枝一例看。三年海外雙飛俊。還朝未幾相如病。香息常教韓壽聞。花頭每與秦宮並。春光漏洩柳條輕。郎主空嗔梁玉清。祇許大夫驅便了。不教琴客別宜城。從此羅帷怨離索。雲藍小袖知誰託。紅閨何日

放金雞。玉貌一春鎖銅雀。雲雨巫山枉見猜。楚襄無意近陽臺。擁衾總怨金龜
墜。連臂猶歌赤鳳來。玉棺晝下新宮啓。轉盼王郎長已矣。春風肯墜綠珠樓。香
徑還思苧蘿水。一點雙星照玉臺。樵青婉孌漁僮美。總帷尙掛鬱金堂。飛去玳
梁雙燕子。那知薄命不猶人。御叔子南後先死。蓬巷難栽北里花。明珠忍換長
安米。身是輕雲再出山。瓊枝又落平康里。綺羅叢裏脫青衣。翡翠巢邊夢朱邸。
章臺依舊柳毵毵。琴操禪心未許參。杏子衫痕學宮樣。枇杷門勝換冰銜。吁嗟
乎。情天從古多緣業。舊事煙臺那可說。微時嘗蒯得恩憐。貴後萱芳成棄擲。怨
曲爭傳紫玉釵。春游未遇黃衫客。君旣負人人負君。散灰扃戶知何益。歌曲休
歌金縷衣。買花休買馬塍枝。彩雲易散琉璃脆。此是香山悟道詩。

玉芙爲蘇某所眷

光緒壬寅癸卯間。京師名妓最著名者爲三芙蓉。銀芙玉芙金芙是也。蘇某眷
玉芙。旣出都。耿耿不忘。越三載重至。玉芙殞矣。或語蘇曰。某肆有玉芙褻衣。君
出銀幣二十圓購之。葬陶然亭香塚側。勒碑記其事。亦佳話也。蘇然之。奔走數

日無所得。有語蘇者曰。某君言妄也。豈有褻衣而列肆出賣乎。蘇乃止。

金菊仙爲吳彥復所眷

彭香雲。武進人。稍長。游滬。著聲北里。當時所傳金菊仙者是也。所居爲層樓。出則驅駿馬。擁幟車。攬轡絕街衢。訪賢豪不得。久之。得廬江吳公子。

公子名保初。字彥復。武壯公。長慶仲子也。光緒乙巳夏五月。大讌諸名士於滬上之酒樓。聞菊仙名。招之。座客爭索曲。菊仙哀歌激楚。乃咯血。翼日。病大作。門巷蕭條。而彥復至。憫之。奔走求醫。病愈。菊仙鍵戶謝客。獨約彥復爲清譚。語及家國狀。菊仙輒流涕。如是者半月。

海上名姬。夙重身價。有私適客者。院中人或嗾父母訟諸官。菊仙憂之。陰牒長官。杜其變。左右及彥復皆不知也。一日。屏人白其志。彥復歎曰。吾妻悍。不克歸。旅居懼弗給。子其能處此耶。菊仙嫣然不復道。當是時。菊仙年已二十四。海上兩巨公。爭出萬金求菊仙。菊仙笑曰。吾所欲者。大丈夫耳。烏用此巨金。一日。偕彥復出。飲酣。從容請曰。君客况。妾所知。今方六月。客逋妾金已數千。至八月。且

萬請以此益君。彥復笑曰。吾所欲者知己耳。他奚愛焉。菊仙毅然曰。君若此。復何待。竟同車歸。客逋置弗顧。時六月六日也。彥復自爲天賦。因緣記紀其事。菊仙旣嫁。復彭氏。更名媯。彥復以書法篆刻授之。自是媯名遂播公卿間。而彥復貧益甚。海內人士被武壯澤。無過問者。媯之囊裝罄矣。久之。彥復走天津。快不快。自署曰癩公。媯則旦夕歌笑慰解之。居三年。貌益澤。嘗曰。吾得媯。始知天壤間有生人之樂。已而彥復病。媯割臂肉療之。陳伯嚴嘗贈彥復以詩云。酸儒不值一文錢。來訪癩公漲海邊。執袂擎杯無雜語。喜心和淚說彭媯。彭媯不獨憐才耳。誰識彭媯萬劫心。吾友堂堂終付汝。彌天四海爲沈吟。

陳某設妓寮

京師桐花莊等班房屋。爲戶部書吏陳某舊產。某旣盡售其舊業。漸貧窘。乃自設妓寮。沾漑夜度資餘潤以餬口。蘊香小班是也。

胡寶玉久著豔名

胡寶玉爲滬妓之久著豔名者。本姓潘。小鏡子外嬖之女。小鏡子以咸豐癸丑

從劉麗川戕官據滬城被誅者也。寶玉美而豔。善修飾。其爲妓時。初曰林黛玉。嘗嫁甬人楊四。未幾下堂。乃易姓名。旋游嶺南。及歸。則置紅木几案於室。遂爲北里之倡。

是時。達官富商王孫公子。皆趨之若鶩。客之豪者。爲蔡棗卿梅道欽楊子京宋子蘊李桂泉孫葵石李頌芬諸人。而寶玉猶以爲未足。乃時挾鹹水妹驅車出游。從習英語。更效鹹水妹之額髮下覆。語成。遂別闢一西式器具之室。以研究外交。碧眼黃髯兒時或盈座矣。

又久之而與伶人遊。如楊月樓。如黃月山。皆莫逆交也。而尤與侯俊山暱。亡何。俊山還都。寶玉思之不置。乃北走京師以就之。旣而俊三不堪其黷。遽疏之。始跟踰南下。仍返滬。理舊業。或曰。寶玉素與武旦黑兒善。黑兒往析津。卽附汽船往訪之。旣抵津門。衆客皆紛紛挈具而去。寶玉獨從容櫛髮。細勻鉛黃。妝竟。循梯而登。倚舵遙望。若有所俟。逮至日昃。意中人始策蹇而來。乃匆匆僱肩輿以俱去。旋卽回滬。

寶玉既返滬。狎客之多。不減於昔。日夕伺客。則環視座中。擇其最能揮霍者。獨與之厚。一旦取盈。卽舍之。別擇一客。亦如是。而隨手輒盡。蓋挹彼注茲。皆爲年少貌都者所分得者也。潮州人郭綏之。尤爲所嬖。被錮於室者年餘。無錫張某。亦其一也。又有某學徒者。嘗至其家。置酒宴客。寶玉疑其爲窶人子。密詢座客。其年俸固不及錢十緡。寶玉曰。彼何作此豪舉。客曰。慕卿而至耳。席終。學徒置下脚費四金於几。寶玉遽納還之。曰。子宜留以自用。此間非善地。不宜至也。

寶玉色漸衰。乃自隱其名。賃居於公共租界之漢口路。其家庖肴饌之精。與所謂四娘姨者並著於時。且蓄雛妓胡玉蓮。左芸臺諸人以應客。而榜其門曰慶餘堂。某歲冬。有訪之者。見其喬爲男妝。輕裘緩帶。冠綴明珠。手金質菸管。從容而出。向客一一致敬已。遂作茗話。偶及災賑事。議論風發。動中肯綮。精神四屬。不令座客一人向隅。髣髴堂屬之相見於公署也。某甲者。以小吏聽鼓吳中。亦執業商界。平時與顯者遇。唯唯以外。不復有辭。忽見寶玉正色莊語。頓忘爲青樓。屏息矜貌。聳腰斂足。如對上官。寶玉有言。必敬諾。尻骨僅及胡牀。有推之以

手者。仆矣。衆覩狀。皆匿笑。而某殊不自覺也。

光緒丙午春。寶玉以所蓄雛妓紛紛遣嫁。而自適一陳姓者以去。距生於咸豐癸丑。已五十四歲矣。嫁之日。乘彩輿。鼓吹前導。路人咸嘖嘖羨之。曰。胡寶玉後福不淺哉。乃甫踰月。而又下堂。羣見其高車駟馬招搖過市矣。

長沙八大妓

光宣之交。長沙堂班有八妓。皆負盛名。好事者均有一字之褒。今僅記其七。楊佩蘭曰技。沈白蘭曰戲。周寶釵曰色。文素娥曰倩。甘鳳珠曰窈。冷秋雲曰冷。花月紅曰簸。簸者。狀其內媚術之態度也。

賽淥江悅某孝廉

賽淥江者。醴陵女。不知誰氏。少隨母淪落爲娼。以色傾一縣。故名。某孝廉新舉於鄉。文名藉甚。女故有才藝。通書史。見之。相慕悅。要以白首。久之。某有桂林之行。將別。謂女曰。吾有婦在室。又行急。不能汝攜。姑俟之。必謀取汝。女諾。遂行。時女母已死。不復有所迫。乃爲閉門計。賃居一複室。深自匿。遊客罕覩其面。以是

家益落。恃鬻簪飾衣服以自給。念某遠涉。不常有書至。每自傷而泣。或常數月病。至於憂愁憤鬱。但日飲亡何爲醉忘而已。鄰嫗素與往來。莫聞其語也。會某亦落拓。人或短女於某。勸某且絕慮。自是某書益不至。女自分見棄。不復欲事人。益耽飲。一醕。率盡汾酒二斤。病益劇。適某有舊僕將之某所。告於女。許爲通其意。女以爲難。然不無萬一冀其迎己。乃以綠染薑。鹽漬而曝乾之。爲大裹。使僕雜其家物以進。某得之。果疑。問僕。僕曰。此曬綠薑也。某悟爲女所爲。急馳書至。未至而女死。死之日。移寄戚家。貧無餘物。某少年爲釀十金斂葬之。遺一女。大類某。旋亦夭死。

楊蘭官負盛名

宣統末。無錫有妓曰楊蘭官者。當時巨擘也。與王蔣謝三姓同爲北里世族。稱四大家。家有畫舫。巨而精雅。几淨窗明。可設綺筵。二三席。舟皆泊於其家河房之下。往遊者必豫訂。屆時。自河房登舟。由芙蓉湖過黃婆墩。至惠山浜而開宴。筵資雜費。約須銀幣五十圓。其肴饌。視蘇之燈船所有。實遠勝之。最著者爲魚

若在夏夜。必泊舟小尖。以納涼。洗盞更酌而後歸。光緒中葉則泊於暨園浜。蘭官負盛名。滌尤盛。評錫山風月者。每首屈一指焉。

西神嘗語金奇中曰。蘭官姿色。雖在季孟之下。而性柔媚。善酬應。喜與人昵。

酒闌燈熄。媿媿不倦。聞者輒爲之心醉。又言無錫女閭。元明時在綺塍街。五卽

香塵俗稱五里街在四外之惠山錫山之麓兩旁飛樓傑閣。日夕笙歌。翠袖紅妝。時掩映於湖光

綠間。浦長源詩所謂出郭樓臺三四里。遊人不得見山容。及錫諺所謂惠山五里長。踏花歸。鞋底香者是也。至國朝而物換星移。皆徙附郭之地。自光緒葉以後。則皆於北門城下。列屋而居。蓋以其間有繭市米市。商賈雲集。便於往來也。

蔓菁光豔照人

精。蒙古妓也。生長和碩特。肌肥理膩。光豔照人。善琵琶。能作夷曲舞。通漢語。伊涼曲。聞者壯之。光緒某歲。陳南村出塞時。嘗見之。以瞞精二字音同蔓菁。瞞精爲西域之蔬。味甘美。似內地蘿蔔。因爲易其名曰蔓菁。南村名鼎。四川

蓬溪人。

窗上使老

西藏女子。皆塗面如戲中小丑。某大僚駐藏時。嘗微服出遊。見一傅粉抹脂者。詢之。名妓也。身價甚高。招之不能卽至。問其名。則窗上使老四字也。大僚召之。卽呼爲倉場侍郎。後頗有沿此名者。

